

引 言

人们终于以盛大仪式埋葬了苏格兰著名诗人彭斯。顿弗力斯城的志愿兵们，按着隆重的仪式走到了墓地，演奏着毫无生气的送葬曲，当然，违反诗人的意愿还在他墓上开“排炮”。

杰恩没能给丈夫彭斯送行，在这个时刻她为他生下了第五个孩子。

吉尔贝特来送殡。他向哥哥告别，同朋友们一起用手抬着彭斯的灵柩，并第一个向墓穴抛了一把土。

在回莫斯基尔之前他询问了杰恩，她有什么困难吗？杰恩，她伤心而又不好意思地承认，家里什么也没有，真的！连一个便士也没有。

她含着眼泪请吉尔贝特借给她钱。

吉尔贝特掏出一个先令，把它给了杰恩，于是非常亲切地同她告别。

在门坎旁他站住了，掏出画格子的小本子，并记下“一便士，哥哥的孀妇欠债”。

这是杰恩借来的最后的先令，因为萨依木和瀚哥尼木及时地捐助一笔非常可观的款项，从这一天起无论杰恩，还是孩子都不必穷困了。

在杰恩那里留有許多彭斯的手稿——诗歌、信的草稿、乐曲的笔记、歌曲草稿。最亲近的朋友也没有想到把彭斯当作是“作家”，也没有拿定主意把他的书出版，而把所有的手稿交给了彭斯的第一位传记作者科艾利博士。

科艾利博士同德荣·萨依木一块儿在大学求学，而最近开始研究彭斯的传记。与萨依木相反，科艾利是一位脱离现实生活的书房学者，待人律己都非常严肃，并且还是一位惹人厌烦的道德问题作家。他诚恳地想写出极圆满的彭斯传记，却写出了有教训意义的论文。

只有当现代学者和版本学家为彭斯作结论时，才完全揭开了彭斯传记新的篇章。

格拉斯哥市图书馆收藏的 3000 本书都叙述了彭斯的光荣成长史。苏格兰人不仅把彭斯看作大诗人，而且尊他为民族英雄。

纪念诗人的建筑物更是种类繁多，遍布各地。不仅有彭斯纪念馆、纪念塔、博物馆，还有彭斯商场和彭斯中心。

人民按照自己的方式回忆彭斯，记住诗人的名字。

他的最好诗歌已成为标语，在举办世界联欢节的时候，苏格兰人把它做成旗帜，向善良人士展示。

他的歌词成了俗语、谚语，他的歌曲回归人民。

罗伯特·彭斯是一位诗歌道路的创新者，世界人民永远怀念他。

罗伯特·彭斯是 18 世纪后期苏格兰诗坛上一颗光华夺目的明星，是苏格兰民族、民主文化的旗帜、杰出的农民诗人。他善于吸收民歌的养料，在生活感受中把握时代斗争的脉搏，利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写诗，他的诗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心声，唱出了那个时代的强音，成为英国进步文学中 18 世纪到 19 世纪的桥梁，19 世纪初浪漫主义诗歌的前奏。

本书引用的彭斯诗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教授所译，谨表深切谢忱。

第一章 给摩亚医生的信

1 我困守在分崩离析的家里

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即都想要总结一下自己的过去并思考一下自己的前途。

27岁的罗伯特·彭斯，1787年8月由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回到莫斯基尔农场，他立刻给学者和作家摩亚医生写了一封内容详尽的长信。诗人虽然没有和他见过面，但是他们却密切地通信往来。

半年以前，来自穷困的莫斯基尔农场的一位不大著名的作者带来了一小本诗集《苏格兰方言诗歌集》。这本小书在偏僻的吉尔曼诺克小城一所小印刷所印刷了600本。然而当作者回到家里时，他已获得了光荣的“卡列顿弹唱诗人”的称号，他使爱丁堡所有的博闻强识之士震惊。在首都的印刷厂里他的书用彩绣印刷。2000本仅一天之内，就分别寄到各地。而这位整个苏格兰都知名的，甚至连都柏林也在谈论的诗人，正坐在紧挨着房顶的矮小斗室中，翻阅着自己的生活史。

他就是罗伯特·彭斯。

他仍旧如过去一样住在这样的小屋子里。一如既往的还有两张铺有稻草床垫和毛毯的木头床，如同肥大的马背。还有一张不美观，但很干净的连抽屉也拉不动的桌子。桌子上放着鹅毛笔和鱼制的墨水壶及一叠精心切剪的空白纸。

第二间屋子里，是弟弟吉尔贝特，他像罗伯特一样魁梧高大，只是他是短发。而罗伯特的脑后蓄着长而黑的头发，并用带子捆扎着。吉尔贝特的眼睛与他父亲相似，明亮而宁静。罗伯特则继承母亲又大又黑的眼睛和带有酒窝的下颏以及急躁的脾气。

窗外是温和的8月夜晚。拂晓的天光，在洛赫利的瓦屋顶，在阿穆尔家的顶楼尖顶微微呈现绯红色。

两年前也是这样，在树林中的长夜之后，罗伯特伴送杰恩登上窗户，并幸福而又感激地吻着她那沾满露水而冻得发冷的赤足。

然而，今天罗伯特却沉痛万分，杰恩在两年里所做的一切，让他不堪回忆。罗伯特给摩亚博士的信这样写道：

“几个月来，我们分居了，各自回到原来的地方，现在我困守在分崩离析的家里……为的是，甚至稍微地使痛苦的心从烦恼、忧思中解脱出来……”

他把“烦恼”一词勾掉了而写上法国词“Emui”（苦恼）。

“……我突然想起向您叙述我自己的历史。我的名字曾如某种神像似的轰动全国。承蒙您对我的命运和遭遇给予极热切的关注，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作为一个使您时时刻刻关怀着的一个人，如实地叙述了这一切……”

“……我这个穷困的作者写了不少悔恨之情的诗，由于得到您的赞许和信任而轰动一时，假如您读了这几页，认为它不值得理睬和不体面，我也感觉到，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像以前说的类似处境，我必垮的……哎……这不是头一遭啦！……”

太阳升到树梢，鸟儿鸣叫着。吉尔贝特已被吵醒，从床上起来，低

着头为自己念祈祷文。

楼下传来了声音，仿佛光脚跑路发出的啪哒声；热乎乎的麦饼冒着薄薄的热气。罗伯特从楼梯跑下去，从鲍比小手里接过麦饼。这个顽皮的孩子真是怪事，什么时候也不大声哭叫，长得健壮，胖胖得像一个漂亮的小狗崽。

罗伯特的妈妈在饭桌上摆好陶制的大碗，然后分摊着鲜饼和大块的绵羊奶干酪。和平时一样吃光，并听着熟悉的歌：“吻吧——爱的喷泉，而城堡——被包围……”

关于父亲、童年、第一位老师以及写诗的第一次试作——一切都在给摩亚博士的信中讲述了。

但是，这一切更多的是在诗歌中讲述了。

2 爱情和诗歌开始了

小伙子生在小村庄，
但他出生的那一天，
没有记在日历上。
谁去注意罗伯特呢？
然而日历上却印着，
一个国王的名字，
罗伯特出生的时候，
正是正月严寒的日子。
婴儿的手松开了，
女算命的这样说：
——小孩将是一个行家，
让他叫罗伯特吧！
他会受到许多委屈，
但他的心比什么都强。
小孩将来会出名，
他准会给家庭增光。

邻居家老太太实在不知用什么好话来夸威廉·彭斯家生的这个黑眼睛的小男孩。真的，1月的风刮起来能把房盖刮掉。但是母亲还是到邻居家给新生儿超升。

在母亲执著的爱中，这个黑眼睛的男孩几乎眨眼就7岁了。时光真快啊！家人称这孩子罗伯特，并在7岁那年准备让他去上学。吉尔贝特，年龄相差一岁的小弟弟留在家里，两个人共有一双鞋。而3月份的天气还是寒冷的。父亲养家越来越艰难，两个男孩之后又添了两个女孩子，可7英亩的贫瘠的土地能有多少收成？威廉早就有意租赁更大一点的牧场。他心目中已选定了芒特·奥里凡，那里有17英亩土地和带有一套庭院、牲畜棚、人的住房。牧场的主人、艾尔市市长，答应帮助威廉买牲畜和农业工具，并约定了不多的租金：头6年，40英镑一年，而以后每年45英镑。

威廉·彭斯什么事情也不喜欢慢腾腾的。当他觉得学校教育已不是罗伯特那时最恰当的教育方式时，他决定给罗伯特请来教师。于是，在3月初，晚上他一有空，就请艾尔小酒馆所熟悉的老板找来年轻的教员，就好像听神甫讲道那样。让教师带来合乎规范的书法的笔记本：要紧的是看一看他的书法怎么样。威廉实在是知识渊博，他那令人惬意的嗓音朗读起来非常好听，而且知道许多圣诗、圣歌。

约翰·茂道克虽然还不满18岁，却是一位非常庄重的青年人。他甚至连一杯麦酒也推辞不喝。威廉·彭斯问他愿意要点什么，他用浑厚的男低音解释说，在小节上不谨慎也能受人引诱而陷入歧途。这一切，就好像补交了一封最好的介绍信，毫无保留地向威廉·彭斯证实了约翰·茂道克先生的道德品质。

一种微妙的感情，使他们成为彼此喜欢的人。这是在一位沉静且步入老年的农场主与一位中学毕业的青年之间发生的。他们不仅宗教观点

相同，而且连教育和教学的观点也是相同的。茂道克完全同意，孩子们首先要学好语言。他热情地讲解，如何用最优秀的读物来净化心灵和磨炼思想。

当分手的时候，他们成了真正的朋友。告别时威廉没有忘记告诉教员将让他按次序轮流到五家酒馆吃饭，希望他时时勤奋努力，愿青年人的身体健壮、结实。

五家农场主雇用了茂道克，并让他住在离彭斯家不远的货栈里。学生从各家聚到一起，茂道克带来正字法和英语语法教科书。有人捎来两本圣经，正是威廉献出的珍藏。

当茂道克到他家吃午饭的时候，威廉很自豪地谈论着读物，把一个音节分成东一句西一句，他对罗伯特和吉尔贝特头一次正字。很抱歉，茂道克补充说，他们唱圣诗很别扭，罗伯特无论如何连一个腔调也不能拉长，看来，他没有辨音能力。

“不，我一切都听到了”，罗伯特阴沉地说，“只是不会唱”。

吉尔贝特望着哥哥阴沉的脸，就往盘子里洒水。茂道克宽容地责备了自己所喜爱的人：他喜欢快乐的爱笑的吉尔贝特，更喜欢比自己小不到几岁的沉思又拘谨的罗伯特。

茂道克在阿罗微大约已住半年，他是威廉独有的亲近的人。每次到威廉·彭斯家，他俩总是依依不舍。整个晚上他们都在交谈中度过。茂道克常常大声地朗读一段，而罗伯特就屏气静听。茂道克美妙的低音、清晰的发音，以及富有表情的姿态，罗伯特永远铭刻不忘。父亲对儿子异常的记性非常震惊：不仅背熟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而且模仿茂道克，用不同的声调朗读高尚的安东尼奥、不幸的老人李尔王和野心家麦克白的独白。

有一天，彭斯全家搬到芒特·奥立凡农场。

如果走遍艾尔西尔省，从宽阔的艾尔河到欢快清澈的杜恩河，很难找到比芒特·奥立凡土质更坏的土地。农场主履行诺言，交付给威廉 100 英镑贷款用来买日常用具什物和牲口。

威廉和过去一样，依靠天赋的才智、自己的双手和老实的助手——妻子来挣钱 口。

除此之外，两个儿子已长高了一点，但还不能替换渐老的父亲扶犁。

一切最高的荣誉，莫过于让他们献身于社会。一是做雇工，再就是帮助父亲在“个人所有”的农场上耕种。

一年比一年年纪大了的父亲领着儿子们从长满青苔的粘滑的石头和树根之中夺回了坚硬的土地。

一年接着一年，每个春天，罗伯特去耕田，弯着腰，用力压在沉重的犁把上。由于饲料不足而消瘦的马也勉强地支撑着。更糟的是，还有用短把的木头链枷打谷。罗伯特靠着桌子久久地把身子稍微向前弯下，听父亲朗读着圣经，或者回答指定的学习功课。教师茂道克为了进修而离开他喜爱的一切走了。

当征兵者带着鼓和笛子走过来的时候，他们身后跟着奔跑的孩子们。征兵者在途中停下大肆夸赞军队的生活，奔跑的孩子们中就有罗伯特。汉尼拔丰功伟绩的叙述使他入迷到那种程度，他坚定地说，等他长大了，一定去当个军人。

后来，他回忆起风笛招募者那段生活时，曾在诗中开玩笑地写道：

一丝叹息——哎呀又哎呀
为什么要数一数损失？
我已 23，身高也不矮——
六英尺，仿佛只差三公分，
我要去当兵！

晚上，在蜡烛前，威廉和儿子交谈着。居家闭塞偏僻，孩子们没有朋友，甚至差不多没有工夫去玩，整天干活。头一年，农场里特别累：要偿还欠债。威廉只好放弃自己和孩子们必需的东西。有时星期天，白菜汤里才有一小块肉。很少有煮熟的土豆加上羊油。只有年岁小的孩子有时给一杯牛奶。7 个孩子，年岁较大的满 13 岁，而父亲快 50 岁了。有一次他祈祷上帝，给他时间把儿子培养成为正直敬神而又富有学识的人。

晚上同孩子们待在一起。看一眼萨尔默的《地理语法教科书》，向有兴致的孩子们讲解外国人的国家制度。他大声朗诵着《星相神学家》和《相面神学家》，并讲述着恒星和行星、火山和瀑布、至高无上的神。那一年，牛奶非常多，庄稼也丰收，威廉从爱丁堡订购六卷大厚本的由托马斯·斯特爱乌斯编辑的新的圣经故事。

罗伯特比大家更喜欢读这些书。圣经故事的英雄人物渐渐成为他亲近而又熟悉的人，就像艾尔的皮靴匠和铁匠一样，他去乡村学校上学时会遇到他们的儿子。

在这个学校，他只去了一整夏，那是因为和吉尔贝特轮流上学，对了，是没有鞋。还因为，孩子中的一个必须要帮助父亲和母亲做家务。

偶尔到过偏远的农场的邻人讲述说，彭斯一家在饭后，父亲和两个大儿子坐着死盯着书本，小孩也不敢叫一声。有人甚至看到，大的男孩子在扶犁的时候还在读书。

罗伯特沉闷、冷淡，沉默寡言。单调而又艰难的生活，没有一线光明的苦行僧的苦闷，他如同不停地迎着风浪划着帆桨的奴隶沮丧而忧郁。

就在这时茂道克出乎意料地回到艾尔学校。茂道克从爱丁堡带来了文艺作品选集、学校教科书，还有不少法国的书籍。

这个晚上较早地打发孩子们去睡觉，父亲想同茂道克单独商量他们的命运。所谈论的不是性格好静的而是爱好农场事业的吉尔贝特。父亲担心罗伯特。他向茂道克说，儿子有非常好的记性，能有条理地把读过的一些书复述出来。圣经中的片断背得烂熟。往后要指教他——他写的不好不稳定，而且语法规则掌握得不巩固。

“把他交给我，一个月或两个月。”刚毅的茂道克说道。他感到大吃一惊，罗伯特原来比吉尔贝特更有学习才能。“也许，您在农场里没有他也行。当他靠近书桌时，多多少少会扩大他的知识，那时他将帮助您教年岁小的孩子。我卖力气使他能得到更多的知识。”

茂道克停住了嘴，他想了想，“就是身体……”他怕年老的彭斯难过，“对不起，孩子吃不饱吗？”

白天和晚上，在学校里、在桌子旁、散步的时候，茂道克同自己的学生都不分离。他带着喜悦的心情看着，罗伯特快活起来了，也坚强起来了。他不断地惊奇他的极好才能。经过一星期，孩子已背熟所有的语法规则、全部会话和练习。明显地看出他的字渐渐变得更好，朗读更善于表情。

考一考教会他的法语发音吗？好吧，从报纸上偶然碰到法国城市、船舶或者官员的标题，他都能用法语来说出。

罗伯特是幸福的，正在努力学习法语。周末他已经能清楚地分析《切列玛赫的奇遇》的第一行。但是这喘息之间的幸福不长，父亲派人来接他，没有他农场应付不了。

罗伯特放弃学习，回到农场帮助父亲耕田。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写诗。缪斯把自己的青睐移向了他。

说来也平常，罗伯特在 15 岁的时候，在劳动中和自己的小女友聂丽·吉尔巴特丽科发生了爱情并为她写了诗。

这一年，收成非常好，彭斯家还从邻近的农场请来帮手收拾庄稼。照农民的习惯小伙子向来给姑娘帮忙。罗伯特的帮手是聂丽，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永远穿得整洁而幽雅，浆硬了的包发帽、白色的围裙、城里的皮鞋……

在给摩亚医生的信中彭斯详尽地描述这件事：

从英国文学语言中很难挑选出描绘她的词，而在我们苏格兰可以这样说：“极好，更为标致而又温柔”。简单说来，她那时并不知道，在我心中初次唤起那迷人的激情，是世上最珍贵的令人慰藉的激情，我认为自己是人类中最幸福的一个。

这个“病症”也纠缠着她，我不敢说。您，胡子医生，时常说空气感染，一块吸入、触摸等等。可是我什么时候也不能照直向她说爱她。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离开朋友，情愿落在后面同她在一起。当晚上我们同工人们回家的时候，听到她的声音我的心就突突地跳，就像风神爱奥尔的竖琴一样；为了拔出荆棘或者毒刺而摸她的手的时候，我的太阳穴里血脉激烈地扑通扑通地跳。

她许多方面引人爱慕，她还唱得非常好。

我也试一下在韵律中用她喜爱的曲调第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当然，我不是那么过于自信，试想，我情愿写成诗，把它印在书里。我知道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人都能杜撰它。而我的姑娘唱的歌曲，是一个地主儿子所写的。我真不明白原因，连我都不会押韵，他比我更不聪明，他怎么会押韵呢？

就这样我的爱情和诗歌开始了……

3 单身俱乐部里的争论

威廉·彭斯忘不了对大儿子的教育。他焦急地看着孩子渐渐地成为孤僻的人。到了夏末，做完农场的本职工作，父亲决定送罗伯特到罗特热尔斯的土地测量员学校。它位于科爱尔斯寇娃尔特小渔村里。母亲的叔伯兄弟、西艾木·布龙答应收留自己的外甥。

经历过农场的艰难而又单调的生活之后，罗伯特觉得科爱尔斯寇娃尔特好像是另一个世界。无论什么时候，他没有看到这样快活而又无忧无虑的人们，他们无论什么时候从不想按照圣经的原则，辛辛苦苦挣钱来谋取生活费用。舅舅带着装满东西的大口袋去哥拉兹，而从那里运回缺货。当填满了钱包时，就带外甥去海边的小酒馆，教他同样一口气喝干一杯英国麦酒。有时为救出朋友，他勇敢地掺进醉汉中打架。

罗伯特眼里看到这些人，在夜间黑暗的掩护下驶进汪洋大海，不怕海关的小艇，他们从法国舰艇的甲板上把禁止的货物搬到自己的舢板上。这些人不仅一夜赚的钱比罗伯特全家整年挣的还多，而且一夜之间也能输光。这对农场的居民来说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罗伯特由于出色的记忆力无须呆读死记，数学如同他的朋友一样。学究罗特热也认为有了一个得意的学生。他很快就掌握了初步丈量土地的知识，并比大家更快地解答了几何和三角的问题。

但是在罗伯特的心中却有一股这样的力量在跳动，正如他写的那样：“刹那间好像火绒线燃烧起来一样而奋发振作起来，只要任何一个女神掉进他的火花里，一切就化为灰烬。”

他不只一次看到，在学校栅栏那边，邻居的花园里，有一位极漂亮的姑娘在浇花或者采晚熟的野菜。有一天中午，往花园望去，他断定是一位老师。可罗伯特却面对面地同非常可爱的女邻居碰上了。六分仪和小练习本在草地上平放着。姑娘羞怯地说，她叫普爱吉·彤姆逊，并约好当大家睡熟时，晚上还到这花园里来。

周末罗伯特留在学校里，他整夜睡不着，时而跑去和普爱吉约会，时而翻来覆去地在自己的床位上睡不着。诗歌的韵脚、抑扬顿挫的声音在他心中响过。

在给聂丽的赠诗中，一个 15 岁的男孩向自己的小女友而且是同龄人，用自己熟知的旋律表达感情。他讲述着，她如何和蔼可亲，温文尔雅，她的衣裙多么小巧可爱。“这样可爱的姑娘是一一切都相称的！”我们就可看出她“在他的心中独占为王”。

他在诗中写道：

啊，四周竟是这样静悄悄，
只有一群褪了毛的鸟盘旋云霄，
河旁的庄稼低头弯腰，
绿荫郁郁黄金遍野分外娇。
来吧，我俩一块缓行慢步，
尽心欣赏饱得眼福。
累累果实在花园深处，
田地上的黑麦已成熟。

这样幸福地走来走去，
沿着斜坡的草地，
在路上碰到月儿升起，
互相依偎更加亲密。
树林的落叶像春雨，
秋天的时候，一定丰收，
而我只要你一个，
亲爱的女友！

1775 年秋天，完全变成另一个人的罗伯特回到了芒特·奥立凡的家里。他长大了，晒黑了，正如人们所说所看的那样。他读了许多新书，更重要的是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现在从学校寄来许多同学的信，罗伯特极诚恳地认真回答他们写的极好的信函。而他的信多得像一个沉思的 70 岁的哲学家，谁能想到他还是一个 17 岁的男孩。可是罗伯特喜欢这个，他仔细地保存全部信件草稿。

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农场主死了，他的继承者委托管家把彭斯一家从芒特·奥立凡赶出去。蛮横无礼的人，甚至不愿给时间让他们准备好转到别的农场。据他们看来，那个时候，在玛克·留拉没有谁可以凭更有利的条件来承租。

在新的农场——洛赫利，他们也是贫困地过了 11 年，又只好借钱，再一次开垦贫瘠的土地——现在不仅同石头斗，而且要同粘湿泥泞的沼泽斗。在这沼泽泥泞的酸性的土地上要撒上石灰——在合同里原来约定“在上述时间内每英亩按 400 公斤撒两次。”

在这个农场，彭斯一家最初过得毕竟容易很多：一切按照租赁合同办事，也不用他的管家在面前呵斥。彭斯也不理年老的管家的威力：毕竟可以在他们面前砰的一声关上门，对着他的主人诉冤。但向谁抱怨：“暴怒的猎犬，从狗窝里发威吠叫，要求公正吗？”能与法律、司法制度、确定不移的地主管家的权力、10 个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抄录者和法官相斗吗？

威廉·彭斯终于与他们发生了冲突。

但是在洛赫利农场暂时还充满一片有限的安宁现象。父亲规定罗伯特和吉尔贝特的薪金一年 7 英镑。

这一点微薄的工资只能给家里每人缝制和编织一双长毛袜子、一件衬衫。

罗伯特搬家到洛赫利后，家里生活经常变化不定。热闹而人员稠密的泰勃尔小屯在农场的中心，这里在市场或在磨坊都可以望见教堂。

做完事，人们聚集到距教堂不远的小酒馆喝杯麦酒，谈一阵子天，消遣时间。自古以来这种习惯陪伴大家到地球的末日。在小酒馆，油污的老成持重的乡村主人，殷实可靠、沉默寡言、不慌不忙。这里没有城里人那样过度紧张，过分大吵大闹，这里既不吵闹也不打架。慢慢地抽着烟斗，慢吞吞地望着天，把暖和的围巾摊开或者解开窄小的衬衫领子，从容不迫地大喝难以消化的大量的粗劣的啤酒、麦酒或者其他不大醉人的酒，不慌不忙地从钱包里掏出许多便士，五戈比的辅币或者丕他（西班牙本位币名）。

人需要劳动，也需要休息。

每个星期天教堂里都聚集着青年们。

黄昏时，在小酒馆的上层楼或者在打扫洁净的货栈里可以找到提琴手或者风笛演奏者。星期日一结束，大家劳累一周后，都想快活一阵子。当舞会开始邀请的时候，姑娘们穿着短短的方格裙子、鲜艳的背心，而手里——是小鞋。爱慕者交付两个便士在门旁就可邀请他所喜爱的女郎。她急忙穿上小鞋，然后用脚后跟踏得咚咚响飞快地跳舞。

罗伯特和吉尔贝特也在这里，但他们不跳舞：父亲严禁他们学这种不像样子的事。

罗伯特看到和自己同样年龄的人，也和他一样光着脚。

这在从前是不可以的。让父亲恼怒去吧——罗伯特现在是成年人了。他也想要得到这一切。

“左腿，向躯体倾斜的前方挪开几步表现出恭敬的样子。同样左腿还在原来的位置，有些人身体往左转，显露出愉快的样子迎着自己的朋友。几个人低着头隐含着高兴心情，迎着宠爱的意中人温柔的情意。”

罗伯特有点笨拙地完成这些令人发笑的动作，并把它描述在《舞蹈指南》之中。如果有谁认为他蠢笨时，他必须运用全力使自己的姿态表现出文雅的外表和举止。

罗伯特同泰勃尔巴尔顿舞蹈学校的男学生和女学生一块听从地做出旧式的舞步和请安礼（右腿后退半步，双膝少许一屈）。

同罗伯特并排跳舞的是非常好看的小姑娘。他不好意思同她交谈，但他用歌唱出心情：

啊，玛丽，守候在窗口吧，
这正是我们相会的良辰！
只稍看一眼你的明眸和巧笑，
守财奴的珍宝就不如灰尘！

鞋后跟敲出韵律，小提琴伴奏，头脑里清晰地显现出诗行。想象的女英雄有了响亮的名字——可爱的名字——玛丽·莫里逊：它很容易在歌曲中流行起来：

昨夜灯火通明，伴着颤动的提琴声，
大厅里旋转着迷人的长裙。
我的心儿却飞向了您，
坐在人堆里，不见也不闻；
虽然这个白得俏，那个黑得俊，
那边还有全城倾倒的美人，
我叹了一口气，对她们大家说：
“你们不是玛丽·莫里逊。”
啊，玛丽，有人甘愿为您死，
您怎能叫他永远失去安宁？
您怎能粉碎他的心？
他错只错在爱您过分！

纵使你不愿以爱来还爱，
至少该对我有几分怜悯，
我知道任何冷酷的心意，
决不会来自温柔的玛丽·莫里逊。

（见王佐良译《彭斯诗选》8~9页）

晚上在农场上寂寞无聊。父亲在卧室里咳嗽，母亲的纺车嗡嗡响着。吉尔贝特和姐妹早就躺下睡着。罗伯特经常拂晓就在地里干活。他不乐意在家坐着。从泰勃尔顿朋友拿来的书他需要更换着读。

他默默地穿上衣服就往泰勃尔顿走去。

小酒馆里暖和，吸烟人很多，但很舒服。罗伯特坐在一旁，喝着自己的啤酒，听着人们谈话。

农场主闲谈着各式各样的话题。

有一个晚上，一个老头讲述他怎样舍不得把牝马送给人去剥皮，它是当作妻子的嫁妆而陪送来的。

大概，这样的事讲了上百次。

但是彭斯这首诗写的仅是一个人的故事。

罗伯特仿佛看见一匹老马，它的主人正用骨节粗大脉管发青的手，慢慢地往牲口槽里倒些许燕麦似的。

牝马用有豁子的不平的黄牙把谷粒磨碎，而主人看着它，没有牙的嘴还嘟嘟囔囔：

祝你新年好，麦琪！
这是一把燕麦供你老胃充饥，
虽然你如今腰弯身曲，
当年我却见过你，
飞奔越过草地，
就像任何一个小马驹。
你又聋又瞎，
臀毛揉得皱巴巴。
当年它也曾是，
带着黑圆斑点的灰色母马。
在那个时候，
你的骑手也是顶呱呱！

很容易想象到罗伯特晚上在小酒馆里大声朗诵这首诗的情景：

当我和新娘相见的时候，
你生下不过才半年，
跟随母马身后，
慢吞吞地走，
如同源泉充满活力，
你春华少年正风流。
我记得那一天，跳舞的时候，

穿戴着新的马具，
运送新娘举行婚礼
你来到我们家里。
那一天，我欢天喜地，
也那么欣赏你！

不难明白，当这些诗行传到听众的心中时，就会使每一个人想起自己的亲身经历。正是这样，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骑马回家的：

去集市你不是一次，
小饭馆的主人很少添料喂食，
而和我回家时你还是飞跑奔驰，
像飞逝的流失。
街上的人们跟着大声叫喊：
——到哪去你们快站住！
当你我一块吃的时候，
我还润润嗓子喝口酒，
在那天顺着四通八达的大道，
我们就那样的飞驰奔跑。
仿佛蹄子即将
离开地面腾空飞翔……
谁不想每晚在饭馆里，
伸着光光的腿。
我是想帮助你，
虽然我有许多债——
也要为你节省下来
几把燕麦。
同你一样我也衰老，
我们都是这样辞去青年的时候，
就连骸骨和衰老的皮肉
也逐渐腐臭，
眼前，我们正动身前往末路。

现在，当罗伯特来到小饭馆的时候，老人已经坐在旁边了。大家邀请罗伯特坐下。大家问他还写出什么东西没有？

他给他们读了咏动物诗《挽梅莉》，讲述一头母绵羊的故事。还朗读了——一首诗，讲述漂亮少女安娜怎样在深夜，送别他经过大麦地的情形：

这样好的小麦，黑燕麦，
早熟的，收获的那一天
我们的大麦长的多么好
我同可爱的安娜正在那里边……

罗伯特非常明白，无论富有的安娜，还是从贝纳斯来的小姐与他都不是相配的一对。关于这个他写过诗：

确实，在泰勃尔顿，
有极好的小伙子，
对姑娘的追求很易成功，弟弟。
而住在贝纳斯的
 罗娜斯小姐
她更可爱更美丽，弟弟。
她有一位傲慢的父亲，
他过着勋爵一样的生活。
每个体面的求婚者
 要向岳父缴出 200 金币
另外还须有赠给新娘的，弟弟。
在这个山谷没有谁
比琴更美丽
她可爱又漂亮，弟弟。
无论兴趣无论性格
以及健全的理智，
都超过她的同龄人，弟弟。
她的姐姐安娜
面孔绯红，容光焕发，
青年们为她而伤心，弟弟。
我爱上了她，
但我沉默，心里内疚。
我怕使她穷困，弟弟。
由于农村艰难
什么时候也不会富裕
因此哪能琴瑟和谐，弟弟。
如果答复
我听到“不”，——
我将更痛苦，弟弟。
虽然我收入甚微，
甚至丰收也无人知。
但我自豪，我并不比别人少，弟弟。
我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
用刀片刮了脸，
我的常礼服整洁又新颖，弟弟。
没有补钉的长袜子，
完好的领带，
我也做了两条裤子，弟弟。
不是滑头，不是骗子，
我没有攒下钱，
我靠自己来谋生，弟弟。
我耗费不多，
一点也不藏起来，

便士鬼也不要，去它的，弟弟。

同岁的人都钦佩罗伯特。当他情绪很好的时候，没有人比他更快活、更俏皮、更机灵。他一切事情中最重要，一是工作，二是开玩笑。他以他的体力自豪：一只手他可以举起重重的一个大麻袋，更能一下子把它歪倒而夹起，也能更快地收割一切庄稼而打成捆。罗伯特一点也不像那些闷闷不乐的少年。

当然现在有时候一个人皱眉头，默不作声地从家里走出，长久地在树林中徘徊或者沿着小河疾走。罗伯特总是喜爱“活”水——潺潺不息的山溪，林中草地上清澈的水流，喧哗的江河。有时在星期天——农场里惟一空闲的日子里——他带着一部很厚的大本的哲学著作，久久地读着，从中寻求问题的答案：往后他的生活怎样，一生要获得什么，而更主要的是——信仰什么？

在那些年里，他更多地喜欢谈论人的隐秘的感情以及内心感受的书，比如英国启蒙作家斯威夫特和笛福的作品。他的手头必备的书是格利·玛根金长篇小说《情感的人》。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姓戈尔列的人，当看到别人不幸的时候，就会痛哭流涕，发誓把一生献于善行和正义上。他是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加尔文教徒。差不多一切有罪的人事先必遭到地狱里的痛苦，可是不论什么人都有较高的善行。人，实际上是清白无罪的、高尚的，只是生活使他冷酷无情，但受到教育和深造的每个人都可成为高尚的人。

玛根金的主人公藐视这样的“为数不多的预见性”，即把世界上的财富按地位来分配，一个人对其他人的压迫……

对这本书，没有破烂到不得已只好买本新的以前，罗伯特一读再读。他愿意像戈尔列那样，成为一个“有情感的人”。

他和他的朋友虽说喜欢聚谈，但他仍焦急不安。

“在小时候，我的虚荣心就微微动起来了——它在盲目地寻找出路，就像荷马的基克洛普（希腊神话中额上只有一只眼睛的巨人）从自己的洞壁出来。我已看明白，我父亲的地位注定使我遭到终身的艰难困苦。在教堂只有两个门（入口），福尔图娜（古罗马的命运女神）曾为我打开了：吝啬的俭省的大门和小巧狡猾的诈骗之路。第一道入口窄到这种程度，我无论怎样也挤不过去，第二道正是我常常憎恨的：若是处在那个地步就意味着贬低和玷辱自己……在生活中我没有成功的奢望，但是我渴望同人们交往，我具有天生的活泼的性格，善于做所看到的一切，而关于这一切只是自己个人的判断。按天性我愿意发作无缘无故的烦恼，强使我摆脱孤寂的生活……”

在窄小简陋的房间里，在泰勃尔顿小酒馆的第二层楼上聚集着 16 个年轻的孩子。

是的，在你们面前聚集在小酒馆里的不是一般的朋友：这是泰勃尔顿单身汉俱乐部。他们有规则准确的十项条令。

条令是由俱乐部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彭斯写成。头一条写着：“俱乐部每月第四周的星期一晚上开会，对人们提出的问题给予讨论，但引起宗教问题的争论不在其内。”继续规定，怎样入座辩论。“谁申辩一个看法，——坐着举右手向着主席，而反对者——举起他的左手。”

规则很严格：不准打断发言人的话，否则罚款，但每个人享有充分的发言权。严格禁止“任何污言秽语和咒骂神、一切下流无耻的和干净的谈话……”

关于俱乐部和它的事情，正如第七条所说的，无论谁都不准泄露。如果俱乐部成员中无论谁透露俱乐部的事情，“目的是讥笑或者损害成员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尊严”，肇事者要受到“永久地赶出”，而其他俱乐部成员断绝与他交往。

但是最重要的章程条例是第十条，最后的条令：“每次，从这个团体中推选出某人，必须是诚实的、坦白的而又赤诚的，毫不隐瞒，他是一个令人崇拜的人”。决不是一个自负自满的人，更不是一个居心卑鄙和好虚荣的人。

在俱乐部里最常见的是讨论彭斯提议的问题。今天，他担任主席。他说：“假定，在农场里长大了的青年，他没有财富，有可能从两个姑娘中选一个娶作妻子。第一个有钱，但既不漂亮，又不令人喜爱，然而有可能使你拥有农场的产业。另一个在各方面——外貌、言谈、姿态——非常可爱，但任何财产也没有。应当从中选择哪个？”

在保存下来的单身汉俱乐部的记录中，对这个困难问题没有回答。我们希望知道这位会议主席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可以从彭斯的诗中找到答案。俱乐部的成员在热烈地争论之后唱着罗伯特在这之前写成的歌曲——关于女财主吉波碧的嘲弄小曲：

吉波碧啊，你是那么傲慢！

妄自尊大的点头为礼，

从来什么也不赠送，

好像她在贫困中生长。

可是，昨天我遇到

你微微点头，

但我从你脸上感到

你的瞧不起人的高傲。

你无疑会想

刹那间贫穷人就会心醉，

诱惑人的钱袋的响声，

可是这响声对我算什么！

无论怎样的狂热的壮汉，

你想对他日后有用处，

因为他不可能把/TITLE>商、大银行家破产，也使银行的存款人和典当的物主受害。

彭斯的家庭突然地被卷入了这个财政的漩涡。玛克·留尔的要求不仅使一切希望破灭，并带来了饥荒和经济上的毁灭，而且令人发指的不公正在于：“玛克·留尔同法院的故意刁难者一致认为，仿佛老彭斯不执行租借条件就应遭受 775 英镑的损失。这是玛克向他的承租人提出的要求。

愤恨这样的不公正，固执而又坚定、正直的威廉·彭斯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他们拼了。

起初他说，可以经过仲裁法庭伸张正义。玛克·留尔委派一个叫包戈海的为他的代表，彭斯早就不喜欢这个傲慢的酒鬼，曾为他假想的坟墓写墓志铭：

这里有地主一人，
躺在死人堆等超生。
如果此人能进天堂，
我欢迎地狱，愿它永存！

当仲裁的法官翻寻公文的时候，父亲决定派罗伯特去艾尔城。

罗伯特带着面粉、新衬衣、漂亮的短上衣和两双长袜子的大木头箱子到艾尔城去。在箱子底藏着父亲的圣经和自己的诗集本。

4 艾尔城里的遭遇

新年，1782年快到了……现在正值寒冷而潮湿的12月。在胸膜炎重病之后的罗伯特正给家里的父亲写信：

敬爱的大人：

我特意把您的信放在一旁，希望在新年的那一天愉快地看到您。这里有这么多事情，我认为不用我回家去，我让碰到的人回去报告您。我的健康差不多还是那样，我只睡一点，却感到身体很好，不过身体复元较慢。我这不稳定的病态使我的脑力衰弱到这样程度，连我过去的幸，将来的期望都不敢想，因为稍微的担心或者激动就会引起全身最不良的后果。但是，有时当我头脑暂时清醒的时候，我胆怯地看了看未来，——是从道德和宗教的观点来思考一下未来和过去。信念给予我鼓舞。但令人疲倦不堪的生活中的一切不幸痛苦您应相信，它使我太疲倦了……

快到新年的时候，信寄到了农场。

威廉·彭斯大声朗读它。他以儿子对家里这样勤恳地履行着他的义务而自豪，并回信写道：“至于对尘世生活，我活着则对它已绝望。无论小生意的浮华，无论贪图安逸的空虚性，我都没缘分。我预感到，贫穷和默默无闻等待着我，并准备好不管哪一天和它们相见。我没有时间了，而只有一纸空文。”

正当父亲大声朗读这封信的那个晚上，彭斯的主人和女主人坚决请他与他们一起迎接新年。当罗伯特从自己的斗室离开的时候，他们已摆好精巧的桌子准备开饭。他俩已经有些醉意了。他们热情地宴请了罗伯特，唱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歌曲，并且用有趣的粗俗的言词同他们的客人唠唠叨叨地互相说着他们之间不合的话，然而酒却不多。包发帽滑歪到一边头发披散着的女主人，把潘趣酒（用沸糖酒加糖水和果子露等制的混合饮料）溅到桌子上，探过身来向罗伯特碰杯，还碰倒了像一捆笔直的亚麻制的蜡烛。她尖叫着往后一跳呆立不动，然后突然往街上跑去。罗伯特同男主人一起试图把火扑灭，但塞满许多捆亚麻和大麻纤维的作坊里，许多麻秆碎屑已熊熊燃烧。

罗伯特早已领悟到，他的主人皮抠科——是一个头号骗子和扒手。罗伯特·彭斯的主人更担心，作坊的火灾招来当局的注意。为了那烧掉的家具什物，皮抠科已准备把他的学徒的颇大的一笔钱作为代价，罗伯特只是沉默不语。

作坊旁的黑暗的斗室烧掉了，罗伯特很高兴，那里呛人的灰尘、梳洗亚麻的污水味儿使他喘不过气来。等到最后与皮抠科清账后，他搬到另外的作坊，迁居到圆形窗户朝着河的矮小的顶楼。从那里可以看到处在河口的欧文城，扬帆的巨大海船。风把海洋气味和用树脂浸透的缆绳所发出的不习惯气味，酒桶和外国调味的香料袋的气味一块送来。晚上，工作之后，罗伯特沿着主要街道，浏览街旁边的许多石造房子，那里住着发了大财的商人和船主，街道旁边还有织布作坊、教堂、药店、面包房和商店。当转弯到一条狭窄的胡同时，那里的陶工、铜工、皮鞋匠正在做工，这是他从前所看不到的。再走下去，那里便是欧文河口宽阔的右岩迤迤蔓延的港口。

22 岁的农场主的儿子只知道艾尔的规规矩矩的小街道。泰尔勃顿农村集市的海滨小酒馆克尔科斯瓦特，那里以渔人和走私者出名。

但是在这个世上他却成了局外人，他只能默默地瞧着大声嚎叫歌曲的水手。有时候，港口会出现消瘦的黑头发的法国人和急匆匆的意大利人，他们从温暖的地区运来了海枣、菠萝和可爱的野兽，冷得打颤的猴子和花花绿绿的鹦鹉。至少有 10 种语言的骂人话使鹦鹉喉头完全被教坏了。

一天晚上，当他慢慢地饮尽他惟一的一杯不浓的发红的英国麦加酒时，他竭力不看旁边两个哈哈大笑的少女。她们不停地向他的账单说着有趣而又不规矩的笑话。含着讥笑的蓝眼睛的魁梧的海员和一个令人惬意、说话声音不大的上层社会有教养的人紧挨着他坐下。

5 理查德·布拉温的故事

“……这些坏蛋登陆，在这十分精美僻静而又野蛮的海岸，我只剩了孑然一身，没有吃的，没有一文钱。我好不容易走到渔人小艇上的家里，现在一切要重新开始。两周后我以一个普通水手的身份又往大海驶去。但是我用人格来担保：我一定能达到目的，你还能看到我成为海船的船长。我是非常懂得航海事业的……”

罗伯特就像孩子听神话那样听着理查德·布拉温的话：他的同龄人的生活与他单调平静的生活不同，就像大海翻滚的波浪与静静的河水那样不同。

布拉温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手工业者家庭。假如他成为孤儿的话，他就早早离开友爱的父亲去跟什么人学徒，成了钳工或者机械工人，那么不管在什么样的偏僻地方都可以活一辈子。然而富人和显贵的邻居进入了理查德的命运之中。理查德进极好的学校，在那里当绅士。理查德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已经准备升入专科学校。当他的恩人逝世的时候一点也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决定和任何财产。而且恩人所招募的航船，由于远航而折损了。从那时候起，理查德几次环游全球，许多钱被挥霍掉。现在他不是财主，只有一杯麦加酒和一块不熟的面包这两种东西，缺钱。

理查德·布拉温的故事对罗伯特说来是比浓葡萄酒还甜，比煎牛排还鲜美。关于这种事罗伯特曾给摩亚医生写信，这样写道：“同一位年轻海员的友谊是我生活转折的重大事件。我头一次遇见到那样好的人，能忍受那样命运的打击。我的新朋友是一个独立的人，有自豪的才智和心胸豁达的人。我喜欢他，我钦佩到忘我的地步。当然，在一切方面竭尽全力地以他为榜样……按本性我总是傲慢的。他就教导我控制自己的傲慢和磨炼它，他比我更多地了解人生，我变成了他的用心的学生。”

三月的太阳光下疼痛的关节已缓和起来，含有食盐味的海洋新鲜空气使人呼吸爽快，在这难忘的春天海边，罗伯特又得到了一个朋友——过早逝世的年轻诗人罗伯特·费格生的诗集。（罗伯特·资格生，苏格兰杰出诗人，1750—1774 年，逝世时年仅 24 岁）

6 当我向你朗读我的诗的时候

罗伯特时常去主干街道那家惟一的小书铺看一看。那里的主人允许他翻寻分放在柜台和架上的书和杂志。

年老的书店主人，在书堆中坐了半辈子，这会儿赞许地看着这个顾客。只见罗伯特小心谨慎地移动着一叠书，迅速地翻过许多书页，长久地掀着厚厚珍贵的字典，但很快又一本本遗憾地放下，显然他是买不起的。

书店主人静静地观察着罗伯特所做的一切，不去干扰他，就让这爱书的小伙子尽情地看吧！

一天晚上，当罗伯特局促不安地说《帕美拉》实在无法丢下时，主人点点头，就请罗伯特·彭斯到后面房间去坐。

在后面房间里，店主和平常招待着最敬爱的顾客一样，罗伯特喝着类似红木花的浓茶。他回答老人的一切问题，虽然他正写诗但他自己不愿说出来。

年老的书店主人，一个普通的苏格兰人，专注地听这个高大的年轻人，用英格兰口音读着 18 世纪英国诗人的诗作。

客人朗读完了。主人长久地沉默，之后站起来，打开小橱柜的精巧的锁，拿出一本书。

“我愿把这本书送给您作为纪念”，他说，“费格生死在爱丁堡的医院中，当时他只有 24 岁，费格生是一个天赋很高的诗人，他用苏格兰语言来写诗。或许，他能提醒你，如何用本族语言来写诗……”

罗伯特与小店主人谈到很晚。

他第一次明白了，他自己的苏格兰语言是“民间方言”，与几乎被忘掉的巴拉达诗的古老语言不一样，而用现在的文学语言可以写出最出色的诗。

从苏格兰语言的大量单词体系和同一性来看，它是英格兰语言的亲兄弟。

苏格兰和英国组成统一的联盟后，著名的苏格兰人以自己的《大不列颠人》为祝喜歌，并竭力用英语来唱；可是苏格兰的语言却被英国称为“变坏的方言”，称为在市场和大学课堂不体面的平民语言。

彭斯知道“现代”的诗人现在都用英语写诗。他知道苏格兰诗人汤姆逊和杰脱顿特别以他们的同胞自豪，因为他们是用英国的古典语文来写作的。茂道克用一切时间竭力使孩子们习惯于非常好的英国发音。

因为他更理解同村人，罗伯特尽力让自己用英语来写“严肃”的诗，而只有在写歌曲和诙谐的诗才能用苏格兰语言。

在这里他看到费格生轻松地用苏格兰语言写出音调和谐的诗，写得简洁明了，并且幽雅委婉，妙趣横生，幻想无穷。他描写了爱丁堡的旧日的尘世生活——集市、赛马、国王生日的火炬游行，甚至连他任记录的律师公会的会议也都写上了。

费格生的诗节强而有力，节拍齐整，高昂响亮，配韵巧妙，使彭斯非常高兴。甚至诗中对他所爱的书《情感的人》的尖锐讽刺（在《多愁善感的猪》讽刺诗中颂扬了眼泪和叹息）也没能刺痛罗伯特。也许，费格生帮助他感觉到某些人的装模作样和玛根金书中主人公的矫揉造作，

“掉眼泪”或者“像小孩子那样号啕大哭”，是最毫无意义的。

但是，当想到费格生的一生遭遇，罗伯特的眼泪就向嘴边流去。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多么伟大的诗人，然而却因赤贫和疾病在市政疯人院的危险病房中筋疲力尽而死去！难道真的谁也不明白，一个不幸的挨饿人躺在黑暗角落里在发出霉味的方格草垫上颤抖——也能算是苏格兰的骄傲？莫非谁也不能给他帮助，医治好他，养活……

该死，他的歌给人以充分的快乐，
而诗人却被饿死。
我的哥哥多灾多难的一生，
我伤心地哭泣，当想起你的注定命运。
丧失生活地位的诗人，为什么
如此感到这生活的一切美好？

理查德·布拉温细心地看着罗伯特用粗线缝制的小小的笔记本，从那里他才看到这一行行的作品。朋友们坐在树林里的被太阳晒得暖暖的一块石头上。漂浮着腐烂树叶和去年枯萎的草茎的小河在他们脚下从容不迫地流淌着。而四周的榛林露出绿色来，浅灰色和粉红色的幼芽在柞树林上披散开；海上正刮来暖风。土地发出松香味和乌荆子的白色花香味。

在这样的日子里，不可能不敞开心怀，互相倾心交谈最隐秘的思想。在这样的春天，彭斯第一次向理查德·布拉温朗读了自己的诗。而理查德使彭斯相信自己就是诗人。

几年后，当理查德已经是船长和进行伦敦西印度之间定期航程的大商船主人的时候，彭斯在一封信中使他想起这个忘记不了的四月的一天。

“记得那个星期天，我们在艾戈林顿树林里一起度过吗？当我向你朗读我的诗的时候，你说，使你惊奇，我为此深深感动，你并补充说，把它都投寄到杂志社，那是十分值得的。这些话是对我的诗的评价，使我得到鼓励和支持。”

罗伯特向自己的朋友还朗读些什么？真的，当然不是圣诗的复述，也不是不愉快的忏悔和祷告。那时候他还写出了关于战争和爱情的作品：

抢劫，在桂冠的掩护下，
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
不是过分赞誉，
我准备献上自己的热血，
在这活生生的具有创造力的战斗中，
我们呼唤着爱情。
我颂扬和平的胜利，
五谷丰登，富足小康。
一次漂亮的战斗
歼敌 10 个！

大概，罗伯特给他唱了一段自己喜爱的歌曲，理查德·布拉温一下听出熟悉的古老的苏格兰曲调，并谛听到罗伯特想出来的新的词：

他使三个国王大怒，
他们起誓又发愿，
永远毁灭德荣
大麦种籽。
吩咐找出
国王的犁，
把光荣的德荣，勇猛的战士
身上盖满土和泥。
青草布满了山坡，
小河水满潮，
地里长出大麦粒
把德荣抚养好。
一切是那样执拗和猛烈，
如夏天般酷热。
他用矛枪刺敌人，
并摇晃着头。
秋天快到了，
然而，沉重的负担，
在各种忧心的重担之下，
年老的德荣弯腰低垂着头。

已经不是一个人，而俩人合唱，狂暴固执的德荣威胁着敌人。理查德用男低音哼着旋律，而罗伯特清晰地朗读着歌词：

死的时候已来临——
冬天不远，
在那个时候，敌人就再一次
把老头子抓住。
他打倒了弯钩的刀
只是用脚一踢，
就像拷打流氓追债，
他如鸟儿发情那样运气亨通。
清晨，德荣，
痛打恶棍。
向上一扔，
在风中旋转。
他曾陷入水井，
在昏暗的河底，
然而德荣和大麦粒
在水里却不沉。
毫不顾惜他的骨头，

他们把他往火堆里一扔，
磨房主的心如铁石，
把他用磨压扁。
他的血在锅里沸腾，
血在轴环下汹涌，
德荣受到痛苦的折磨
然而他却很开心。
光荣的德荣
曾有过好汉的一生，
从心坎底
他就有大无畏的精神……
好吧，就这样到最后，
锅底没有干枯，
在那里德荣和大麦粒
翻腾呼哧作响！

这是一首比喻的诗，奇妙无比，把对反动统治英勇斗争的人民英雄比作大麦粒，名字叫德荣。诗中彭斯把大麦的生长过程和德荣英雄的成长过程交织在一起写出，又是大麦又是人，一而二，二而一。

诗歌最后以吃大麦粥比作饮英雄血，愿五谷丰登，祝革命胜利，这巧妙的比喻又使你的愉快和愤怒交流起来，化为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

过了两天罗伯特同理查德告别：布拉温的海船往英国的南方开走，而邮政的两轮马车把彭斯带到了洛赫利。布拉温遇见的是风暴、酷热的太阳和携带棕榈叶子做的扇子的黝黑的漂亮姑娘。他的朋友返回用稻草铺房顶的家。家里有等候着受威胁被强制迁出而又有病的父亲，渐渐老迈的母亲和半饥半饱的兄弟姐妹。四铧犁在等候他，从拂晓到深夜地劳动——春天的土地需要人们，他把自己交付了它。

但罗伯特·彭斯没有误入歧途：他愿意在同费格生的高尚比赛中“以自己的粗野的乡村诗才拨动心弦”。

当然，他没有受过现代的教育，他跟着犁后长大，然而在他的作品里，毫无疑义地显出粗俗农村生活的痕迹。但是，他深信，他所写的一切——他本身的，任何地方也没有借用的思想和感情。

“也许，任何富于求知的人注意到，在爱情、虚荣心、思虑、不幸以及一切惊慌和激情作用下农人的思考和感觉，虽说生活方式和条件不同，但同样的具有人类的一切……”

罗伯特这些思想记入在自己的第一本札记簿中。在卷头页上他写出清晰美丽的字：“观察出来的情况，简短的记载，歌词、诗篇的片断等等，——在艺术中赚钱罗伯特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但是一个有才智的人，在一切创作中有绝对的诚实和无尽的美德——有理性的，也有无知的……”

惟一美中不足的是罗伯特只有劳动之后在晚上才能在自己的小笔记本上来写作。他研究哲学，我们能看到他是才能卓越、天分罕见并热诚关怀他人的一个人。

“杰脱顿公正说出缺少真实激情写出来的爱情诗，是世界上最无味

的一种游戏。我常常想，如果你们自己一次或者多次没有这样热烈的感情的话，就不会成为爱情诗的真正鉴赏家……至于我，成为诗人一点打算或者好感都没有。我坦白，当我还没有发生爱情的时候，诗的韵脚和旋律不知有什么办法会直接变成我的心声……”

罗伯特回忆自己年轻时代早期写出来的第一首诗，当时他的心“熊熊燃烧着真实的天真无邪的而又炽热的情感”。

可不知这首“不加修饰的写成的东西”——关于小聂丽的第一首歌词遭遇到多大的困难！23岁的诗人无情地挑剔自己年少时的试作！

7 神秘的共济会和父亲的死

根据自身的沉痛经验，罗伯特知道这个：玛克·留尔农场主，确实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比他们所能付出还要多的东西。不等仲裁法庭的判决，他就打算把彭斯家的一切财产，他们的什物、用具、牲畜和将要成熟的庄稼没收。他向法院控告威廉·彭斯，并要求立即偿清。威廉·彭斯在答词中决定向爱丁堡最高法院提出申诉。

老头子相信在那里能找到正义。他不知道这些最高法院的成员被称做难以接近的命运主宰者。有一次他碰到了法官中的一位，是阿列克山德尔·包兹别鲁。听说，他是爱说漂亮话的人，写了许多书，走遍了半个世界。说不定，他也许会为威廉·彭斯和他的家庭鸣不平，不容发生黑暗的事件。

不管怎么样，威廉·彭斯在公文已返回，给他带来命令，让他完全按公文的规定过户。

彭斯于是从洛赫利来向律师专家求助。

彭斯就这样同盖文·汉弥尔登相识了。

汉弥尔登律师对这位令人喜欢的魁梧而贫穷的朋友是非常了解的。他是有地位的人，但并不嫌弃平民百姓阶层的人。他嗜酒又很诙谐，更加珍惜有价值的书和有才智善谈的人。

汉弥尔登早就发现并注意了年轻的彭斯，为他做事的办公室的职员德荣·理奇孟特曾有一次把他的朋友彭斯的诗向他朗读过。汉弥尔登和他的妻子艾琳都喜欢这些诗。当时共济会是秘密的，塔维特提出接纳彭斯加入共济会，汉弥尔登也是最早拥护把彭斯作为被接收的一个。

1610年，在日耳曼发现了无署名的两本拉丁文的书。在第一本里论述了某地存在着一个秘密的团体，拥有无可估量的财富，可以把无论什么样的肉体或是精神上的病人治愈，就像东方贤人那样知道世上一切秘密。“一位伟大的德行高尚的哲人克里斯金·罗杰克列兹”创建了这个团体，他活到40岁时就隐遁不知去向了。许多学者、哲学家、神学家都争读着这本书。这本书还没来得及售完，跟着就出版了第二本，更引起轰动。不久以前在某处，也不知何人在深处藏着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个转动的暗门。在地下室里立着一个祭坛，在它的四周有7条暗道。在祭坛下有一具“不腐的干尸”，即克里斯金·罗杰克列兹的尸体。手中握着一本金黄色的书。书中讲述着散落在各地的人们之间的神秘的关系，是人们所渴求达到的理想境地，帮助每个人建立幸福的生活，大家一律平等，没有仇恨和兄弟之间的残杀，每个人都情愿为亲近的人给予帮助。

这正是过去德国内乱中令人痛心时候，一连30个城市在燃烧，许多战士死去，整个地区因饥饿而死绝。天主教徒烧死了一名叫赫黎斯托行基督徒，而基督教徒以上帝的名义把一个天主教徒的嘴切开。

在战火的田野上，不仅有士兵，还有成群的难民和各式各样的强盗荡来荡去。传教士、说教者、歌曲和圣诗作者也在其中穿来穿去，企图诱导被折磨得非常痛苦、胆子被吓破了的人们离开他们的科学和艺术。

在他们当中有一位年轻的神学者、数学家、诗人，23岁的优昂·瓦列金·安德雅。他崇拜学者留切拉，在大学讲过数学和物理学，他因看到亲人的痛苦而内心悲伤。为了安慰他们，他把我们已讲过的历史写成

了两本书。

他杜撰出英明的克里斯金·罗杰克列兹，就像塞万提斯臆造出堂·吉珂德，他想出克里斯金·罗杰克列兹的名字，并把玫瑰和4个十字章作为他的徽章。

这位在寂静的大学里长大的青年人，大概认为人们会为发现了新的“信仰明灯”而高兴，或者能够可以平安度过一生了。

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仅是字面上的理解。他没有预料到，成千成万的冒名者，自称是罗杰克列兹的同伴，来诱骗人们的金钱。

不过，人们最终找到并领悟到了安德雅的理想的意义。他们决定建立这个年轻神学家所描写的那种高尚目的的团体。

“共济会”就这样诞生了。这个团体的标志，具有真正的泥水匠手工行业的特点：白围裙、肩胛骨、铅锤和圆规，后来渐渐出现了另一个象征性的标志：以颅骨形象组成的圆环、长长的白手套，暗中约定的握手形式接受共济会会员的秘密仪式。罗伯特就是这样加入共济会分会的。

那么，这个组织为什么吸引着彭斯呢？在共济会的规章中有一条规则，它表现出罗伯特所隐藏的思想：

“所有共济会成员不论他们的出身、社会地位、官衔、爵位和称号一律平等。”

罗伯特对人们的不平等经常思考。“过去有什么功劳，为什么在富裕人家出生，他们就有了现成的财富？我有什么过错，为了他们生活的快乐把我抛出？他们就像年轻的演员一样扮演着生活舞台上指定扮演的角色，就当那个时候，我，唉，需要无声无息地留下，在暗地里……”当他回忆起“新贵”中的同龄人，他又公正地补写：“在幼年的时候，我们年轻的贵族也还不能明确地认识到，即他们和我们贫穷的同龄人之间横着一条不可计量的鸿沟。这些显贵的黄口孺子最初进入上流社会，需要端庄，并养成对穷人、无名的人以及对没有学问的农民和手艺人的鄙视态度，即使他们同生在一个村子里。我的朋友，生来就比我高，但什么时候，对我这个拙笨的小农夫也不讥笑，在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下谁也没有把粗糙的手和腿用什么来保护……”

地方的共济会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相互救济的组织，为贫穷的会员募集钱财，有时“劝导误入歧途的兄弟”，真的，在任何情况下，尽力达到共济会规则所定的普遍平等的生活。

罗伯特喜欢以隆重的仪式来接纳新入会的兄弟，他同新入会人们早已认识，并和他们谈得很有趣味，当然不仅仅涉及共济会的题目。

现在，在单身汉俱乐部的争论，罗伯特像孩子似的幼稚可笑。比较深奥的难题，如什么样的姑娘应嫁给贫穷的农场主做妻子，更使他有兴趣。他读的多，想的更多，就连森严的加尔文教教义的真实性他也愈来愈怀疑。

1783年春天，就在父亲差不多还没起床的时候，玛克留尔却不愿等待法院的判决，就派出了法院的执达员，而这时罗伯特和兄弟正在地里干活。

罗伯特有一个艰难的家。他为怜惜父亲而哭泣。年长的罗伯特患有忧郁和易怒的毛病。他在父亲跟前是沉默寡言的，忧郁的。终于，玛戈

金博士找来了，当时父亲咳嗽咯血，罗伯特愁眉苦脸地坐在煤堆上，疑心重重地看着玛戈金博士，但又不愿同他交谈，似乎害怕这位有学问的人对他们“宽恕”。

可是，后来玛戈金博士成为罗伯特年长朋友中最亲密的一个，他不仅是个好博士也是一个社会通。不知为什么，他也同情罗伯特，当他们相遇时他请罗伯特坐一坐，并和他长久地交谈。

“还是在那之前，我已同他的诗作相识，知道他拥有杰出的才智，具有异常生动的丰富的想象力，与我们熟知的许多苏格兰诗人拉穆杰亚和费格生不同……”玛戈金写道，“那时，谁也没有同彭斯谈话的机会，无论怎样对他不能获得多才多艺的认识。”

玛戈金是一位哲学家，是不信教的人，是无所不为的人。罗伯特同他说苦恼和折磨只是神的启示。他也同年轻农场主朋友、律师盖文·汉弥尔登更加亲近了。

恰好汉弥尔登也在想如何帮助老彭斯的儿子们逃脱开极端的贫困。

为使罗伯特和吉尔贝特同姐姐一起能够经常不断地收到父亲的固定的薪资，汉弥尔登在绝对秘密情况下用尽全力帮助他们办好了此项手续。这就是说，如果父亲将被宣告为无能力支付的债务人，最要紧的是，他的债权人要承认这部分归孩子们所有，这样一来就可把父亲财钱的一部分留给家里。

还有，盖文·汉弥尔登在莫斯基尔有一个不大的农场，距离洛赫利不远与莫斯基尔城很近。汉弥尔登愿意把这个农场承租给罗伯特和吉尔贝特，当然暂且还是秘密。

就在罗伯特安静而又俭朴地庆祝 25 岁生日两天后，1784 年 1 月 27 日从爱丁堡来了公文。最高法院，毫不奇怪支持了威廉·彭斯并取消了财产充公。

父亲逝世之前，费力地抬起头来，用刚刚听得见的声音说，只担心家里成员中的一个，并以含有责备的眼光望了望正走向窗前又满身是补钉的大儿子。

罗伯特正靠着窗户哭泣……

晚上，彭斯的父亲终于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人世。

第二章 罗伯·莫斯基尔

1 伪君子威利

吉尔贝特亲手为小姑娘做了木制的小摇篮。妹妹为她缝衬衫，编制防寒的被子。罗伯特虽然没有同小姑娘的母亲结婚，却把孩子带到农场，大家是愉快的。只是母亲觉得遗憾，因为年轻的女仆佩姬没有成为她的儿媳，却嫁给了另外一个人。虽然她有点傻，也不太漂亮，但这样的女工也找不到，就连罗伯特也认为她是个听话的女人。他在1月已满26岁，该是到老成的时候了。

父亲死后，他们家搬到了莫斯基尔农场，是从盖文·汉弥尔登那里承租来的。他起初是忧郁的，每个晚上都写得很多。以后春天来了，他也快活起来，白天干活，晚上老是去洛赫利闲玩到天亮。谁也不知道，他已同佩姬开始恋爱了。

罗伯特焦急地寻找着一个很瘦小的人。他使这个亲爱的小姑娘遭到了处罚。教堂里一阵喧哗，强使这个小姑娘星期天坐在教堂的忏悔凳上，听完本地牧师的训诫。因为两个人晚上在黑麦田地里亲嘴，秋天在干草房中亲热地紧靠着，难道上帝真的要惩罚？谁血管里都有热血，在心中都有生活的快乐，难道地狱也在等着他们？“不论是恋爱，还是狂妄行为，那是年轻人脆弱稚嫩的心互相撞击，理应获得最大的赞誉，要对她歌唱……”罗伯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如果上帝认为爱情是罪孽，为什么他心中也充满了激情，而且热血燃烧呢？‘须知人世间，你或是迷途，或是走遍天下’，为什么到那个时候，宣判人们有罪，为什么置于前面把她羞辱，如像一个窃贼或是一个流氓呢？”

最终、最重的，而又不可饶恕的罪孽之一是：不能否认孩子与他的血肉关系。关于这个，罗伯特总是向他的朋友讲述。他的诗中有这样一个新生的女儿：

小女儿，与我不幸
一起相遇，当时
我羞红了脸，
怕受斥责
不公正的审判
揪心的议论……
我虽在你的身边，
却不能相互道安，
然而我必定是
你的温存的父亲。
你成长
像一棵小树那样快活
毫无一丝忧虑……

父亲去世后，罗伯特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他和吉尔贝特是家里的主人。现在无论谁也不问他们为什么花钱。不过，罗伯特要安排好

吉尔贝特每天的事，办这事他比弟弟好得多。

农场的头一年过去了：年轻的主人买到了很坏的种子，因而秋天收不到为养活全家所需的粮食。罗伯特是非常忙的，白天在地里干活，农场有很多急办的事，而晚上几乎经常同他的朋友去洛赫利。

德荣·理奇孟特，律师汉弥尔登，以及德艾迷·希迷特都比罗伯特年少几岁而又崇拜他，就像他曾经崇拜过理查德·布拉温。罗伯特同他们一起又变成了顽皮的孩子。彭斯是个孩子，他想念父亲。父亲也打过他，但完全是善意的。他的父亲，告诉他尘世的快乐，不全是罪孽。他在诗中这样描述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正直的农场主，
他并不富裕，
教他的继承人
要遵守秩序。
学习美德保持尊严，
决不可一文不值。
最可怕是人格变节，
就像穿着破衣服！
没有希望，无一线之光，
然而却有贫穷、忧愁。
嘿，得啦，暂且活着吧，
不顾劳动的疲劳。
割地、耕地、耙地
从小我就学会。
所有这一切，我的父亲，
留下由我继承。

父亲从洛赫利一个姑娘的手中截获过罗伯特·彭斯写给小姑娘的诗，那是个受过教育，中学毕业，发狠地看过了许多小说的小姐。诗中写了小说的危害：

最初戈尔吉逊
妨害了您的睡眠，
而后汤姆斯·德荣愤怒
趁您是处女的时候，
使您成为牺牲品。

这些诗令洛赫利居民中具有美德的某个人愤怒，有人向罗伯特说这个人就是洛赫利教区的长老之一的威利·费谢尔。费谢尔说，对反宗教的罗伯特·彭斯观察好久了，尤其是同反宗教的朋友，律师盖文·汉弥尔登，甜言蜜语的公证人艾肯，暗中勾结，自然玛戈金也是圈子里的相好。

教会早就对盖文·汉弥尔登怀恨。他几乎不去教堂，嗜酒过度，虽然是显贵，但却与“各种坏蛋”交往。

威利·费谢尔憎恨汉弥尔登。费谢尔是个老单身汉，他以“教训的废话，转为醉话，以及带着哭腔忏悔过于甜蜜的淫佚放荡的生活”而著名。

当他终于捉到汉弥尔登不可饶恕的罪证的时候，费谢尔太高兴了。了在“礼拜六”是应虔诚、尊敬的，而汉弥尔登去派仆人到自己的菜园，吩咐挖出尚未成熟的马铃薯当早餐！

为使汉弥尔登当众悔悟过错和交付罚款，他被传唤到全地区教会大型全体会议。威利·费谢尔竭力使他受到更大的处罚。汉弥尔登骂他是“伪君子威利”，蠢人和假仁假义的人。

汉弥尔登并没有惊慌失措，他向艾争斯科教会神甫（教会的最高长官），也就是公证人艾肯提出申诉。

肥胖而又活泼的艾肯是认真做事的人，但同时一切美好的，如诗歌、音乐、友好的谈话都非常敏感。他能言善辩，喜欢朗诵并甘愿为“无辜的受诽谤的朋友”打抱不平。

“善辞令的人”面对教会最高法院以雷鸣般的演说进行辩护，到最后他的坎肩上的钮扣全都震得掉下来。汉弥尔登宣告无罪，而“伪君子威利”却可耻地失败。

也许，这件事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假如不是理奇孟特讲出了是威利·费谢尔把汉弥尔登出卖的，罗伯特·彭斯也就不会写出了《伪君子威利》和《这是他的墓志铭》诗作。理奇孟特有一次曾经把罗伯特的诗集《圣徒的集市》让他的老板看，按他的请求遮盖了作者的名字，汉弥尔登对“祈祷”诗非常满意。他请理奇孟特马上把作者给他领来，并邀请艾肯和玛戈金博士。在汉弥尔登的家里大家饮用极好的潘趣酒，而“善辞令者”高声诵读着罗伯特的新诗：

伪君子威利的祈祷文
主啊，我主坐镇天上，
凡事随心所欲，
叫一人上天堂，十人下地狱，
都只为主的荣光，
与他们自身无关：作恶，行善
全不相干。
我赞美主的威力无边！
主将千万人丢在黑暗的深渊，
惟独我在主的面前，
受主的恩典。
论才干和品德，谁都承认，
我是此地的明灯！
我何幸，我的一代何幸，
居然获得这特殊的恩宠？
我本来只配永世沉沦，
因亚当罪孽深重！
六千年前他犯了天条，
我生前就有罪难逃！

自我走出娘胎，
打入地狱本应该，
您本可将我丢进火焰海，
烧得我苦苦叫哀。
铁柱上锁住了永不起生的鬼，
哭号声叫人心摧！

汉弥尔登的客厅里响亮的大笑声不绝，罗伯特第一次听到真正的行家里手朗读他的诗。

除此之外，还有一事要招：
莉西的女儿也来过——大约三遭。
不过，主啊，那一晚碰上她，
我早已黄汤灌饱，
不是酒，您的忠仆哪会出丑，
更不会将她引诱。

当“伪君子”开始揭发他们这一伙人时，听的人比这一切更喜欢：

主啊，请给汉弥尔登应受的惩罚！
他骂街、打牌、又喝酒，
到处笼络，不论年长年幼，
小恩小惠有一手，
这样就从主的牧师手上，
把人心完全偷光。
还有，主啊，哪油嘴滑舌的艾肯，
想起他我至今胆战心惊。
那一天他骂得我黄汗像雨淋，
一害怕小便又失禁，
老峨特也张口结舌往外溜，
双手抱住了头！

（用王佐良《彭斯诗选》75~79页）

汉弥尔登欢喜地拍着罗伯特的肩膀，明天他就把这些诗让他的所有朋友看看。他请求罗伯特现在就给他拿来，他马上抄下来。艾肯长时间地摇晃罗伯特的手，并邀请去做客。在古老的爱尔兰，在那里他可以介绍他同有权威的人士认识。

从这一天起罗伯特看出他的诗，不仅弟兄和同龄人关心，就连有学问的人们也喜爱。在理查德·布拉温之后，他的听众汉弥尔登、艾肯、玛戈金第一次以真正的诗人对待他。

2 郎吹口哨妹就来

小酒馆客厅里的蜡烛已燃完了。六月的夜空黑下来。第二层楼，洛赫利来的年轻人正在跳舞。小酒馆的主人茂尔通唠叨着：“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夫人和绅士们，时间到了！”但是把跳舞者赶散是很难的：为了自己的5便士都想好好地玩个够。

不管年老的茂尔通等得多么腻烦，一直到卡德里尔舞（四人组成两对，包含6个舞姿的舞蹈）尽尾，舞会才结束。罗伯特黑色的苏格兰牧羊犬突然间闯入客厅，并用力一扑就投入他主人的怀抱，尖叫着舔他的脸和手。

罗伯特费力地使大狗平息下来，抚摩着它很漂亮的毛：“躺下，留阿特，躺下！”然后转身向一位姑娘说：“你看，我找女友，如果我喜欢，就像我的狗这样忠诚！”

大家快活地发笑，其中笑的最响亮的是黑眼睛，皮肤黝黑的杰恩。她是很有钱的承包人阿穆尔的女儿。杰恩不久前刚满17岁，严厉的父亲今天第一次准许她去跳舞。

整个晚上她毫无倦意，而现在满脸通红，喘息不停，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她虽然不是第一次看见罗伯特·彭斯，但无论什么时候也没有和他说过话：由于父亲几次厉害地责骂这个不信神的人和扰乱分子，母亲也在私下和婶婶们交头接耳议论关于他的非婚生女儿及他写出的极可耻的诗。

今天晚上罗伯特两次和她跳舞，以后她整个星期都在回忆他那正经的微笑以及异常优美的大眼睛。

星期天她看到他在教堂里，但不敢朝他的方向瞧。

星期一早晨，当她和女伴把还没漂白的粗麻布铺在青草地上时，杰恩看见罗伯特顺着从农场去城里的道路走着。杰恩忍不住地高声喊叫：

“喂，罗伯特，找到小女友，她爱你就像你的狗一样。”

罗伯特停住了。杰恩一双黑眼睛带着柔情望着他，包发帽下面露出很漂亮的乌黑的卷发。他看到了杰恩幼稚黝黑的面颊、弄脏了的红晕、没在青草里的小小赤足，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从此以后，字条、短筒和诗作直往阿穆尔家飞去。

听听歌曲里是怎么唱他们之间的事吧！

啊，郎吹口哨妹就来，
啊，郎吹口哨妹就来！
哪怕爹娘气发疯，
啊，郎吹口哨妹就来！
你要求爱得悄悄来，
后门不开不要来，
来了从后院上楼别让人见，
见了装作不是为我来，
见了装作不是为我来！
如果在教堂和市场碰上我，
你要装作无心看我就走过，

走过了可要让你的黑眼睛偷偷瞧，
瞧着了又当不知道，
瞧着了又当不知道！

（见《彭斯诗选》王佐良译，第 52 页）

3 杰恩的出走

寒冷而又多雨的秋天飞快地来到了。罗伯特带着惊恐地看到，丰收的希望不能实现。这就意味着，没有同杰恩结婚的希望了。

罗伯特无论如何不能拒绝她。他们按古老苏格兰的习惯秘密结婚。为此签订一份婚姻契约，两个人互认夫妇。罗伯特放心：现在谁也不敢让他与杰恩分开。

他们几乎每天相见，已经不去树林里，那里树木凋落，榛林露出光秃的细枝条，而是在丽姬·希迷特的房间里或者不管什么地方的简易粮仓里。在每首歌曲中，在每首诗歌里，罗伯特都提到他的杰恩：

够了，满意了，
心不由己地
我忆起杰恩，
温暖着我，
照亮着我，
我已不是孤独的一个……

睡着了的杰恩裹上自己的羊毛花毯躺在黑黑的粮仓的干草上，罗伯特大概又在想哪一年去西印度群岛呢？关于这个问题他曾向汉弥尔登说过：那里可以挣钱，给杰恩带回钱财。那时候阿穆尔老人，大概不会推开他的手。

也许，他再也不会看到她，也许，他死在大海里或者死于炎热的国土的热病。他经常想动身出发，他写了这样的诗：

我的苏格兰，别了，
我所爱的是你烟雾笼罩的远疆
花园般富庶的南方。
再见，亲爱的家……
妹妹，兄弟，我的母亲，
 悲伤的内当家！
怀着忧愁的思念，
 我拥抱你和小宝贝。
你，你自家兄弟，
 莫忘我的委托和信赖
还有你，往日
我所敬爱的朋友，
 连阴天的
 遭遇，使我感受
家庭的温暖。
你，我的妻，不要忧愁。
为了我，把荣誉挽救，
 我向遥远的国土漂流。
贫穷向我们农户逼近，

饥荒，羞辱向我们威胁，
还有法院很厉害地传讯。

然而，比饥荒更坏，比赤贫更可怕，是极可恶的挑拨是非的人，极可恶的假仁假义的伪君子！

在 11 月的一天晚上，杰恩没有来幽会。罗伯特非常苦闷，小弟弟因发疟子躺在家里，没有钱买药。吉尔贝特几个钟头坐在练习本前，把农场各种各样的漫无节制的收入记下来，母亲和妹妹整个晚上纺毛线、织袜子和织补旧衣服。

罗伯特慢慢地离开共济会支部会场。会议使他觉得无聊和单调。当在街上遇见他的朋友时，他非常高兴：和这些年轻朋友在一起他始终是轻松的。

从小饭馆旁边走过，朋友们听到一片喧哗，哈哈大笑声、呼叫声。小饭馆的胖胖的女主人站在门坎上。他们给她起了“布希—恩爱希”的绰号，恩爱希是个美女。

“你们来呀，不要怕！”她大声喊叫，“今天在我这里的都是老实人，寒冷把他们赶进来。听一会儿歌曲，喝一杯酒，对你们什么事也不会有！”

整个晚上罗伯特和朋友们一直在小酒馆坐着。那儿尽是衣裳破旧、极穷、肮脏的人，而像他那样衣着整洁漂亮的人他一个也没有遇见。看来，这个晚上那些贫穷的人是偶尔在小酒馆里遇在一起，好心肠的女主人没有嫌恶这些穿着旧衬衫和破鞋的人，诚心诚意地往他们的杯子里斟上满满的酒。罗伯特不是好责难的人，这个晚上他贪婪地端详着漂泊不定的镀锡工人的脸。

夜深了，回到家里回忆在小酒馆里看到的一切，自由、勇敢，肉欲生活的快乐，不顾一切的爱情，爱情和自由……

在 11 月的日子里罗伯特写出了大合唱，把它取名为《爱情与自由》，而副标题写上《快活的乞丐》。

罗伯特把这个大合唱仅给最亲近的朋友和吉尔贝特看过。谨慎的吉尔贝特说，无论如何不应让它露面：不好，让人说，罗伯特写了这样的诗。整个教堂的大会被他激怒，而“伪君子威利”尽全力探出他和杰恩的关系。罗伯特现在应特别小心谨慎，当时他想动身去牙买加。有谁不顾一切法律能这样公然，直言不讳地钦佩赞美这一伙放荡的败类，乞丐和流浪者呢？某些人也许甚至想到，作者借诗人之口来写自己，也同情地把乞丐请到家里招待酒宴：

诗人坐在两个美人之间
靠近酒桶旁，
快乐地四面张望，
他唱起歌来如铃声。
在夜晚心儿和酒杯
我们感到无限饱满，
这儿有友爱的酒宴，
大家同醉，一律平等！

滚开，靠什么法律
保护人民。
监狱是对懦夫的防卫，
教堂是伪善行为的避风所。
胡说什么金钱和其他，
谁渴求追求它，必是傻瓜。
只要有爱情，不晓得什么痛苦，
这里那里都一样，事事冷淡无牵挂！
生命在运动，无尽无休，
欢乐和痛苦，黑暗和光明，
爱惜名声，我们
用不着，我们一无所有！

不行，这些诗行如让人们知道，那是会影响罗伯特未来的命运的，因此在罗伯特最后一次向朋友们朗读后，就把这部合唱从理奇孟特手里要回来，并尽力把它忘掉。

罗伯特低着头，在犁铧后面走着，德荣·布拉依在地边挖沟，他和彭斯家的人一样，也是一个不多言表情冷淡的老头。秋天他来帮助收获，他就这样待在农场里。

突然罗伯特勒马急忙停住：一只小耗子吱吱地叫着从铁犁铧下面奔出又向沟边跑去。布拉依也看到它并扬起铁锹，当罗伯特向老头大喊时，小耗子已从他腿下跑过。

罗伯特俯身，拾起一团干枯的草茎，是一个精巧的鼠巢。摸一摸，从鼠巢中就很快发出臭味，中间部分还含着热，铺砌着青苔和青草……多么不幸的小耗子！它的家，它的隐蔽处被毁灭了……现在，11月里，它到哪里去找避难的地方呢？罗伯特扔掉了这被破坏的巢。老鼠和人一样，突然就会被毁灭……

现在彭斯和杰恩仍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安家。晚上只能在某处相见，彼此拥抱，忘了时间。或者是求朋友中的某位允许到他们的家里去。偷偷地溜进别人的房子里，在那儿静静地坐着，像耗子一样。

是的，可怜的小耗子，你不只是一个，就连我们，怕是也免不了，一生也会被铁铲在头上敲了一下……

想到今后很害怕，但离开亲爱的人，大家又舍不得……

吉尔贝特躺在床上听着罗伯特的新诗。罗伯特经常把刚写完的诗首先朗读给他。他低声读着，因为母亲和妹妹还没醒来。风在烟囱里鸣叫着，就像狂暴的猫在麦秸房檐下吱吱叫着，玩闹着。

吉尔贝特为罗伯特担心，他不希望罗伯特去牙买加。据说，那里需要有铁一样的刚强性格，残酷无情的心肠。罗伯特可不是去种植园当监工，他将成为皮鞭下的黑奴。就像地里的小耗子从被破坏了的巢里奔逃时，他怎么也不能够心情安宁地看着呀？

啊，光滑、胆怯、怕事的小东西，
多少恐惧藏在你的心里！
你大可不必这样匆忙，

一味向前乱闯！
我哪会忍心拖着凶恶的铁犁
在后紧紧追你！
可怜你那小小的房屋被摧毁，
破墙哪经得大风来回地吹！
要盖新居没材料，
连荒草也难找！
眼看 12 月的严冬就逼近，
如刀的北风刮得紧！
你早见寂寞的田野已荒芜，
快到的冬天漫长又艰苦，
本指望靠这块避风地，
舒舒服服过一季。
没想到那残忍犁头一声响，
就叫你家园全遭殃！
这小小一堆树叶和枯枝，
费了你辛苦的经营全落空，
赶出了安乐洞！
无家无粮，就凭孤身在抵挡
漫天风雪，遍地冰霜！

（见王佐良译《彭斯诗选》128~129 页）

2 月的暴风雪使眼睛迷离，厉害刺人的雪花打着脸。罗伯特却慢慢地转着，好像不愿回家去。他感到痛苦，可怜杰恩，也可怜自己。由于寒冷和恐惧，她哆嗦着，紧靠着别人家的门侧框，泪痕满脸向他低声说，要不要应该有个孩子？瞬间她向他跑来，紧紧地抱住他，并说一切将会好的，父亲一定允许他们举行结婚仪式的，现在他们的婚姻是牢不可破的。

他用手擦擦雪花和眼睛。现在他应怎么办呢？无论何时家里仍是那样的贫困。吉尔贝特把所有的钱给家里投资买了好多东西，因为下一周就要耕地了。汉弥尔登先生是非常善良的，不会催租金的。他还劝罗伯特快点去牙买加，并介绍他同最大的种植场主认识，还答应付路费，许诺给较高的薪水。罗伯特不想去，但能有什么办法摆脱贫穷，帮助杰恩和未来的孩子呢？

可是诗作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把它们丢在桌子里或者只流传于十来位朋友手中吗？不，他一直想，理查德·布拉温曾于春天在艾格顿树林里告诉他这些诗值得出版。那些有学问、富有学识、博览群书的文学界的人们，现在也都认为他的诗可以出版，艾肯先生对这件事比大家更坚决。几乎罗伯特所有的作品他都知道而又记得很熟。

罗伯特久久地思考着艾肯的劝告。他将完成长诗《两只狗》。《两只狗》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是十分完美的主题，诗里讲述了农民的生活，这是与地主的生活有区别的。同艾肯谈话之后，他把未完成的诗藏在桌子里，这部作品实在不像他的艾肯所希望看到的那样。

为了新诗，他决定运用英国古典主义的诗节，他的前辈费格生曾写

过那样的诗，用 8 个又长又慢的诗节，甚至还有更长的 9 个诗节。彭斯喜欢费格生那些描述农场主的诗。它们令人喜爱、悦耳，其中也透出温柔的微笑和对普通生活喜事的欣赏，这是有益于健康的精神食品，当然也有令人开心的谚语和令人可怕的家神（类似中国的灶神）神话，墓地上的魅影和妖怪，正如母亲在夜晚给孩子们讲述的那样，“就这样，旋风吓得他们连毛发都竖起来了”。

当晚上从富裕的农场主家的小壁炉走过时，罗伯特觉得这些诗是写给城里的享有荣誉的客人。罗伯特自己已养成了另一种习惯写法，一边写歌曲、一边写诗，他把生活完全地描写出来了。

当年轻的彭斯给他送来自己的新诗《佃农的星期六晚》和《两只狗》时，德荣·玛戈金博士非常高兴。玛戈金博士不是以无聊的诗而取乐的人，比艾肯更醉心于诗歌的收藏，比快乐者汉弥尔登更喜欢人们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作品。玛戈金博士了解自己年轻朋友的一切不同寻常的才能。无论在英格兰或苏格兰，无论谁也写不出像彭斯写的这样的令人惊讶的作品。真的，他愿意写什么，就会写出什么。艾肯向玛戈金博士谈到，请罗伯特写“庄重的作品”。于是几天后罗伯特完成了关于星期六晚上的诗。起先，玛戈金博士觉得这仿佛是费格生的仿制品，但以后可以看出它是同一题材的异曲同工之作。

这部作品完全充满爱的乐调，无疑使所有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高兴喜悦。玛戈金博士对这贵族式的雅各宾不表示赞同，因为他们只想帝位，而决不想把苏格兰从长期的赤贫中解脱出来。

呵，苏格兰，我亲爱的祖国！
 为你我向上天提出最热烈的愿望，
 愿你那勤劳坚毅的土地之子
 永享健康、安定和称心如意的兴旺！
 啊，还愿他们保持生活的纯朴，
 不受奢风恶习的玷污！
 怕什么王冠被夺，王位被砸，
 只要有良善的人民起来护卫，
 就有火的长城把心爱的岛国保住！

（同上，《彭斯诗选》160 页）

“不”，玛戈金想到，“这个《佃农的星期六晚》不像彭斯其余的诗”。是的，自然，其中有非常好的诗节，巧妙的描写。然而在这些诗中更有那种诚意和率直，玛戈金博士正是喜欢罗伯特的执拗、傲慢、诚实。他不会口是心非，令人满意地写出宁静而又保持古风的晚上，非常平稳的诗。

可是第二首叙事诗《两只狗》决不像这些诗！那里罗伯特再也不是一个快活、不顾一切爱说俏皮话和讥笑的人，他用手掌拍打妄自尊大、笨拙而发抖的富人的脸颊。

两只狗坐下来话家常。凯撒是一条傲慢的老爷们城堡的看家狗，另一条叫乐斯的是苏格兰的牧羊犬。凯撒：

诚实的乐斯，我常常想问
 你们穷家狗怎样把日子来混：

绅士们生活我倒清楚，
就不知穷哥们怎样把岁月来度。

……

乐 斯：

凯撒，他们的情形真是困难，
有时候泡在水里去挖河岸，
有时候浑身臭泥去修长堤，
或者搬运石块，弄得力尽筋疲——
就这样养活他自己和他老婆，
还有大小儿女一大窝，
一切全仗他一双大手，
好容易使全家踏踏实实、穿暖吃够。
一等他们遇到重大的不幸，
给人退了佃或者生场病，
那光景的凄惨可以预料，
一拖久就要又冻又饿、死路一条！
但是我却不懂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大多是欢欢喜喜的一家子，
虽然生活是这样的艰苦，
可养出了结实的小子和伶俐的闺女。

但是凯撒无论怎样也不承认，在破旧的小房子里会有什么高兴的事。凯 撒：

可是瞧一下你们怎样受人白眼，
怎样给人又打又骂，有苦难言！
天呀，老爷们才不关心
这些掘土挖沟的畜牲，
遇着了啐一口抬头走过，
就像我碰着路旁的蜗牛、田螺。
每逢我们老爷坐堂收租，
我把可怜的佃户们看个清楚
（但每次看了都叫我悲伤）。
他们身无分文，却逃不过我们的账房，
他顿脚，他威胁，他臭骂，
抓了人，还要将他们的衣服剥下。
佃户们低头站着，恭恭敬敬，
还得忍耐听完，胆战心惊！
阔人们日子过得真舒坦，
穷人们活得比鬼还要坏！

……

（见王佐良《彭斯诗选》中《两只狗》）

由于觉得自己的父亲和佃户们有一样的命运，诗人才能够这样写。
玛戈金博士知道，蛮横无礼的地主管家对老彭斯谩骂。他明白罗伯特为

什么怀着痛恨写这件事。

敏锐智慧的博士对这种毫不妥协、不依赖人的精神，非常喜爱。他们时常会见，长久聚谈。不久前玛戈金博士同“洛赫利漂亮姑娘”之一艾琳·米尔列尔结婚。妻子向他谈了罗伯特与杰恩·阿穆尔的恋爱事。这罗伯特，半个城都知道他和杰恩的“秘密婚姻”。

玛戈金博士想到，罗伯特需要印刷出版他的诗，或者到那个时候，杰恩的父亲对他就会持另一种态度。

应当同共济会分会主席德荣·瓦特冯德爵士讨论一下。因为德荣爵士把彭斯的关于共济会事情的信让博士看，他注意到彭斯此信不仅文体特别而且内容庄重，是关于共济会成员之间履行互助义务的合理建议。可惜，德荣爵士迁居到爱丁堡。

艾肯与汉弥尔登商量，一定应给德荣·瓦特冯德写信，讨论如何筹钱出版彭斯的书。

也要和罗伯特交谈。难道除了动身去牙买加以外，他实在看不到别的出路了吗？

德荣·理奇孟特，罗伯特最亲密的朋友和盖文·汉弥尔登先生从前的办事员，坐在古老的爱丁堡的家里很小的斗室中读着罗伯特的信。

罗伯特写道：“只是告诉你，收到你的信非常高兴……为我的诗歌作品中忽略过去的错误我向你致歉。你动身以后我和诗神往来很多，并写了许多，其中《受过登报的人》是写给到吉尔曼诺克来的牧师玛克·亨利的，随后是《苏格兰的威士忌酒》，此后还有长诗《佃农的星期六晚》《告恶魔书》等等。我同时完成了我的长诗《两只狗》，不过还没有在广大范围露面……我不能通报洛赫利的特殊的新事，在那里一切照旧。看来关于我自己没有令人高兴的非常重要的新消息通报，你猜不到某些传闻，这个问题以后再写……”

整个3月罗伯特写诗，并偷偷地和杰恩相见。4月初他挑选出44首诗去付印。他已不想动身去牙买加，他高兴起来了。他所以不走，是杰恩的前途和书的问题暂且还没有解决。为了征求订户天天必须印征订广告。罗伯特把它编排成这样：

广 告

出版物订单

苏格兰诗歌

罗伯特·彭斯

精美印刷

一卷八印张

书价：三先令

罗伯特·彭斯在内心深处明白自己诗歌的价值，他也明白，他有理由自豪，他应享有盛名和荣誉。到那个时候，连爱情也不应再隐瞒，到那个时候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有妻子和未来的孩子。

而杰恩将以他自豪，如同他以她的忠实和他们的牢不可破的爱情而光荣。

年老的阿穆尔因狂怒而发抖。他用手指狠戳“这张丑恶的纸儿”——

—结婚契约，他逼杰恩交出来。他用极难听的话大骂女儿和她的引诱者。他要求杰恩毫不迟延，立刻离开洛赫利。什么？丈夫？他是她什么丈夫？现在就出屋，现在就出去！

杰恩神志不清。她默默地把东西收拾到一起，默默地和父亲并排坐在两轮马车里，默默地频频点头，当母亲同她谈话告别时她没有试图打算与罗伯特接一下头。现在一切都完蛋了。母亲第一次发觉和杰恩疏远。母亲得知了一切。杰恩怕父亲，怕宣扬，她不敢反对父亲的意愿。可是罗伯特两天没有来。最好是走，否则父亲有可能把罗伯特送到法院，那么整个教区都会说他的坏话。杰恩不知道现在将怎么办。她没有自己的主意，一切由父亲为她决定。杰恩的小弟弟、16岁的阿达木，带着唿哨声向罗伯特跑去。阿达木总是对姐姐的朋友表示出孩子气的崇拜，抄写罗伯特的歌曲。而这次是别的事，向他跑去是受杰恩的委托。他向罗伯特急急地说杰恩走了，父亲发怒，让罗伯特最好在这里不要露面。为夺走杰恩，现在父亲带着什么纸去艾尔到公证人艾肯先生那里去了。

罗伯特听完了男孩子的话怅然若失。难道杰恩就这样容易地放弃了他？难道她向父亲献出了他们的婚姻契约？明天也该去让艾肯先生知道，老阿穆尔对他竟干了什么事。

罗伯特手里拿着一卷铅印的薄纸，是他的书的广告。昨天，即4月14日，深夜吉尔曼诺克城印刷厂主给他寄来这些广告。今天是星期六。在这天他通常去艾尔，到“敬爱的保护人”艾肯先生那里。可是他们相见时，正是杰恩的父亲刚刚离去。艾肯习惯地一笑，挺着肥胖的肚子说道，他使杰恩的父亲平息下来，并建议彭斯从婚姻契约中剪去他俩的名字，“按照阿穆尔的请求”剪去签名。罗伯特转身就走了。这件事最好去问盖文·汉弥尔登。罗伯特亲自向他讲述了杰恩的“背叛行为”，她动身出走的情形。

盖文·汉弥尔登在星期天早上收到了罗伯特的信，他和平常一样，没有去教堂。从莫斯科尔送信来的小孩，正赶上他和妻子、妻姊用早餐。艾莲·汉弥尔登和她漂亮的姐姐非常喜欢彭斯，并都听到了他和阿穆尔姑娘的爱情令人伤心地结束了。罗伯特的信使他们非常痛心：

敬爱的先生：

昨天晚上收到了我的广告，知道了，您以前给予我帮助的心愿全部实现了，我向您致谢。我必须首先和您商量一下，能否有礼貌地送给从前的朋友，艾肯先生一份呢？他仍然把我认为是个诚实的人。恰好这个时候，年老的阿穆尔先生说服他同意毁坏这个惹祸的契据（我与杰恩的结婚契约）。艾肯通知我，把我们的签名从契据中剪掉，我的心停止了跳动。这些话，如同他切开我的血管。应该诅咒她的欺骗和违背誓约的背叛行为！但愿上帝保护她，宽恕她，我的可怜的、不久以前如此热爱的姑娘，完全是父母把她引入歧途，给她出坏主意。不要蔑视我，先生，我实在是个蠢人。但我希望无论谁也不敢叫我为下流东西。

不幸的罗伯特·彭斯

“为他马上行动，”艾莲·汉弥尔登的丈夫说，“订购单我自己张罗，他的书必须出，这是毫不费力的。”

广告分别寄送，订购者的钱从各处开始汇来。吉尔曼诺克印刷厂主、

威尔逊先生，已交代稿子排好版。两个月后准时出书。

4 他想去牙买加

春天农场里有许多活，罗伯特的两只手也闲不着。但他习惯到晚上凭着记忆把一天中的一切情形写出来。在诗中他把心里想的一切事和他偶然遇到的事记述，有时候编成歌曲。这首歌大概表达了杰恩离去后，他的心情：

我把心儿献给他，
他将是忠实的朋友，
蹚地扶犁，
世上再没有人比他手艺好。
昨晚他来我家，
浑身湿透劳累疲乏。
我的爱，快把衣服换下，
请过来吃晚饭吧！
我赶紧喂他吃，
为他铺好床，
给可爱的朋友，
把靴子晾干爽……

罗伯特总是虔诚地相信誓言。他自己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也不食言，如果没有信心履行诺言，无论谁也不应承诺。杰恩明明知道，她是他的真正的妻子。她怎么竟敢背叛了他？虽然他从前爱她，但现在他要把她从心里根除。他要找到一个女朋友，他永远忘记杰恩……

峭壁重叠的岩石山，云儿在那里躲开，
青少年们在那里的河中嬉戏东蹬西踹。
钻进稠密的帚南石搜寻食物，
小学生用雌鹌鹑为自己做了美餐。
相比辽阔的绿色的海岸，
我更喜爱陡峭绝岩的山。
喜爱那山旁的小溪，
我的喜悦、我的忧虑就住在这里。
她并不美丽，但有许多可爱之处。
我知道，她的嫁妆不多，
但从第一天我爱上了她
因为她爱我！……

5月的晚上，罗伯特在艾尔河的绿岸边拥抱着第二个姑娘。这是献给她的诗。

玛丽·甘培尔被他称为“高原的玛丽”，是一位非常好的、快乐而善良的姑娘。在教堂里她紧靠着罗伯特，低声和他谈起话来，并用浅蓝色的眼睛望着，约定他城外远处相见。她可怜罗伯特，他为她慷慨的爱感谢无量。玛丽和他一样贫穷。现在她给人家当佣人过活。

更主要的是，她帮助他忘记委屈，忘记杰恩。

玛丽完全另一样，浅蓝色的头发，蓝眼睛。罗伯特不想对玛丽的未来担保。

在5月一个星期天，罗伯特在河岸边和玛丽告别，为了做好准备去旅行，她回趟故乡。

罗伯特的书在夏天就可出版，而秋天他在戈列诺克港将同玛丽相见，然后永远离开亲人。

告别时罗伯特买了两本装订非常漂亮的圣经。在第一本上他写上玛丽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在第二本，他又引用圣经的话谴责虚伪和背叛：

“你们还要听清，古代的人们说：不能违背誓言……”

“以我的名字发誓决不撒谎……”

罗伯特写这个不仅为使玛丽相信自己不违背诺言，也是迫使她不食言。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想到另一个违背誓言的杰恩。他不可能忘记她，甚至同自己的新女友刚告别的时候。

玛丽从洛赫利启程，并带走罗伯特在港口等她的许诺。

他俩不知道，他们的会见断定不能实现。

而6月7日杰恩回到家。

“我引导阿穆尔使她回来”，他给在爱丁堡的理奇孟特写道，“为此目的，我用人格担保，要想找一点和解的借口，很容易。但她母亲不再接待我，就连杰恩也没有表示悔过。不过我们的牧师通知我，如果我履行教堂的一切要求和忏悔，我就能成功。”

星期天早上他又补写道：

……准许我马上忏悔。对不起，主啊，饶了我

吧！经过两周我的书已出。如果你那里有订户，请经过当地邮递员把他们的名字给我寄到。主啊，保护遵

守教规的人！阿门，阿门。

罗伯特·彭斯

理奇孟特是彭斯的亲密朋友，“快乐乞丐”酒宴上的酒友，所以对自己有过的事，彭斯经常不加考虑地谈出来。彭斯给他的女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您要知道这个历史的一切细节，这历史是极不愉快的。我不知道杰恩现在怎么想自己的行为。但明显只有一个，由于她我彻底地成了一个不幸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人们都不应这样恋爱。在我们之间，必须说实话，我爱她，我至今爱她，爱的非常厉害，不顾一切。但如果我们会面，我连一句话也不敢对她说。我贫穷，亲爱的人，不幸的杰恩！我在她的怀里多么幸福！我不因为我失去她而伤心，更多的是替她难过。我预料她走上无穷的死亡之路。那么，有人嚷嚷起来，对我这样的想法不满意，或许她能成为我的妻子。当然，让万能的上帝宽恕她的忘恩负义和对她的背叛态度，我也全心全意地原谅，让我不忘她的恩遇和对她未来一生祝福！……我常常打算忘记她，我醉心于各种各样的娱乐，疾速地打发时间，参加群众集会，加入一醉方休的酒宴和朋友的胡闹，但一切徒劳。再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去牙买加。而那个时候，请原谅，亲爱的，古老的苏格兰，请原谅亲爱的不幸的杰恩，无论什么

时候，我再也看不到你了！

您，大概也听到，我打算印刷发表过诗歌。明天我的诗排好版。这是最新的发狂行动，我打算实现，这样之后我就可以很快地变得更聪明起来……

其实，罗伯特没有失去健全的理智。7月22日他把出版诗歌的一切进款都转让给吉尔贝特。

“我的时间已到，”罗伯特向忠诚的理奇孟特写道：

我们任何时候再也不能在别林科布列坦相见了。我接到指示，最迟三周，乘‘南西’号出发，和西米格船长一起，从克莱特到牙买加。除了我们的朋友西米特以外，对洛赫利的所有人这是秘密。相信吗？阿穆尔先生获得把我抛进监狱的全权，当我不交出为杰恩担保的一笔巨款时。他们保守这个秘密，但从某种来源我知道了一切，但他们也没在做梦。现在有时躲藏在这一个相好的家里，有时在那一个朋友那里，我好像一个‘无处不低头’的人。我知道，您可用骂人的话对他抨击，可是为了我对贫穷胆怯的女儿要留情！让一切泼妇，老妖婆，她的母亲，她的末日到了。让地狱拉紧死亡之绳，向她放出致命的一箭，让大自然怒吼，狂风卷着烈火，迎面把她焚烧！看在上帝的面上，烧掉这封信，任何一个活人也不能看！我写时就大怒，想到自己非常可怕的处境、流亡、离别、不幸……不再写了，我等她的送信人的回话。动身前写。

您的罗伯特·彭斯

5 第一本诗集出版

3个先令是一大笔钱，如果得到15个先令更好！那就是20年辛苦所得的工钱。佃农在农场劳动一天只得到住处和一块面包，偶尔从邻人那里额外挣到两个或3个便士。

当女仆的姑娘更艰难。为了买一件新的衣服或者带有小花边的最便宜的包发帽，就要不停息地弯着背脊在夜里给别人缝制服装，一个铜币接一个铜币地存放在旧的长袜子里，而如果收受主人儿子的赠品，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然而在吉尔曼诺克城威尔逊的小书铺里出现了许多不寻常的购书者。那个赤脚踏满灰尘的年轻人穿着长长的家庭手工织的衬衣，衣襟露在外面；那两个羞怯地窃笑的小姑娘，久久地点数铜元并且低声地争吵道：“丽姬再给两个便士。”他们全买同样的一本小书。威尔逊先生懊悔，从印刷厂总共只拿来13份。他很快把它们全部卖掉。最后一份落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匆忙抓住头发束带的一个不太年轻的人手里。他爱惜地用皮围裙边把书包起来，并拿着它来到厂房光线暗淡的织布作坊旁贪婪地读起来。有的人小心地逐页地把这不大的小书拆开，分别抄写。

女房主邓禄普，菲艾斯·柔丽丝·邓禄普太太，有5个儿子，6个女儿。在秋天生活中她常常苦闷和忧愁，因为不久前她刚刚失去丈夫。她已年近60岁了。但她对一切事情都非常感兴趣，世上的事她都想做，读许多书，同著名的作家书信往来，自己也写诗。

彭斯不太厚的诗集偶然传到她那里。她翻到《佃农的星期六晚》这一首。她觉得这些诗行给她从没有想到的启示。她把这本书一字一字地读了。这些诗使她大吃一惊，成串的“粗鲁话”，过于尖锐、讽刺而“多

情善感不足”，她也发现诗歌中的“含有深意的引人入胜”的诗行和山地的雏菊，犁铧被打破时的恼怒，对“残酷无情女人”背叛的痛苦“诉怨”和对非婚孩子的令人感动的态度。邓禄普太太精神振奋了，在她面前的是一位令人惊讶的诗人。她再次重读卷首语，难道这些真正优美而崇高的语言是从艾尔来的普通庄稼人写的吗？

邓禄普夫人喜爱苏格兰的诗歌作品，她不是那种尽力模仿英格兰而放弃苏格兰传统的贵族阶级的代表。她在乡村长大，非常明白农民的作用，她自己用苏格兰语说话。这些庄稼人的诗歌使她摆脱了许多日子的发呆。她当即就给作者写信，让仆人送到莫斯科尔，并请求买来6本神异的书。

邓禄普夫人以足够的智慧和诗歌的足够理解，马上感觉到，在她面前的是一位多么不平凡的作者。她派仆人把信送去，这成了她与诗人多年友谊和直率地通信往来的开端。

这封信正赶上彭斯没在家，这天他再次被邀请到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杜戈多达·斯丢阿尔特博士家吃饭。他和杜戈多达·斯丢阿尔特博士在10月份相识。

斯丢阿尔特教授是著名数学家的儿子，这个秋天他住在自己不大的庄园里，他的客人之一特爱尔兰勋爵是个虚弱而热情洋溢的年轻人，脑子里充满对人类社会改革的高尚的计划。

当斯丢阿尔特教授把一本年轻农民的书让他看时，特爱尔兰勋爵激动起来。正是这样的人也许能实现卢梭的宿愿。

罗伯特初次到上流社会著名人家里去做客。蔚蓝眼睛的瘦削的年轻人，带着有肺结核斑点的排红面颊，怀着幼稚地极喜欢地对他看着。他感觉自己到了家一样。心情安宁有头脑的斯丢阿尔特教授有点儿像令人喜欢的茂道克老师，可是年轻的勋爵却很腼腆，当客人急忙抓点东西吃的时候他非常兴奋地注视，他们的眼睛相遇时，罗伯特每次不得不抱以兄弟般的微笑。

斯丢阿尔特教授被震惊，甚于读彭斯的诗，甚于比他们艾肯和汉弥尔登所认识的还深刻，这是个年轻品质出众的农民。他怎么也没有预料到与他相见的不仅是个“最有教养、与普通人不同的、勇敢而又能控制感情”的人，而且又是一个“语言精确，内容新奇”最优秀的对话人。他的知识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甚至比大学教授还出众。教授以后写道：“他高兴与他交谈，而且恭恭敬敬倾听着……”

斯丢阿尔特教授向彭斯详细打听他的计划。他一下明白了，诗人由于痛恨而去牙买加的想法。彭斯很矜持地，然后公然伤心地说，如果他能够像艾肯先生劝告他的到国家机构供职，就可当一个普通的消费税征收员，他就没有必要离开祖国。他为此要进入长期学习的专修班，可是目前生活很困难，钱不多，由于诗歌出版收到近50英镑，农场还需开支。教授大概知道，他有一个大家庭……

和彭斯告别时，斯丢阿尔特教授连什么也没有许诺他。在昨天斯丢阿尔特教授往爱丁堡写了几封信，是向他的朋友、大学教授谈了他所见的新诗。

秋天短短的3个月，8月、9月、10月，无论如何再也容不下这么多的重大事件，就像那重要意义的1786年一样。

彭斯的第一本书出版在 8 月 1 日夜里。直到现在他仍是个“不知名的弹唱诗人”，只有亲密熟人和近邻才知道，而一周后他却成了名人。

整个 8 月他在小城镇、艾尔农场、周围邻居之间走来走去。

他和最亲近的朋友相会。处处都知道他的诗。他听说，在吉尔曼诺克的作坊，小型工厂大家一齐唱他的歌曲。他收到请求赠寄一本书或者如有可能的话 2~3 首手抄的诗的陌生人的信。他的话到处传，于是他躲避不见熟人。“暗探”阿穆尔先生仍然恐吓把他送进监狱，如果他不给未来的孩子交付钱的话。他给洛赫利的忠实朋友西米特送去一个便条。在里边他写道，不打算乘“安西”号，在 9 月 1 日改乘“别丽”海船，同科木卡尔船长一起。“到那时我将藏到何处，不知道，我要忍受狂风暴雨。恐怕我这块血肉之躯就消失了！不管同谁我准备厮杀，可是现在我将笑、唱和玩，该多好！在星期四，如果你能表现出舍己精神，在早晨 7 点起床，我在途中看你……”

昨天他带着自己的书恰好到了过去在科尔柯斯瓦尔特土地测量中等学校“把三角学全搞错”的佩姬家里。现在佩姬已出嫁，她有两个孩子。她的丈夫高兴地迎接妻子出名的朋友，他一直走了五米里亚送罗伯特到邻近的城市去。而佩姬回想起一个黑眼睛羞怯的小男孩，在树林中游玩时把第一首诗献给了她。现在在书的扉页出现了另外一些诗行：

我的爱早在那过去的年代，
在我的心中不断地响着你的声音，
请为这友谊致以诚恳的敬意。
对，友爱——我们没有免除的义务，
当你收到这个礼品的时候，
请喘一口气，想到我，
使我苦恼是那正午炎热的最远的地方，
或者大洋深处隐含的寒冷。

9 月 1 日罗伯特返回莫斯科尔，他知道现在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不再怕阿穆尔先生，”他给理奇孟特写道“虽然他仍然有权把我投进监狱，但一些地方高尚人士对我表示愿意袒护和友谊，除此之外，杰恩没有采取什么步骤违背我。她没有预先通知我，只因为可怕的威胁使她不得不在教堂所建议的声明书下面签字。不久以前我看到了她。她快走到跟前时高兴地哆嗦起来，请您相信，我的朋友，我为她非常担忧。她乐意接受求婚，可是有一回拒绝了……”

那个时候罗伯特的哀求没有得到杰恩的允许。他的自尊心、他的傲慢，都受到了致命的伤害。杰恩“背叛了他”，他向列圣发誓，决不让她影响他的名誉，决不取她做妻子。

9 月 1 日他这样写道。

可是三天后杰恩生了双胞胎，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儿。

这对罗伯特来说，他不仅永远有父亲身份的神圣天职，而且也是最大的喜事。

还是在冬天时他给杰恩写了一首小诗，在那里谈到小女儿。用他们襁褓中的小乖乖换来了一个好玩乐的少年父亲。他把她眼泪擦去，爱抚一阵，和她一起坐在忏悔凳上。并说给婴儿起个名字，——当孩子出生

时，他全做到了。可以不再爱一个姑娘，可以离开她。但即使是坏蛋也不能离开自己的亲骨肉。

毫不奇怪，知道双胞胎的生日，罗伯特高兴得忘乎所以。他向杰恩跑去，带着他母亲贮存起来的朝思暮想的金币。但阿穆尔老太太只准看一眼婴儿，就从房间里把他赶出去，甚至不让他吻一吻对他微笑着的杰恩。

他跑回家，深深吸一口早晨清新的空气，预感到秋风快到了，在9月的天空上显出明亮的蓝色，快乐的话儿在头脑里飞舞，他沉睡在原先熟悉的旋律中。

向农场飞奔跑来，他拥抱正走动的母亲，吻了年幼的妹妹，拍一下吉尔贝特的背，就冲上他的顶间写信。

“我的朋友，我的兄弟！”他给吉尔曼诺克的穆伏龙写道：“想必听到了，可怜阿穆尔把爱情的保证加倍地还给了我。非常好的孩子，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儿，激起我的许多感觉，阴沉的预感，心突突跳……”

不，阴沉的预感，去它的！他给另一个朋友理奇孟特写道：“祝贺我吧！我亲爱的理奇孟特！阿穆尔一下子给我送来神异的小男孩和小姑娘！上帝啊，祝福可爱的孩子！”

他在回家路上还想出这样的诗：

河中长着芦苇，
发青笔直纤细，
我一生中最好时光，
将在孩子中间逝去……

非常好的诗！他总是这样愿在响亮的韵脚后，顿一顿后脚跟：

让那披着驴皮的法官，
即使将我判罪，
成了一根废弃而智慧的稻草人，
也喜爱着小女儿……

难道真的要离开这一切快乐的喜事，去到那陌生的、不熟悉的热带国家，还有每天渐渐长大的3个孩子——1岁的别姬和刚出生的双胞胎？什么时候再能看到，苏格兰森林中桦树开花，总能不听苏格兰的百灵鸟的歌唱？罗伯特痛恨地思考着发怒的可怕的大海，毫不留情地制造炎炎赤日的太阳，令人憋气的闷热夜晚。不，那里对他反正一样不能继续生活下去，他去必死……

一块粗大的劈柴在宽敞的大房间里哗剥响。大窗户上放下丝绸刺绣的帘幕。蜡烛在高处的铜烛台上点亮，室内反光，照亮薄薄的白色衣服，照亮长而发亮的一绺鬈发和带有黄色细链的颈饰的少女的脖子。她的小手在琴键上来回移动，纯正的高音的金属响声像玻璃珠似的发出颤音在客厅里传开来。

克莉吉娜·娄理小姐在弹簧管小风琴。

罗伯特至此第一次看见簧管小风琴。老实说，这样的少女他也是第

一次看到，第一次晚间进入这样的房子。房子的主人，极可尊敬的德热尔兹·娄理神学博士邀请他到自己的家里整整待了一昼夜。他介绍妻子、女儿以及小儿子阿尔齐帕德和书的作者认识，全家非常高兴。当然，兴趣各异，在这种场合下，少女们对诗中的可怜的小鼠和被犁践踏的雏菊流出眼泪，娄理小姐醉心于彭斯的诗作《佃农的星期六晚上》，阿尔齐帕德对《苏格兰的威士忌》和《致魔鬼》钟情，而喜爱苏格兰巴拉达诗作的娄理博士自己总是惊讶和叹赏作者，好像以为与自己的先驱比赛，虽然采用他们传统的诗，但也迫使他表现自己的新特点——轻巧和清新。

客人完全出乎意料。娄理小姐很高兴地指出他的出色的手法，而三个小姑娘全都堆着笑容，面红耳赤，嘲弄、温存的目光，聚精会神迎着他的黑眼睛。午饭后，走出房子的时候，阿尔齐帕德和娄理博士不无兴趣地听着客人述说洛赫利教区的风气和长时间笑着诵读《伪君子威利的祈祷》，此诗当然没有收入书中。

晚上客人们来了，年轻的女郎和阿尔齐帕德的朋友以及娄理博士坐在簧管小风琴旁边，为了年轻人能够跳舞。

彭斯跳舞的舞姿优美，他在 17 岁的时候违背父亲的意愿进了塔尔鲍顿舞蹈学校，没有徒劳。所有的姑娘抢着要求和他跳舞，但他面带微笑，再一次鞠躬，把手伸向克莉吉娜小姐，令人喜欢的音乐家，显然征服了她的心。

从他的卧室出来送走客人时，娄理博士停留在门口，并问彭斯往后做什么。

“我想，您哪儿也不用去啦。”他听彭斯说完后说，“我不想您预先能成功，但我可采取一些步骤，请您等候回信。我认为，苏格兰不应该把自己的诗人放走到国外。”于是提出异议的人举起手来，把话停住，辞谢后，娄理博士就进去了。

罗伯特几乎呆然若失地站在主人的房子中间，他能留在祖国使他遏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使他彻夜不能入睡。

汤姆斯·拉布雷克博士早在幼年时就失明。可是，虽然生活繁杂和艰难，他在 65 岁仍然保持着活泼的快乐的心境以及对一切抱有兴趣，尤其涉及到他热爱的诗歌写作。他对青年人总是怀着慈父般的关切。他对谁都帮助，对谁都袒护，连许多爱丁堡的律师和学者的前途都受恩于这个谦虚温雅的老头子，他出身于贫穷家庭。拉布雷克博士在爱丁堡不仅受大家尊敬而且也受大家爱戴。他是一切文学早餐和晚餐集会所期望的客人，他的诗——唉，非常新奇！在首都的杂志经常刊登。甚至连德跃松博士这样的学者，和年轻人包别尔一起到苏格兰各处旅行，曾会见盲诗人。关于盲诗人他写道：“我怀着极大的尊敬去看望他。”

娄理博士把彭斯的书介绍给著名的拉布雷克老人是非常的成功。老人经斯丢阿尔特教授介绍和现在听到的他已知道彭斯各种令人神往的事，并已读过两本至三本彭斯的诗歌作品。拉布雷克马上感到这个异常的天才，他多才多艺，他贯通一切的力量。娄理博士在信中转达拉布雷克，诗歌的作者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没有受过教育。

“我看到芸芸众生中拥有天赋才能的例子，他们显露出能克服无数障碍，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个例子相比，因此感谢您，使我认识他”

拉布雷克在信中写道，“他的内容庄重的诗令人感动，在他的较为快乐的作品中有这么多才智和幽默，给以最诚恳的叹赏和最热情的称赞是不过分的。我希望在诗中表现自己的感情，可是我寿命正在减少，我无力完成这个心愿……我已经把一切能量释放尽了。因此非常希望为这个青年的幸福，马上把他们再版……”

彭斯连做梦也不敢想到这样的称赞话。终于“不吉祥的运星”，正如他喜欢经常说的那样，悬在他头上天顶的那个星，他命中注定不祥之光滚开了，突然沉落了！难道说可以印刷增补新诗的书？莫非可以不去苏格兰国境之外？真的可以留在祖国了？！

“或者，我试图出版我的第二本书”，他给理奇孟特写道，“如果这个做到，我就迟一些回家，如果不行，就走，收割结束。”

罗伯特写到有关动身以及苦恼。有时，他想跑到乐意去的地方，不过不想看杰恩；有时，他想起了玛丽·甘培尔，和她一起去东印度。玛丽对他的信好久没有回答——或许，她也对他叛变了？

11月已到。庄稼早已割完，汉弥尔登和艾肯坚决主张去首都。许多地主为过冬从艾尔到那里去——或者，他们能帮助自己的有才能的老乡。关于这个彭斯写信给著名的克列克兰勋爵，他是艾尔最富有的地主。原来，克列克兰勋爵不仅买了彭斯的书，他用锦缎装饰书而且通知诗人，对他将给予任何帮助，如果他来到爱丁堡。就是说，完全可能，克列克兰勋爵不仅帮助他出版书，而且也能获得任何一工作。

罗伯特感觉到“福星降临”，而且知道，这是他应得到的。

他不害怕去爱丁堡，他确信，在那里他将受到很好的欢迎。

家里一切事情完毕了。杰恩住在父母那里。阿穆尔决定留下自己的女儿。小女儿按照母亲的名字叫杰恩，外婆把小男孩送交给莫斯科尔，小男孩接着父亲罗伯特的命名叫做鲍比。11月的天气，春天快到了可以把小男孩带到莫斯科尔。

还没有去戈列诺克港，母亲就把罗伯特的最好的衬衫、几双备用的长袜子、新的高腰的皮筒靴和发亮的骑兵靴放在小木箱里。她还放进衣刷和靴刷、一块肥皂，很漂亮的发蜡罐，防寒的穿戴，那里，在北方想必很冷。

11月的雨顺着屋顶哗哗地下着。不想交谈，离别之前经常觉得要商谈一切，可是分手了，却找不出话……

突然有人敲门。洛赫利的邮递员急忙地把信送给开门的小妹妹别尔，就跑远了。

别尔甚至连地址也没有看，就把信交给罗伯特。他走向窗前，看到了那些短短的几行字，在拳头中把信揉成一团就从家里径直向倾盆大雨之中跑去……

信中报告玛丽·甘培尔小姐因患热病今年某日在戈列诺克港逝世，并安葬在那里西边墓地，在造船巨匠玛克菲尔家族的一小块土地上。因此已故甘培尔小姐的亲戚向彭斯先生请求不要由于他们的信而不安。

彭斯永不忘他心中的玛丽，他写了这样一首诗：

你们啊，河岸、山坡和溪水，
环绕着蒙哥马利的寨楼，

愿你们林木苍翠花儿美，
愿你们的清水长流！
夏天在哪儿初露面目，
哪儿它逗留最久；
我和亲爱的高原玛丽
最后在哪儿分手。
快活的青桦树开得多美，
好一片山楂花盛开；
在那芬芳的树阴底下，
我把她紧搂在胸怀！
宝贵的时刻展开仙翼，
飞过我俩的头顶，
因为亲爱的高原玛丽
可贵如光和生命！
山盟海誓，紧紧相抱，
依依是我们的别离；
约定日后再来相会，
我们俩就忍痛别去；
但是啊，死亡像过早的霜冻
使我的花儿早夭！
如今裹着高原的玛丽
是冷冷的土，青青的草！
如今苍白是那双朱唇，
我曾热烈地接吻！
永闭了是那明亮的眼睛，
她们曾温柔地向我盯！
如今消逝于无声的尘土
是她那爱我的心！
但是在我心灵的深处，
玛丽将永远长存！

（见袁可嘉《驶向拜占庭》79页）

1786年11月27日，骑着别人的马，没有一个熟人，老朋友理奇孟特除外，也没有介绍信，罗伯特·彭斯向“北方雅典”苏格兰首都，一个美丽的爱丁堡市出发了。

第三章 古老的德茂库尔

1 初到爱丁堡的成功

克列克兰勋爵为罗伯特·彭斯举办了欢迎舞会。彭斯看到舞会周围飘动的一切，就像雾弥漫着……绶带、翎毛，花边刚刚遮掩着女士太太的背和肩。她们急速地扇动着小扇，用富有好奇心的眼睛望着彭斯，露出了惊讶的笑容。男子汉戴着不高的时髦的假发，左右垂着香肠似的一绺卷发，穿着深蓝色的、酒红色的、浅绿色的坎肩，脚下穿着带有名贵扣子的鞋……罗伯特·彭斯也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他今天也穿上了带有银质扣子的骑兵长靴。今天他和理奇孟特一块狠狠地用白粉和醋把这些扣子擦亮。总之，今天，他穿戴不错。

今天彭斯的女舞伴，就是美丽的艾丽佳·苞尔涅穆小姐。彭斯一见到她，他的心“如同火绒一样燃烧起来”。艾丽佳小姐，是一位柔弱而幽雅的姑娘。听这位安琪儿弹竖琴是最高尚的享受，她的父亲孟苞戈勋爵，高高个子，干瘦的、鹰钩鼻子。孟苞戈勋爵是爱丁堡著名的学者之一。彭斯曾两次在孟苞戈勋爵家里吃过午饭。同孟苞戈勋爵交谈使罗伯特·彭斯感到愉快。如果彭斯 10 年前来，他就会遇到两位驰名的人物：哲学家尤玛和经济学家斯米特还在世。而在大学讲《道德哲学》的驰名教授，正是彭斯认识的斯丢阿尔教授。他同彭斯会晤以后，撰写了关于彭斯的诗歌的论文。他鼓励彭斯坚持诗歌创作。

而今天斯丢阿尔教授没有在舞会上。因为他不属于贵族，通常上流社会不邀请学者、医师、律师来做客。

舞会正进入炽热中，突然大家喧哗起来，勾尔顿公爵夫人来了。

由于老交情，她受到爱丁堡整个贵族的邀请，虽然她已经过 37 岁了，并养育了 3 个孩子，但她仍葆有漂亮的容貌。打猎、跳舞、快乐的游戏她都乐意参加。她贪吃鲜牡蛎，跳舞可以一直跳到天亮，喝酒不醉，玩纸牌可以赢过牌迷。她喜欢爱丁堡的“上流社会”，她可以原谅一切戏谑似的行为。她以到过伦敦宫廷而自豪。由于她的出现，舞会上的所有人都活跃起来，生气勃勃了。

关于艾尔郡的农民诗人的事她早就听说过，她的朋友克列克兰勋爵把彭斯的诗送给她看，她也读过《情感的人》作者玛根金写的关于彭斯的论文。

勾尔顿公爵夫人很喜欢彭斯的诗。她对彭斯的诗《致虱子》的有趣描写，特别地感兴趣，她已把最后的几节记住：要是你出现在老太婆的破帽里，

那不会出我的意料，
躺在穷小子的背心里逍遥，
也不会叫我惊奇。
可是小姐新买的意大利帽，
那不是你的撒野之地！
啊，珍妮，请不要摇头晃脑，
卖弄你的青春美貌，
你哪知这坏蛋已经爬高，
速度无比！

我怕你那挤眉弄眼的一套，
只会叫人把它注意。
啊，但愿上天给我们一种本领，
能像别人那样把自己看清！
那就会免去许多蠢事情，
也不会胡思乱想，
什么装饰和姿势会抬高身份，
甚至受到膜拜！

（见王佐良《彭斯诗选》106页）

公爵夫人对彭斯诗中的苏格兰曲词丝毫不难为情。她想到，一定要亲自对这位彭斯测验一下，于是吩咐一年一度的卡列顿猎人俱乐部跳舞晚会的筹备者把艾尔城的这个“有趣的”人邀请来参加，她的话就是法律。

彭斯这时站在她面前，低垂着漂亮乌黑的头。她发现，没有扑粉的头发比假发更令人喜爱，尤其是天然卷曲的头发。公爵夫人向客人提出一些问题，彭斯用低沉、令人愉悦的语调回答着，毫不拘束而又含有尊敬，并恰到好处地插入一些法国话。“这算什么无知识？”公爵夫人思索着，面带着微笑。她想在这位梦想成为小城镇消费税征收员、艾尔镇的农场主、“诗人殿下”的面前，就连国王和大臣都会黯然失色。

整个晚上公爵夫人一直同诗人跳舞。女宾互相私语着，克列克兰勋爵温情地微笑着，彭斯为自己受宠而高兴。当告别时，彭斯把头低在公爵夫人的手上，并极恭敬地亲吻她的手套。这是一种亲昵的姿态。公爵夫人微微地扬起眉毛，但彭斯却用那镇静地、温存而又感激的目光望着她，而她面红耳赤地垂下眼睛。

“您的客人完全冲昏了我的头脑”，当克列克兰勋爵扶她上轿式马车的时候，她大声地说道。

这些话在人群中流传，就像火花点燃了导火线，首都“大世界”的门在罗伯特·彭斯面前已敞开。

彭斯黎明回到家里，坐在床边，耷拉着脑袋感到疲乏，而躺在床上的理奇孟特睡得正浓。

突然间，彭斯害怕起来，他感到这几天的变化太大了，仿佛从黑暗中一下子被拉到明亮的使人目眩的灯光之下。在爱丁堡的这三个星期是在极度的纷乱中度过的。最初他什么地方也不去，无论谁也不见，只在近处高高的石房子中间的如同峡谷一样的小胡同里游逛。石头，处处是灰色的石头。城市里高耸着巨大的石头城堡，教堂四周围绕着石墙。他顺路走进书铺。这个书铺是由50年以前出版第一部苏格兰歌曲集的诗人艾兰·兰姆赛开办的。可以说他的藏书在这里得到保全，古代的故事诗和歌曲集应有尽有。现在兰姆赛的古老的小铺子由克列克兰勋爵的从前的老师威廉·科里奇先生来管理。克列克兰勋爵有意让彭斯同科里奇认识。科里奇在这个城市里有最好的印刷厂。如果克列克兰勋爵说服卡列顿猎人俱乐部的所有成员帮助认购彭斯的新诗集，科里奇就会同意印刷它。彭斯到爱丁堡后的第一天还去了一趟教会公墓，那里安葬着诗人罗伯特·费格生。彭斯长久地在墓地中寻找费格生的坟墓，向看守墓地的

人打听费格生的墓，可是谁也不知道费格生的墓在哪里。

罗伯特·彭斯看一眼理奇孟特，他仍在沉睡。理奇孟特的圆圆的脸，表现出心满意足的样子。亲爱的理奇孟特不仅为朋友让出了自己的半个床，而且为彭斯的成功、为彭斯每次顺利而高兴。

盖文·汉弥尔登收到了彭斯从爱丁堡寄来的第一封信。罗伯特非常好地完成了他所委托的一切事情，包括到法院和档案馆应查询的事情。信中彭斯谈到自己的情况：

“关于我个人，我高兴地告诉您，我会很快驰名了……由于克列克兰勋爵的坚决主张，卡列顿猎人俱乐部通过决议，俱乐部全体成员毫无例外地认购我诗集的第二版。明天认购名单就会出来。我在下一个邮班把名单寄给您……”

随后彭斯向汉弥尔登和他的朋友、银行家、艾尔市长德荣·巴拉塔寄出了第二版诗集和认购名单及报纸的剪报。

彭斯在给巴拉塔的信中写道：“朋友们把许多著名人士介绍给我认识，如公认的我的保护者勾尔顿公爵夫人，还有律师委员主任以及德荣·乌爱特福德先生等。在学者中间，我的朋友有斯丢阿尔特教授、布艾尔医生和《情感的人》作者玛根金先生。很快我又认识了一位慷慨好施的最高法院书记员米尔列鲁阁下，昨天晚上应他的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同科里奇关于我的书出版事宜已达成协议……”

在整个12月和1月里，正如那句刻板式的句子所说的，彭斯“沉湎于上流社会的娱乐中”。他在布艾尔医生处同文学家进早餐；在他的朋友艾尔斯梯律师处同克列克兰勋爵吃午饭。在跳舞晚会上同城里第一美人跳舞。他把自己的往事和友情都献给了斯丢阿尔特教授。每天早上，按农村习惯很早起床的彭斯，就在斯丢阿尔特教授家的窄小的摆满了书籍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者同斯丢阿尔特教授一起去散步。他们上了山，走向圆塔形灰色墙壁的爱丁堡城堡，观赏着在寒冷清晨薄雾中的古老城市，弯曲而陡峭的小胡同，宽阔通道的布利兹大街。有时候，他们站在山顶，从那里可以看到环抱着古老城堡的市镇、小乡村的整个山谷。房顶上盘旋着清晨炉灶燃起的烟云。彭斯聚精会神地细瞧着这些青白色的云。彭斯有一次告诉斯丢阿尔特教授，与宏大的城堡相比他心中更喜欢这些缕缕炊烟。谁都知道，在这些难以辨识的小茅舍里住着可尊敬的人。常常回家后，斯丢阿尔特教授把自己同彭斯的交谈记录下来。斯丢阿尔特教授感到彭斯的语言精密而又标新立异，彭斯的语言幽默、敏捷。彭斯对有缺点的朋友很少说生硬粗鲁的话，更多的是温和而宽容的话。

1月13日，斯丢阿尔特教授参加苏格兰共济会支部的隆重大会。会议产生了爱丁堡众多共济分会的全体委员，骑士团团长隆重地向大家宣布并举杯祝贺“卡列顿和卡列顿弹唱诗人彭斯兄弟万岁”，伴随他的祝词整个会场响起支持的呼声。

罗伯特·彭斯在一封信中谈到这件事，他补充说：“这样的意外，对我来说，我如同受到巨大的撞击似的，全身震动。我兴奋地回答，绝不能愧对它！……”

共济会分会的骑士团团长、年长令人敬重的菲尔格逊教授对彭斯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几天后又举办宴会来祝贺彭斯。他邀请来自自己的同行。他们中有斯丢阿尔特教授和教育家德若舒·乌科尔，还有同彭斯比较早

就认识的布艾尔和布尔艾科贸科。陪伴失明的布尔艾科留科一起来的是他的秘书，年轻的姑娘玛尔戈列特·查尔梅丝，大家都称呼为“我们的蓓吉”。她有一双深棕色的大眼睛，尖下颏，说话声音非常好听。她的姿态优美。蓓吉也很喜欢彭斯。蓓吉的父亲，一位不太富裕的农场主，曾给女儿非常好的教育。蓓吉与彭斯多半是在布尔艾科留科医生的客厅里往来。蓓吉有时高声朗诵或弹奏小钢琴。彭斯同她在一起毫不拘束。彭斯给她写过非常好听的歌曲。遗憾得很，不知谁扣留了这些诗，坚决不同意出版。因为在这些诗行中，蓓吉的面容，以及她的幽雅的体态，她的善良纯真描写得非常好……

这一天晚上，菲尔格逊教授家里来的客人中最使他满意的是“弹唱诗人”彭斯。彭斯在宴会上朗诵了新的颂诗《转向爱丁堡》。爱丁堡，又叫做“古老的德茂库尔”。

大家被彭斯的朗读吸引住了。教育家德若舒·乌科尔这样描述过：“他朗读得缓慢、清楚，富于表情。对意味深长的段落，他特别注意，用自己富于感情的声音竭力强调。朗读时他站着脸向窗户，他的眼睛也注视那里，而不是看着听的人”。

在那个夜晚，彭斯尤其受到青年人的仰慕。其中就有一个年轻人叫瓦尔特·司各特，他当时只有15岁，是一位律师的儿子，后来成为文学界的骄傲，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司各特后来曾回忆谈到：“在这里我诚实地说：我见到彭斯是在1786—1787年，我当时只有15岁。彭斯当时第一次来爱丁堡。汤姆·戈列尔逊先生，我的父亲，在当时是个办事员。他认识了彭斯并答应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顿饭，可惜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有过一次机会，我同这位著名人物认识了，我在大家敬重的菲尔格逊教授家里见到了他。许多有名的文学家和学者都聚集在那里……自然，我们年轻人默默无声地坐着、看着和听着。那个时候，彭斯看着一幅别别尔制作的版画，那里画着一个僵死的士兵，而在他旁边，是他不幸的狗，另一个是手中抱着孩子的孀妇。在版画下面，作者写道：不幸的小孩子，耶稣教徒满脸泪痕……”

“这幅画激起了彭斯的灵感。他眼中泪珠闪烁起来。他问，这是谁的诗，除了我，无论谁也想不起来了。这一诗句来自几乎被人忘掉的诗人列戈贺尔纳很少引人注意的标题为《宇宙的法官》的诗中。我低声说出所熟悉的这一句，而彭斯立即向我表示谢意。彭斯表示出的朴实的礼貌，使我非常高兴，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也很高兴。

“他身体健壮，身材不高。他举止朴实，而毫不笨拙。印爱斯米特是一位曾为彭斯画像的艺术家，他画的彭斯的面容有些小，我以为他有着比肖像大得多的大脸盘。如果我没有接待过具有古老苏格兰文化道德修养又非常聪明的农场主的彭斯，我就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他不像现在一些土地所有人，沉重的劳动使他雇用一个佃农，而他这位“亲爱的主人”，也亲自扶犁。我觉得彭斯很聪明又有远见，他的双眼流露出诗人的天性和热情。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眼睛，即使会遇到同时代中的最好的最优秀的人物。彭斯在与学者的交往中，他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又毫无令人厌烦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当与人意见分歧时，他不动摇，坚定地为自己的信念辩护，既沉着而又谦虚……”

2 苏格兰！墓碑下是你的诗人！

彭斯被人领去与斯迷尔和西尔相见。斯迷尔是出版商科里奇的印刷厂主，西尔是科里奇的办事员。斯迷尔和西尔一起同彭斯筹备诗集爱丁堡版的印刷。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特别喜爱彭斯这本书。如果能与正义的编辑和出版者、细心的校对员和高明的装帧员共同配合，密切合作，而且成为最亲近的朋友，那么彭斯的书就会很快出版。

彭斯非常顺利。大概，再想找到比斯迷尔知识更加全面、工作更认真的编辑是困难的。斯迷尔身材高大，头发蓬松。正像彭斯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位天资极高，知识无穷尽的，具有最宝贵激情的，世上极敏锐的人。”排字工人兼校对员邵列尔，是斯迷尔的助手，也是爱丁堡中一位散漫而怪诞的人。

斯迷尔还有一位朋友，那就是可爱而腼腆的刻板匠詹姆斯·约翰逊。他忘我的喜欢音乐，并同风琴手科拉尔科共同搜集古老的苏格兰歌曲。斯迷尔介绍约翰逊和科拉尔科同彭斯认识。这次相遇成为他们更深友谊的开始，今后他们将更有兴趣地在一起工作。

约翰逊并不是第一位搜集古老苏格兰歌曲的人。在18世纪初爱丁堡的一位印刷厂主乌特逊就出版过他自己搜集整理的《庄重戏谑古代现代苏格兰歌曲汇编》。这三卷集的汇编，激起了苏格兰人民的民族意识。他们想尽力把苏格兰从英吉利独立出来，因为英吉利不仅把自己的政治制度，也把英吉利的语言和文化硬塞给苏格兰人民。乌特逊在前言写道，这是搜集最好的诗歌和“苏格兰方言”歌曲的第一次尝试。编者以自己书籍的奇异性和文献性而自豪。

制版师詹姆斯·约翰逊连做梦也没想到会遇到像彭斯这样情投意合的战友。他打定主意把搜集到的苏格兰歌谣汇编整理定期出版，刊名为《苏格兰乐府》。彭斯就这样成为约翰逊的重要的合作者和撰稿人。

现在约翰逊同彭斯在风琴手科拉尔科家里已坐了一个小时，科拉尔科为他弹奏了许多古老的曲子。他们高声唱着非常好听的苏格兰民间曲调。彭斯和朋友在一起喜欢说笑话，毫不拘束地唱着歌曲。朋友们一致同意把苏格兰优秀的民间歌谣、一切大众喜闻乐见的曲词和音调保存下来。

彭斯非常热爱苏格兰民谣。他为熟悉民谣曲调，从小就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他一生苦心搜集了600支民间曲子。他对民间曲调的熟悉程度到了“只要给我一两行歌词，我就知道这是哪一个歌曲”的地步。

彭斯不仅是苏格兰民谣的保存者，更是一个创造者。彭斯确实把民歌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还写出了《爱情与自由》这样的民歌联唱。《爱情与自由》无论叙事、写人与民间风俗，发泄流浪者的情绪，表现歌曲的动听与多变，都堪称音域广阔、内容丰富的交响乐式的杰作。

《爱情与自由》，又名《快活的乞丐》，是关于爱情和自由的颂歌。请听一下这首令老战士激奋不已的歌曲：

我是战神之子，百战老兵，
到处脱衣让人看伤痕，
这一枪为了女人，那一枪来自法军，

当时两国交锋，好一片金鼓声。
我刚学会打仗，队长就一命归阴，
正是魁伯城外胜负难分；
等我精通武艺，又是一场血战，
攻下了古巴城堡，好一片金鼓声！
最后我又跟寇将军炮轰直布罗陀，
留下一腿一手作为英勇的证明，
但如果国家需要，艾节挂帅，
我就用断腿也要去追那一片金鼓声。

（见王佐良译《彭斯诗选》192~193页）

而这歌曲中有一位大胆的铜匠，是无忧无虑的流浪汉。他站在住户的窗下，拉着长声吆喝：

我的好姑娘，我干的是铜匠活，
我的职业是补锅。
走遍基督教的天下，
处处都做铜活。
我也曾为饷银去从军，
英勇的队伍册上有名，
但只要念头一动，我就开小差去补锅，
任他们怎样搜寻，也寻不到小弟我！
呸！那小虾米算个什么！瞧他那皮包骨头！
他只会满嘴胡诌，扮演小丑。
请看我身上的围裙、袋里的榔头，
手艺人的幸福我俩共同来享受！
这口锅是我信心所寄，希望所求，
让我指锅对酒来赌咒：
从今以后，我一定叫你衣食不愁，
否则我死也不再喝酒！

我们在《爱情与自由》这一颂歌中，听到那明亮的、无法遏制的极强烈的声音，就来自诗人自己。他为这一切歌唱：

在这一夜，心口和酒杯
我们都已装满，
这儿，酒宴人人友爱，
大家都是醉汉，一切平等相待！

流浪者、快乐的姑娘、流浪乐师以及手艺人，齐声唱起万古流芳的叠句：

滚开！靠法律保护的顺民！
自由才是光荣的盛宴，

法庭只为懦夫而设，
教堂只给牧师方便！
(同上书，第 207 页)

彭斯写过上百首歌曲，这是其中最好的。这支歌曲已传唱到世界各地。

彭斯自从与约翰逊决定合作刊出《苏格兰乐府》后，经常把自己搜集和创作的歌曲交给约翰逊。有时，罗伯特·彭斯又与斯米尔在城市里长久地徘徊。他们边走边谈，彭斯向斯米尔谈起诗人费格生，可是斯米尔不知道费格生埋葬在何处。费格生在医院逝世时斯米尔不在城里，好像是演员乌佳把他安葬的。

2 月里，大地几乎没有雪。彭斯又来到公墓，爱丁堡剧院的演员乌佳、斯米尔的朋友带他到公墓里的一座小山岗。乌佳记得自己曾用医院的大平板车和公家的棺材安葬了贫穷的鲍伯（费格生的爱称）。乌佳是惟一为费格生送行的人。鲍伯死在 10 月，他满 23 岁……彭斯决定帮费格生树立墓碑。

晚上，彭斯仔细地削尖羽笔，他向当地教堂年长者和克诺克埃斯的地方教堂写道：

高尚的人士们，我以忧虑的心情得知，在你们的公墓中，有一座荒废了的被人忘记的坟墓，长眠着正义的博得荣誉的诗人罗伯特·费格生的遗骨。他的才能永远为苏格兰增光……请求诸位，允许我在所敬爱的遗骸上建立起平民百姓的墓碑，为的是保存住诗人万古流芳的不朽的记忆。

彭斯把信再看一遍，并写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彭斯为费格生立墓碑的请求，最终获得了教堂的同意和支持。彭斯从光滑的石板中为费格生挑选出一块墓碑，并在墓碑上刻上诗人费格生的名字、生日和逝世日，以及用诗来写的简短的墓志铭。

彭斯曾亲自说过，他常常“用火”来象征自己的先驱。他从童年起就喜爱葛蕾的《墓园挽歌》，特别是那最后的诗行：

这里边，是一位青年，
生平从不曾受惠于“富贵”和“名声”；
“知识”可没有轻视他生身的微贱，
“消愁”把他标出来认作宠幸。
他生性真挚，最乐于慷慨施惠，
上苍也给了他同样慷慨的报酬；
他给了“坎坷”全部的所有，一滴泪；
从上苍全得了所求，一位朋友。
(见卞之琳译《墓畔哀歌》)

彭斯为费格生写的墓志铭，就好像接着葛蕾的诗行往下写似的：

不论骨灰罐，不论宏伟的言论，

不论对他偶像的保护都没有，
只有无装饰的墓碑严肃地说：
苏格兰！墓碑下是你的诗人！

那些天里彭斯常常想起诗人葛蕾。一件不愉快的事也正是因为葛蕾而发生。一天，他参加一个朋友的早餐会，一名教士当着彭斯的面批评葛蕾的《墓畔挽歌》。彭斯顿时火冒三丈，非要那教士具体讲出该诗中哪几行写得不好。恰巧那个教士背不出原句，彭斯使用讥讽的口吻说：“先生，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可以对诗句评得头头是道，但毕竟还是一个他妈的笨蛋。”

女主人的小儿子，被彭斯气势汹汹的样子惊呆了，他坐在女主人的膝上，惊慌失措地看着彭斯。彭斯看到孩子眼神，心生歉意，就向孩子弯下身去，带着微笑说：

“请原谅，我的小朋友！”

3 不会卑躬屈节

这一年春天罗伯特·彭斯第一次没像往年一样一头扎在田地里。

他来到了斯米尔的印刷厂，在那里等待书的印刷。印刷厂的情形因彭斯的到来而令人振奋：彭斯在一条长桌上校对清样，他坐的那条特殊的凳子被排字工人称做“彭斯的沙发”。有一次，当彭斯不在的时候，有一位勋爵达尔利孟在那里坐下。彭斯回来时，请勋爵到排字车间去。

“请您让座，阁下，”斯米尔说“这座位的主人来了。”

“把座位让给这位肆无忌惮的大眼睛的年轻人？”达尔利孟勋爵感到吃惊。

“这位年轻人是罗伯特·彭斯，诗人。”斯米尔清清楚楚地说出。

“天啊！”勋爵从凳子上跃起，“简直可以把你们印刷厂的所有的椅子都让给他！我亲自认购了三本他的书！……”

坐在这个凳子上，彭斯几乎成百次地重新阅读自己的诗歌。

他的书出版后不久就脱销了。书里有卡列顿猎人俱乐部成员的献词。可是有人读了他的诗歌后，劝告他“少使用一点苏格兰方言”。甚至批评家穆尔博士也多次写信教导他：

“十分明显，您已经精通英国语言结构，而且拥有丰富的形形色色的词语储备。所以将来您应少采用土里土气的方言。因为运用那个，就把您的读者仅仅限制在能懂苏格兰语言的范围内了，照我的理解，您为什么不可以把能按英语来理解您的诗歌的所有人都包含进来呢？您应该紧跟着写出比您至今着手搞的内容更丰富的作品来。我想说，不管什么样的题材您都应考虑。您应多读希腊和罗马的小说故事，我相信，熟悉了这些，您就能做到比通常做得更好更多。”

“我怀着敬意听完了您的评价，”彭斯在回信中写道：“但，非常遗憾，它来晚了。在诗中有某些差错，毫无疑问，我可以修饰或删除，可是书已印出……，您的希望，即所赞叹之处甚至连许多著名作家也永远成为不能实现的梦想。而我所竭力追求的，是希望我的同行，住在茅舍的普通老百姓，喜欢苏格兰方言，让我的诗歌很容易被他们了解和喜爱。我乐意承认，我有一点诗人的才能，就凭这些作为一个作者，一个深思的作者还是不够的……”

彭斯在收到邓禄普夫人的批评信时，态度可就没这么柔顺了。邓禄普夫人因《梦》中有“对国王的不恭敬态度”而责难他，彭斯轻视她的“可贵的劝告”：

“您的批评，太太，我接受，哪怕遭到它的伤害也好。您说的话，我非常不听从劝告。比我更配做诗的诗人，谁有什么令人羡慕的特权和财富呢？！然而鄙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人，无论在诗中还是在散文中决不谄媚。指天发誓，无论在谁的面前，我决不会卑躬屈节。我不大为国王、勋爵、批评者和其他人做事。

“太太，在喜欢我的诗的一些人中您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称赞。至于说到我的《梦》，引起您的不满。一个月后或者更早些，我将到您那里，到您府上，为它辩护并详细地发表意见……”

他向邓禄普夫人证明，他有权利可以随便地同国王闲谈，并提出他的劝告：

国家的立法者，
我不愿丢脸，
可以说，你们没有这样的聪明，
把我们老百姓率领。
您只吩咐官员们，
授予名位，确定身份，
决不能把国家驾驭、操纵，
到那样遥远的一天……
我不能对威廉·彼德
有什么怀疑。
我亲自剪牝绵羊的毛，
他却愤怒地把我们剪碎。
我知道，您处处借债，
没有多余的花销。
碰到鬼啦！愿他有积攒，
甚至拥有我们驰名的海船，
一直到那样威严的一天……

在爱丁堡的日子里，彭斯懂得了许多东西，他亲眼看见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靠谁来决定。诗人在诗句中表达出自己的愤怒。

他也开始怀疑那一些围着他转的贵族了。他出身低微、自惭形秽；他们自恃高尚，根本瞧不起他。在他们心目中，他只是一闪即逝的昙花，值得一看的怪物。权贵者惊诧的只是，一个粗鄙的耕夫竟具有如此非凡的天赋。因此，他只能是大千世界中的怪胎，仅仅是供他们取乐的玩物。

4 游历苏格兰南方

1787年4月21日彭斯的诗集出版了。科里奇一下子放心了，1500本按订购单分别寄送，剩下的500本两天内也已卖光。

科里奇4月23日邀请彭斯到自己的办公室，并同他签订了合同。彭斯从科里奇那里得到了100基尼（英国旧金币，等于21先令）。

100基尼是一笔巨款。彭斯头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实际科里奇应给他300英镑，但这笔钱对彭斯已是前所未有的。

彭斯把这笔钱一半寄给莫斯基尔的吉尔贝特，一半用做旅游费用。他拿定主意去苏格兰南方参观。

彭斯的同伴是22岁的鲍布·艾斯利。

1787年5月初，他从容不迫地沿着苏格兰的绿色丘陵登程出发了。他曾考虑过旅行结束一定去看一看农场，从邻近城镇顿弗力斯的有钱的地主巴特利科·米列尔手中把农场承租过来。但现在彭斯竭力什么也不想，放松自己，轻松去旅游。

他希望他所游历的地方有趣闻轶事，那里“每个古战场如雷贯耳名声远播，而每条小溪都可编写出歌曲。”

在一个不大的笔记本中，他简短地记下旅游的观感：

5月6日，腊灭优尔山岗阴森而凄凉，有时也很美，美丽如画。

5月7日，同菲尔敏诺木先生共进午餐。在学术辩论会上菲尔敏诺木先生击败了霍尔切尔。

5月8日，非常美丽的跨越鲁·特伯德河的大桥（鲁·特伯德河是发源苏格兰的边界河）。两岸，特别是苏格兰这一岸有令人神往的风景。

5月9日，在德热特戈尔早餐。同列杰尔特大尉共进午餐。由于我有诗人这个尊号，他对我表现出特别的敬意……我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轰动了各地……

会见、午餐、早餐、举杯……古城德热牧尔授予彭斯令人敬爱的公民称号。克列克兰勋爵的姐姐戈丽特夫人，请求彭斯把他未发表的诗作送给她。福艾尔市长的妻子向彭斯询问对她的水彩画的意见。他在日记中写道：“福市长夫人是多才多艺的美术家。”

彭斯同艾斯利一起到他的家乡做客，在那里彭斯见到艾斯利的小妹妹，彭斯写道：“艾斯利小姐非常可爱！她的教养非常好，那样真诚、淳朴和善良。庆幸见面，留下永远的回忆……”

日记也显示出彭斯的特点，他记载了所经各地的耕种和农民、农场主的生活状况。在别尔维科斯，那里的土地和气候均适宜耕种，当地农场主们的富足以及不依赖神像的生活使彭斯震惊。

“在科尔沼，许多农场主被邀请到俱乐部里，此时绅士们正在高谈阔论。他们每个人都有游乐、打猎需用的骏马，价格从30英镑到50英镑。在州设的猎人俱乐部里可以骑马带狗追捕狐狸。”

“农场主们比此地粗鲁无学识的农民更讲究、更豪华……我本来以为人有较高的审美能力，人有情感……但此地的农场主对佃农和邻近的农民采取十分野蛮的行为。”

旅行中彭斯看出来，艾斯利是一位充满激情而又非常顽皮的人。可

是，艾斯利很快就走了。因为他两周的假期已经结束，往后由一位令人感到乏味的人跟随彭斯。

旅行中彭斯心情不快时就过分饮酒，夜里他时常无法入眠，渐渐这位好人得了心脏病。有一天夜里他感到不舒服，小酒馆里的仆人在他的床边一直守候到天亮。

游历结束后，他离开了爱丁堡。在回乡的路上，彭斯怀着忧郁的情绪去看从巴特利科·米列尔那里承租来的农场。它有三处。彭斯认为艾力斯兰农场美丽如画，尼塔河的陡峭的河岸上，生长着茂密的树林，离热闹的城市顿弗力斯只有六个半米里亚（一米里亚为 1609 公尺）。农场管理员说，租金不高，一年 50 英镑。但他告诉彭斯，农场的房子要有人住，说实在的，还须补建牲畜房，为的是给土地施肥用。

彭斯答应想一想，再找有经验的人商量一下。他在内心对此不抱什么希望的，他期望早日顺利地进入消费税管理机关。

目前从科里奇那里还没有收到全部的钱，于是承租农场这件事是无果而终。

首先应当归家，同吉尔贝特商量一下，莫斯基尔的事情怎样，孩子怎样。

还有杰恩怎样……

5 回到莫斯科尔后

1787年6月8日罗伯特·彭斯回到了莫斯科尔。他把自己的箱子留在小饭馆的老板那里，并请老板收拾一下房间，照料一下忠诚的小母马。彭斯独自带一包东西，其中放着给家人的礼物，顺着莫斯科尔的熟悉的小路迈步走起来。各种灌木丛交错挺立在田间小路两边，熟悉的鸟儿高声歌唱。彭斯已经不是走了，而是跑，累得直喘气，然而他想，无论哪里，都没有这里的耕地这样令人陶醉。

晚上，疲乏的彭斯受到全家的欢迎。他们互相交谈，彼此问长问短。同亲属们的会见令人高兴，母亲和姐姐都感到那么幸福，沉默寡言的吉尔贝特微笑着。孩子们红红的脸颊，晒黑了的小脸多么可爱！同朋友们快乐地共进晚餐，频频举杯。终于只剩下彭斯一个人留在房间了，这时，门轻轻地打开了。彭斯感到心脏猛烈地跳动起来，是杰恩！杰恩来了。

杰恩和彭斯并排坐下，无言地用手搂住他的脖子，紧紧地把他拥抱。

快到天亮之前，彭斯听到杰恩突然起床。他吃惊地睁开眼睛，怎么现在她就要回家？杰恩平静地说，母亲早已叮嘱过她。她最后吻一吻彭斯，走了。

现在，当彭斯成名有钱的时候，阿穆尔变愤怒为宽恕！所以，这个巫婆、杰恩的母亲，亲自密派女儿到他这里来！

不，决不容许这件事！彭斯甚至想决不再向杰恩求婚，无论如何也不能！

当然，他爱她，但决不能原谅。

他连一天也不愿留在莫斯科尔，他现在就走！

罗伯特沿着苏格兰山地走了10天。他离开格拉斯哥市，穿过北方湖泊。他的情绪是悲观的。他甚至改变了对人们的情感。他曾向尼可尔写道：“无论什么时候，我的朋友，我不认为人类倾向于高尚。比如爱丁堡贵族绅士是高傲的，而我的贫民兄弟是奴颜婢膝的。从前，在我回家以前那个时候，对我斜眼相看，几乎使我放弃了一切希望。我买了一本《弥尔顿》袖珍版，我自己经常带着它。经过研究，我觉得撒旦是一个伟大的可敬的人物。他有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独立精神，勇敢无畏倔强不驯服的性格，无所畏惧的伟大胸怀和对困难蔑视的高尚品质。不错，现在我手中有不多的钱，但我害怕，那些极可恶的明星人物给我头上送来不祥之光，会把我的一切化为灰烬。这是危险的命运，我害怕，会把我的前程埋葬！！！”

在这个夏天他几乎完全不写诗了。当苏格兰重要活动家德热木·赫切尔·布艾尔先生逝世的时候，尽管爱丁堡的朋友请求罗伯特为他的死写悲歌，也被他礼貌地拒绝了。

在这多事端的1787年的7月里，彭斯又回到了莫斯科尔。

这时他病了，生气，耍脾气。母亲和姐姐服侍他，他虽然感激，可他们连什么也没有得到回报。他几乎不能同杰恩相见。有时候，他离开莫斯科尔在外面过夜，忍不住就到杰恩的窗口下吹口哨，于是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使他们彼此相望。

他的生命新时期开始了。他知道，是该解决杰恩与自己的关系的问题了。而对自己的诗才发扬也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因为，他知道苏格兰

人民现在要听他的声音。

为此他应当保存自己艺术创作能力，还要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国家和自己国家的歌曲、传说。

彭斯动身往爱丁堡，随后就去旅行。

6 游苏格兰山地

8月3日，彭斯又去了苏格兰首都。他准备从那里去苏格兰山地，然后顺便去拜访阿托尔公爵和勾尔顿公爵夫人，他们早就邀请彭斯到他们的夏季公馆去。威廉·尼可尔8月开始休假，彭斯邀请他与自己同行。

8月24日，彭斯和尼可尔从爱丁堡出发，往北方苏格兰山地，坐着没有车篷的两轮马车。

在爱丁堡的三周，彭斯稍微安心。他住在学者科鲁森的家里。他的主要朋友是科鲁森的小女儿德热妮。为研究两卷本的《苏格兰乐府》一书中的歌曲，彭斯常常请小姑娘给他唱出曲调，然后他配上词。他赠她一本小书，并领她去王子大街附近的公园游玩。

晚上科鲁森的客厅里聚集一帮朋友，有给德热妮上音乐课的风琴手科拉尔科，给彭斯送来《苏格兰乐府》的约翰逊及威廉·尼可尔，还有给他们唱歌的德热妮。德热妮为客人们唱起彭斯写的歌：

含苞待放的花，
月辉人间的晚间，
舒展朵朵花瓣，
清晨花枝更娇艳。
清晨徐徐浓雾来，
玫瑰花儿开，
露珠晶莹明净，
芬芳香郊外。

彭斯和尼可尔在这样的歌声中歇息一夜，接着再次动身了。

关于彭斯同尼可尔的旅行，在彭斯的日记、一些书信和他的诗中留下了片断的记事。他们走遍了北方的山地，参观了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去看过被拆毁了的城堡。他们去过印别尔尼斯，那是最古老的苏格兰城市之一。他们去看峭壁耸立的吉卡尔金峡谷，在那里罗伯特·布鲁斯打败了英吉利人。彭斯长久地站在那个作标志的石头前，那里，据传说罗伯特·布鲁斯把旗杆插入“带有鲜血的小狮子”。

“在这块土地近旁没有一个苏格兰人不激动”，彭斯记述道“我觉得，我看到了我的勇敢的同胞，从他们国家的小山中向掠夺者进攻，向杀死他们祖辈的刽子手进攻。为光明正大的复仇和正义的痛恨，血在燃烧，他们的步伐坚定和迅疾，逼近压迫者、侮辱者、血腥的敌人。我看到，当战争胜利的时候，他们互相道贺，歌颂自己伟大的英雄，欢呼自由与独立。”与此同时，彭斯写了一篇名为《这一撮民族败类》的诗篇。请看：

别了，苏格兰的雄声，
别了，我们古代的荣耀，
别了，甚至苏格兰的国名，
尽管武功曾是她的骄傲！
如今萨克河流到索尔威滨，

屈维河流进大西洋内，
只为标出英格兰的一个省份，
民族中竟有这一撮败类！
武力和欺诈不曾把我们征服，
历尽多少世代的战争，
如今几个胆小鬼把大事全误，
为一点赏钱干了卖国的营生。
英国的刀枪我们鄙视，
自有勇士们守住堡垒，
英国的银子却把我们克制，
民族中竟有这一撮败类！
要是我早就看到有一天，
叛徒将把我们出卖，
我必定不顾白发高年，
战死在布鲁斯、华莱斯的坟外！
现在我也要用最后一口气，
大声告诉儿辈：
拿英国钱把我们做了交易，
民族中竟有这一撮败类！

他们来到了渔村。山上已拂晓，晨雾弥漫在绿色的山谷和秋天金黄土地，长满青苔的古老城堡一片平静。山下喧哗的渔村里，在鹅卵石铺就的集市广场上，渔妇大声喊叫着同鱼贩子讨价还价，狭窄的方形塔楼，破旧的天主教修道院，绿水湖，水流很急的河，河里倒映着弯成弧形的石头桥，这一切彭斯敏锐的眼睛全看到了。

在旅途中彭斯碰见许多有趣的人物。此处北方住着年老的提琴手和歌手尼利·苟乌。“尼利·苟乌给我们表演”，彭斯记道，“他个子不高，身材结实，实实在在的山地居民。银白的头发，明亮的宽前额。他有高深的智力，过分轻信他人，他有个家……”

在尼利·苟乌那里，彭斯记下了许多歌曲。彭斯一路上向精通民间歌曲创作的行家们跟踪调查、细心研究。任何旋律、任何歌曲中的重唱词、叠句，或者一个有深意的词彭斯都细心地记入自己的笔记本中。

尼可尔没打搅彭斯在这个渔村和市镇的停留，在这里，据传说，诞生过苏格兰最好的舞蹈和歌曲。在街上和小酒馆彭斯慢慢地同当地人闲聊着，他喜欢与他一起聚谈。但尼可尔非常嫉妒他们把彭斯待以显贵来欢迎。在这次旅行中他不仅两次破坏了彭斯的情绪，也破坏了一些人准备好欢迎“卡列顿弹唱诗人”的情绪。

而乌科尔公爵正在城堡里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彭斯。乌科尔教授是公爵家里的教员，是一位非常谦虚的学者、彭斯的老熟人。他和彭斯来到距城堡不远的小饭馆，彭斯和尼可尔在小饭馆住宿过夜，乌科尔教授特来领他们去城堡吃晚饭。彭斯在日记中记道：

“星期五，在公爵家吃晚饭，觉得轻松和随便，这是非常亲切热情的一家。我对朋友乌科尔的好见解深信不疑。星期六，去参观了阿托尔城堡的周围地区，非常美丽——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

星期日，彭斯又被邀来城堡吃饭。许多客人来参加宴会，某侯爵带来妻子，公爵的姐姐带着成年的女儿，一句话，全是城中的精华人物。除此之外，公爵的客人中还有罗伯特·盖依·欧佛·菲特利，消费税管理局最有权势的官员之一。所有这些客人急不可耐地等着彭斯的到来。他们都是他的崇拜者。彭斯谦虚地同客人们交谈。当彭斯和尼可尔回来时已很晚了。不知为什么尼可尔极不愉快地说了明天必须动身离开此地的牢骚话。

早晨乌科尔跑到彭斯那里说，缺了他，大家都不愿坐下吃饭。有一位年轻的夫人甚至派仆人收买了彭斯的车夫，故意给马蹄钉钉，为让彭斯再待一天。尼可尔听到这些非常生气，他决定等到五点钟彭斯若不回来，就自己先走。于是他把手放在背后，默不作声地一步一步徘徊。彭斯含着笑意望着他，一边听乌科尔对自己的谴责。乌科尔说，这样好埋怨的旅伴未必令人高兴。彭斯回答说，尼可尔品质和才能都是非常可爱的。

尼可尔本是个非常固执的人。当彭斯劝说尼可尔留下时，尼可尔粗暴说他不打算等候，他愿一个人走。他不是想破坏旅行计划，因为他的假期快结束了。

到了城堡的彭斯不好意思地向朋友们道歉，然后在客人们抱怨的眼神注视下离开，心慌意乱地赶去与尼可尔会合。

乌科尔教授送别彭斯，衷心希望彭斯至少给公爵寄信或者寄来诗歌。

几天后彭斯真的给阿托尔城堡寄来了诗。诗中赞颂了阿托尔美丽的风景，也衷心表达了对阿托尔人们的谢意。

彭斯并不知道，在公爵城堡里是否喜欢这首诗。在那里“卡列顿弹唱诗人”一面受到亲切地欢迎，一面受到自己朋友的抱怨。

唉！这样的历史在戈尔顿公爵的城堡里又重演了。彭斯去那儿拜访，受到了比任何一个地方都好的欢迎：“感谢公爵和公爵夫人，愿上帝赐福给他们！”彭斯在日记中写道。

第二天他去告别，恰好遇上宴会。大家让彭斯坐在桌旁。宴会中彭斯突然想到尼可尔还在客厅等他。彭斯把这件事告诉了公爵夫人。亲切可爱的公爵夫人立刻派仆人，去请尼可尔“与他的朋友彭斯先生同大家一块吃饭。”

派去的仆人看见已坐在四轮马车里的尼可尔非常激动，仆人无论怎样劝说都不能使他答应来城堡。

大概，这一次彭斯没有那样快地同尼可尔言归于好，无论在信中，还是日记中，彭斯对尼可尔没再提上多少句。他送给戈尔顿公爵非常可爱的诗，但他们同阿托尔公爵一样此后再也没有邀请彭斯。当彭斯返回爱丁堡的时候，他发现上流社会圈子里的人，对他都变得非常冷淡，甚至对他斜眼相看。

为了等候同科里奇彻底清账，彭斯在1787年的整整11月和12月滞留在爱丁堡。除此彭斯没有别的办法。

彭斯像从前一样住在科鲁森的家里，顶楼上的房间供他使用。

宽大的桌子上摆满了手稿、乐谱、歌曲集、彭斯亲笔签名的乐谱。

彭斯向自己亲爱的朋友培吉·查梅尔斯寄去了《苏格兰乐府》的第

一卷。彭斯答应“如果我碰到极好的古老的旋律的话”，在下一卷将专门为此填写歌词。

7 与克莱琳达往来

彭斯在一切诗、歌曲和信中谈论着爱情，就像一般人视其为最高幸福那样。当孩子别姬出生之后，连续三个星期日，他曾被强迫坐在表示悔过的长凳上。他也永远记住，伪君子威利“是如何伙同教会对他进行侮辱和迫害的。从那以后彭斯开始反对教会，反对冷酷无情的加尔文学说。这个学说要求对私通者一定要处死刑或者戴上拴有锁链的铁脖套站在教堂门口，或者饱受皮鞭之苦然后游街示众。

这个严厉学说的创始者萨穆·加尔文，临终前虽然对其学说做了修订，规定60岁以下丧失妻子的人，可以同年轻姑娘结婚。但是，连他自己也承认教堂教徒们利用教会进行挑拨离间的活动，可以轻易地宽恕有钱的地主，却对穷人们毫不留情。

于是，这位即将走入彭斯生活中的玛柯·利斯太太就不必担心戴铁脖套的危险。爱丁堡有权利让她不必坐什么“悔过长凳”。

爱茜·玛柯·利斯，来自格拉斯哥市的一位医生的女儿，很早就成为孤苦伶仃的人。年轻而漂亮的詹姆斯·玛柯·利斯律师，竭力讨好这位16岁的姑娘。而当这个姑娘落入他手中时，他那粗野而残忍的恶棍面目就彻底暴露出来。爱茜为他生了四个儿女，但仅有两个存活。当利斯因债务入狱的时候，她得到许可离开了他。爱茜的亲属们，把玛柯·利斯从监狱里赎出来，并设法使他去了牙买加。

爱茜迁居到爱丁堡，在令人羡慕的市区租了个狭小而俭朴的住所。她用价格便宜的地毯，色调柔和的家具，带有精致花边的窗帘装饰房间，并为自己的小孩子摆放一张写字台，她也在那里读长篇小说和写诗。她靠养老金生活。一位年老的勋爵常常帮助她，勋爵是她的亲戚。爱茜准时去教堂，把心中的话掏给牧师科布先生。牧师极留神地关注这位充满诱惑的女教民。可怜的爱茜为自己的不幸而伤心，她期望着死后的快乐来安慰今天的自己。

然而，这个冬天一股骚动在她心中滋生，她听到了关于“无法抵抗的迷人的”诗人彭斯的一些事。她读他的诗，在街上看到他，竟不自主地张皇失措。整个冬天，彭斯住在爱丁堡的时候，她一直寻找机会同他见面，但她绝不让其他人知道。有一次，参加音乐会时，她几乎同彭斯并排坐着。但是他是同著名作家玛根金一起来的。彭斯走到某位漂亮的姑娘跟前，向玛根金先生介绍。可怜的爱茜因彭斯走到其他人的面前而妒忌得难过。

彭斯离开爱丁堡又旋而复归时，冬天已过了一半。

12月6日，望眼欲穿的见面终于实现了。

这是在爱丁堡城另一位名叫尼姆的小姐的邀请宴会上。他看到同尼姆并排的那位漂亮女人正以赞叹的神色望着他。彭斯为这可爱的人而倾倒。他快活起来，毫无顾忌地竭力讨好这位向他表示好意的女子，并答应星期四到她那里喝茶。

可是星期四那天，彭斯不能去爱茜那里，他写信通知她，答应星期六去。

星期六爱茜在壁炉旁的小桌上摆上两杯茶，急不可耐地等着他，并又收拾好札记本。

“我能够诚心诚意地说，夫人，迄今为止，无论什么时候，在我一生中没碰到像您这样的人，我多么愿意和您再度相见，今天这个巨大的快乐已呈现在我的面前。这些念头确实使我陶醉。但昨天晚上从四轮马车出来时，我踩空挫伤了膝盖，现在腿不能动。我不能去看望您。我心急自己不能走路。我的房间安静得如同坟墓。”

“我不能忍受离开爱丁堡的想法，那时我会看不到您。不知道，似乎可以这样解释，您出乎意料地把我整个吸引住了，我难得弄错。您对我了解很少，我是一个古怪的人……有点想法……”

送信的服务员给彭斯送来了回答。爱茜感到遗憾，她不是彭斯先生的姊妹，不过也感觉到，他们有类似的心灵，就像双生子那样。礼节不许她来，但她给他送来自己的诗请彭斯批评。她“预感到彼此交往中会使他得到许多快乐。”

彭斯再读一遍爱茜的诗与信，他有几分快活。当这样幽雅而聪明的女人向他表示愿意“终身友谊”的时候，这多么令人高兴！他给她写了信，如果他们早些相逢，“大家相爱，那么将会造成什么结果……”

这封用最隐晦的恭维话写成的信，爱茜是在星期天去教堂时收到的。虽然承认隐含着爱，她对这炽情却很畏惧。

她写了一封严肃的信给自己的“朋友”，让她不要忘记她已出嫁过！

彭斯收到这封卖弄风情的信，也给以相应的回答。他现在“没有事做”，他说他没有打算欺侮她，如果她心中“迷路”，那么他以诗人人格担保，他只是舍不得这样年轻有魅力的女人弃之不顾。谁都应该保护她，爱她，卫护她。她具有世界上最美好的外貌和最高的心灵，但也可怜，她经受了过分残酷无情的坎坷。她也开玩笑地对他说，他，大概，“等她7年”。然而他准备不是7年，也不是14年，而像在等自己的新娘一样，哪怕400年！

就在这个时候，爱茜和罗伯特的名字也无影无踪。“我想为了您田园诗意的作品更有声望”爱茜写道。“喜欢叫您‘希利杰尔’怎么样？当我署名‘克莱琳达’的时候，我感到少受拘束。”为了爱，他们各自有了化名。

爱茜处每天飞来10页或15页的信，也有一天中送来两次发狂迷恋的信，带来希利杰尔的责难以及推崇。他是英雄，具有上流社会风度的魔鬼撒旦，他让哀求的克莱琳达“把想念转让给上帝”。

她在诗里给他写道：“我不谈爱情，它是最凶恶的敌人！”彭斯非常高兴，从这些诗中挑选出“非常好的古老的苏格兰言调”，并答应很快把它刊登在《苏格兰乐府》上。他自己重新写了又多又好的诗，渐渐感到“歌声是他的心”。

在诗中希利杰尔却向自己心里的圣母克莱琳达说，我们不久将不得不分手，但她永远是他生命中的太阳，将照亮他的一生。

可怜的克莱琳达不只一次地哭泣。她终夜不眠。恐惧自己的爱情将再一次没有归宿。

希利杰尔徒劳无益地安慰她，他们在上帝面前都是纯洁清白的。他们什么不道德的事也没做，他们“没有违背准许的界限”。

当克莱琳达在信中把自己向牧师忏悔的记录札记寄给希利杰尔的时候，希利杰尔忍不住了。

“宴会正在等候我，写得仓促。上帝快乐，请告诉我，在什么条件下愿意同我相见？在我一生中您永远给了我最大的快乐。我没有耐心读清教徒的该死的诡辩！……再见！我明天晚上去你那里，并祝一切平安！我依照您的……我不能写得再长。我爱，永远爱你……”

再一次会面，再一次流泪，“神圣的幸福”和痛苦的后悔。克莱琳达了解希利杰尔。他向她讲述了杰恩、孩子。克莱琳达令人惊奇地给杰恩写信道：“经历爱情之后，宣布与您脱离关系——不，不可能，你这可爱的姑娘、小天使，或是个小女傻瓜！”

可是杰恩在这个时候被父母从家里赶出。

善良的熟人，威廉·木由尔和他的妻子把杰恩收留在自己的磨坊，并把这事给彭斯写了信。

罗伯特在给老朋友理查德·布拉温的信中坦白地说出，“为了年轻的爱丁堡的小寡妇我准会吊死”。彭斯曾向克莱琳达保证将永远地爱她，迎接他们的幸福……然而，杰恩目前正为他受苦，杰恩无家可归，且怀着他的孩子。

彭斯必须回莫斯科去，但在这之前，他先给科里奇写了封很不客气的信，要求他马上偿清书款。

他也跑去请求与消费税管理机关有联系的著名的夫人们引见。为了能进入消费税管理机关，彭斯还只得向克列克兰勋爵求情。克列克兰勋爵是一位非常好的善良的细心人，彭斯许多方面都感激他。他给勋爵写道：

大人：

得知您勋座不赞同我向您提出的请求，但我认真考虑，以我的地位，实现自己的计划，也只有这样求您了。我愿意进入消费税管理机关。您告诉我，您的申请容易让我得到检查机关的许可。是您把我从流亡和各种灾难困境中已经解救出来，并得到您的庇护和厚待。我大胆地请求为我提出您的申请，只有这样您才能把我家从破产的状况中解救出来。我家有暮年的母亲，两个弟弟和两个姐姐。在沉重的压力下我兄弟又租赁了耕地，我期望，他能坚持留住7年。以后我将那笔款子给他作为农场的投资和对家里的补助。

阁下，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您的庇护是我惟一的、最大的希望，是的，我再也没有向谁请求。我不习惯匍匐献媚靠着死乞白赖地请求。正是您才使我有了名誉和幸福。您是我的恩人，永远感激您。

您的忠实仆人罗伯特·彭斯

附函寄上《伪君子威利》

医生阿列克赛德尔·乌德来拜访彭斯的时候，这封信已写完。医生对自己的病人非常依依不舍，经常带着一瓶好酒来他这里。为的是“让可怜的残废人提提精神”。

但这次罗伯特完全拒绝喝酒，并向医生乌德开诚布公地说了关于杰恩，关于吸血鬼科里奇，关于巴特利科·米列尔农场的情况，以及给克列克兰勋爵的信。而对克莱琳达他连一句话也没说。他不知道，乌德前几天差一点把一个花花公子毒打，因为这个花花公子敢于不道德地说出彭斯与玛柯·利斯夫人的关系。

乌德不喜欢扑风捉影的无聊话，他不相信彭斯会有那些事。乌德医生答应顺便到消费税管理局有威信的主要检查员之一的罗伯特·戈爱穆那里，请他帮帮彭斯。

戈爱穆先生记得彭斯，他是在阿托尔公爵的城堡里那个倒霉的宴会上认识彭斯的。他觉得遗憾，他不知道彭斯离得这样近。他的书架上还放着彭斯的两本著作。他老早就看出了彭斯的真正价值。

几天后彭斯收到了政府批准他去熟悉消费税业务的工作细则的通知，并许诺依照他的职务给安排住房。

彭斯是否知道，当他同克莱琳达告别时，他们的爱情已到终点了呢？大概，他在内心深处会已觉出了这个结果，但口头上他不承认罢了。

她在告别时带着绝望的感情吻了他。她虽然全心迷恋他，但她明白，他们的路已到尽头……

1788年2月18日，彭斯带着消费税管理局的公文离开了爱丁堡。此时彭斯的心灵深处，开始为痛苦的杰恩担心了。

第四章 诗人和世界

1 他唤出杰恩

1788年春天，在宽阔而清澈的尼特河岸边，柞树林、榛林和十分幼小的白桦树正繁茂生长，而大不列颠的最优秀的诗人此时正汗流满面地搬运一袋一袋的石灰浆和数不清的砖瓦。

罗伯特·彭斯终于在别人的土地上，建成了自己的第一所房子。

他以稿费付了土地租金。他还在住处临接处修了畜棚。

两个月前，离开爱丁堡时彭斯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遇到什么困难。他以极好的心情去洛赫利，他处处受到很好的欢迎。格拉斯哥的弟弟威廉和老朋友理查德·布拉温急切地在盼望他。罗伯特和他们相逢时高兴得落泪。他为大家点了最贵的晚餐、最好的酒。席间他朗读了自己最好的诗《教父》。理查德·布拉温已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昔日那位蓝眼睛好玩的少年，已成为令人敬重的大海船的船长了。他佩带着圆金银丝带。布拉温讲述航行奇景，海关的货物，海运的利润，甚至也讲到一些不满和令人厌恶的事情。

罗伯特从格拉斯哥给克莱琳达寄去了信，这封信是在途中写的，与其说像热恋的情书，不如说更像旅行家听到的玩笑故事。

罗伯特在邓禄普城堡度过了神话般的三天。邓禄普夫人两个未出嫁的女儿鲁爱尔和去斯同母亲竞争，以期更多地引起诗人的注意。女画家鲁爱尔给彭斯画了一张诗神科勒的肖像画。去斯小姐和她的堂兄用温柔的嗓音唱了诗人写的歌曲。彭斯感受到他们对他的爱戴和热情。

彭斯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向杰恩栖身的地方木由尔磨坊走去。他还打发威廉兄弟提前到家乡莫斯基尔预先通报。他热烈地吻着善良的木由尔夫人，紧紧地握着她丈夫的手，为他们救济杰恩他深深地感激他们。然后彭斯走进屋内，杰恩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他向她走去。

他突然呆住了。在他面前的是满脸泪痕，全身消瘦，几乎令人不敢相认的憔悴女人，是精神受尽折磨、胆怯畏缩的女人。显而易见，令人苦恼的妊娠和父母的残暴行为，完全断送了她。她用畏惧的眼光像陌生人那样看着罗伯特，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她不相信眼前这个人是他。

彭斯含糊地说了不知什么话，就走出屋子。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莫斯基尔。除了孩子，他谁都不愿看见。他给他们带了许多礼物，给别姬的连衣裙，给鲍比的衬衣，都是克莱琳达亲手刺绣的。谁能在这个时候理解他，谁能在这时可怜他、爱抚他，克莱琳达！她的形象永远活在他心中……

在莫斯基尔住的房间里，他在大桌子上首先看到了克莱琳达这封信。

现在就应给她回信，半小时后，邮差就要从莫斯基尔走了。

刚才，亲爱的我的夫人，我把您的可爱的礼物转交给小鲍比——他是非常好的孩子！我盼望您的信。您同科穆布先生的谈话刺痛了我的旧的创伤，无论如何也不能愈合。不是想念，是他的友爱对您起了许多作用。因为您对他的评价太高。现在讲给您一个不大的新发现，使您高兴一阵子。今天早晨，就是现在来到家以后，我

看见了那个女人。我极厌恶她。她使我苦恼。决不能把她和我的克莱琳达相提并论。是全不一样，一个是极便宜的蜡烛渐渐消失了光亮，一个是晴朗天空光芒四射的正午的太阳……

莫斯科尔。 1788年2月23日。

明天他应当再去顿弗力斯——他答应再去米列尔先生农场看一看。他这样做仅仅是对米列尔先生的尊重。他不需要农场，他想得到消费税机关的职务，那个时候他将能够自由地离开莫斯科尔。

因为杰恩而离开，现在就……永远……

可是突然间他心里那种独特的情感又开始撞响了。其中也包含着他对杰恩的思念，包含着无法遏制的喜欢、绝望、恐惧和愉快的颤抖……

他跳起，急忙抛掉自己的所想，于是向磨坊跑去。

他唤出杰恩，坐在木由尔板棚内的晒干的草上。他亲她苍白的肿起来的嘴，发抖的手。她没有笑，她已难以用以前的幸福的笑声来表达现在的喜悦和轻松。

就在这天晚上罗伯特在教堂两层楼里租了一个房间，买了最好最贵的用上等木材制作的双人床。并到阿穆尔先生那里，干脆地告诉他，现在一切已决定，杰恩是他的妻子。现在她还没有分娩。但他已经同玛姜金医生商量好，那个时候他将天天看护杰恩。

2 他期望秋天

从4月起杰恩住在彭斯的农场里。在3月里她又生了孪生女，可是两个姑娘不到满月就死了。

罗伯特母亲为他高兴，但对杰恩有些冷淡。而罗伯特的姊妹喜欢杰恩，这个城市姑娘，她们同情她。附近的农民也都高兴地接受了农场主的妻子。杰恩挤牛奶非常好，为了让她学好这个技能，彭斯愿意安排她到爱利斯列特的牛乳制品养畜场去学习。

在3月里，彭斯请父亲的老同事德荣·切那特，帮他拿主意可否承办艾力斯兰。切那特说，租金不高，而且如果给土地好好施肥，能有不错的收成。当然，住处和杂用房应当重新建，可是米列尔先生对此答应给300英镑。钱不多，主要工程需要由彭斯去完成。

切那特其实不知道在薄薄一层黑土下面只是石头。他一点不知顿弗力斯这个地方的气候条件，夏天多雨，秋天潮湿，冬天少雪，连肥料和种籽的代价也收不回来。

彭斯在暴雨第一次冲毁了土地之后，绝望地写道：“雨过后，我种上亚麻的那块地，就像圆石头铺的马路……”

可是米列尔先生愿意从三个农场中让他挑选，彭斯接受的只是一块最好的和一块最无利可图的。

但是那块好的在宽阔而水急的尼特河的岸边，那块土地薄的在远处圆形的小山上。那里长满帚石南的灌木丛……如果不从事农业经营，只作为牧场会更好。彭斯完全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最重要的是他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炉灶、自己的家庭。“给妻子和孩子一个幸福的家，真是太高兴了！”他给失明的医生布爱科洛写

道：“当然，谁都能做到这一切……”

在这之前彭斯最后一次去了趟艾力斯兰，之后在消费税机关的监督员德荣·菲特列的推荐下进了训练班。

菲特列是个年轻人，非常诚挚，但又寡言少语。他简略地向罗伯特解释了检查特许证、征收税款和关税的业务知识，并交代了去农场进行调查的方法，因为那里不准熬制啤酒出售。为了使彭斯更快地学会税务征收工作，他们就一起研究长长的工作细则。

彭斯与菲特列关系非常友好，当约翰逊为《苏格兰乐府》第三卷给彭斯寄来新曲请求配写新词的时候，彭斯就把菲特列与其追求的洛赫利的一位美女的事写成了歌词：

很晚了谁在把门敲？
“是我菲特列！”
你回家去吧，别再让人说闲话！
“别管他们！”菲特列反驳说。
你怎么敢这样说？
“敢！”菲特列说。
您别想惹出事，
“不会！”菲特列说。
你打开门……
“啊，好吧！”菲特列说。
你应让我睡到天亮，
“不，女士！”菲特列说。
试试看你敢进入家里来……
“我敢！”菲特列说。
你能一整夜在这里。
“当然！”菲特列说。

经历了贵族院议长逝世而引发的苦闷之后，彭斯再次回到诗歌上来，沉醉在诗歌的创作中。杰恩昨天又一次给他唱起歌来，正是他寄给约翰逊的那首歌曲。

杰恩的歌声让彭斯听来心花怒放。无论是骑马驰过山岭，还是沐浴在这个季节的凉风里，彭斯都对杰恩充满了爱意。下面这首诗可以说是他欢快心情的写照：天风来自四面八方，

其中我最爱西方。
西方有个好姑娘，
她是我心所向往！
那儿树林深，水流长，
还有不断的山岗，
但是我日夜的狂想，
只想我杰恩姑娘。
鲜花滴露开眼前——
我看见美丽的甜脸；
小鸟婉啾在枝头——

我听见她迷人的歌喉；
只要是天生的好花，
不管长在泉旁林间哪一家，
只要是小鸟会歌唱，
都叫我想到我杰恩姑娘！

（见王佐良《彭斯诗选》25页）

杰恩在约定的时辰等待着罗伯特。她洗了澡并擦净了整个地板。现在她愿意自己做这一切，并做得很好，好好地料理家务、好好地唱、好好地培养儿女。她比从前更加漂亮，并又重新唱起来，就像树林中的鸟儿一样。

最近一年她的生活充满希望，她俯首听命。现在生活又重新开始了。现在只有一个需要，就是她想看到罗伯特，一切听从他的。世界上谁也没有罗伯特好，没有谁比罗伯特更聪明、更漂亮、更善良。世界上没有谁比罗伯特的诗和歌曲写得好。

罗伯特曾给邓禄普夫人写道：“我的妻子是一位非常温柔的、安静的、性格善良的人。她是个热心肠，对爱情忠诚，身体非常健康而又快活。脾气温和，外表招人喜欢……”

善良的邓禄普夫人现在已是罗伯特最好的朋友。邓禄普夫人对彭斯出书的帮助，令他十分感激。

3 消费税征收员

利特杰尔队长在顿弗力斯市共济会支部群众大会上遇见了彭斯。他用自己厚实的手紧握着彭斯，并大声地欢迎“新邻居”到他那里去吃午饭。彭斯答应下一次去，今天他已被邀请到巴特利科·米列尔先生那里。

不久诗人同利特杰尔又相会了。他同利特杰尔在壁炉旁用一杯核列斯酒（一种白葡萄酒）共同度过了他们相见的第一个夜晚。彭斯发现利特杰尔是一位小提琴手，甚至也写过一些诗。对彭斯说来这是个宝贝。

利特杰尔对彭斯非常热情，感到他们的友谊亲密无间。他决定把自己的一所房子送给彭斯。彭斯接受了。

然而，彭斯现在几乎没有时间“专心为诗神服务”。他在《受任为税局小吏后口占》中写道：

居然搜查起老婆子的坛坛罐罐！
天哪，这日子啊！
当心油瓶弄脏了桂冠！
可是，你又能说什么——
这些被称做老婆孩子的活人，
连石头也不能不为他们动情！

（见王佐良《彭斯诗选》114页）

彭斯天天忙于征税工作，抽空他给戈爱穆先生写了信。这封信使戈爱穆和他的妻子痛心。整个苏格兰应当害羞，她的诗人在贫穷的重压下

挣扎。他除农场的劳动外，还需负担起消费税征收的职责，花一星期走遍他的管区，然后再搞繁琐的结算，以此代替了写诗。

他们尽力帮助彭斯，包括向某人说情。希望彭斯能有个固定的收入。

4 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当他同杰恩的婚姻被承认“有效而合法”的时候，罗伯特最后一次去莫斯基尔的教堂。他与牧师最后握一握手，怀着轻松的心情走出教堂。他再也不需要去那里了。

多么好，当你有了家、可爱的妻子和忠实朋友的时候。

但对彭斯这样的人，这还不够。他还需同社会上活生生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交往。他还惦记着他的诗。但是，彭斯觉得约翰逊好像对《苏格兰乐府》变得冷淡起来。

“我清楚地看到，我亲爱的朋友……”彭斯写道，“我们要十分明确地出版四卷，在这件事上，您不能获得特殊的利益，但您是我们民族音乐的爱国者，而我相信，子孙后代面对您的功劳，他们会认为是无法报答的。您别忙，要极认真地去做，而您的名字将会永垂不朽、万古流芳。

“我给您准备了第三卷的激昂的序言。每天我都看到新的音乐出版的广告，而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呢？……”事实证明，彭斯对诗的生命力的预言是正确的。

彭斯加工谱写的歌曲不仅在苏格兰人们中传唱，而且也在英格兰农场主们中间传唱。而在威尔士半岛的矿工们，星期天休息时，彭斯的歌曲与威尔士的歌曲同时在大房子里响起。连牧人们也在吟唱那优美的爱情：

啊，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六月里迎风初开；
啊，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曲子，
奏得合拍又和谐。
我的好姑娘，你有多么美，
我的情也有多么深。
我将永远爱你，亲爱的，
直到大海干枯水流尽。
珍重吧，我惟一的爱人，
珍重吧，让我们暂时别离，
我准定回来，亲爱的，
哪怕跋涉千万里！

（见王佐良译诗《彭斯诗选》56页）

彭斯根据古老歌谣改写的《往昔的时光》，现在仍是世界上英语国家里最流行的一支歌：

老朋友哪能遗忘，
哪能不放在心上？

老朋友哪能遗忘，
还有往昔的时光？
(合唱)
为了往昔的时光，老朋友，
为了往昔的时光，
再来一杯友情的酒，
为了往昔的时光。
忠实的老友，伸出你的手，
让我们握手聚一堂。
再来痛饮一杯欢乐酒，
为了往昔的时光！
(合唱)
为了往昔的时光，老朋友，
为了往昔的时光，
再干一杯友情的酒，
为了往昔的时光。

……

(见王佐良《彭斯诗选》26页)

5 一个插曲结束了

彭斯生活在爱丁堡这两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年月。然而在艾力斯兰遇到了麻烦。艾力斯兰农场原本是不能耕种的，得不到好的收成。除此之外，他还需在一周内走遍10个教区，进行消费税征收。虽说贫穷、疾病、沉重的劳动使彭斯操劳不堪，然而彭斯却感到幸福。他可以写诗，可以逗逗孩子。1789年秋天，杰恩又给他生了一个黑眼睛的顽童，他感到自己是大家庭的“最老的长者”，被全家大小包围着。

这一时期，彭斯大量读书。卢梭的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让他再一次确信，人类是充满希望的。他对加尔文教派也愈发痛恨，为那种残忍的人性束缚而恨恨不休。于是，他离教堂也越来越远。

2月里彭斯去了趟爱丁堡，同科里奇清账。科里奇虽没有全部付出彭斯应得的款额，但彭斯这一趟并没有白去。

在爱丁堡，彭斯与“克莱琳达”尽量避免见面。其实，昔日的情人也不愿旧事重提了。直到回到家中，彭斯才给她写了封信，算作他们之间情爱关系的结束。

夫人！您送到旅馆给我的信收到了。现答复如下：

如果我对所犯罪恶不承认有罪，您就不准我写信，那么您是乐意给我写信啦。我确信自己无罪，承认自己非常冒失和有过狂行，但我毕竟能够十分真心地、肯定地说，我这忠贞不渝的心为您而跳动。请原谅我，即使为了讨好您，我也决不接受“恶棍”的称号，也不同意您对我的评价。我还是尊重您的见解，就像我对您一点也不会估计过高。我已经向您说过，我再重说一遍，在那个时候，您虽暗示说，我没有丝毫道德责任，而我不知道，当然也不能知道全部情况。如果您能想起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事情，您可以看到我的举止是个诚实的人，是人们想不到的具有坚强

的力量，能有效地克制诱惑的人。当严峻的道德豁免陷于罪恶（特指亚当与夏娃违背上帝教训之意）的时候，在这样情况下，您仍保全着白璧无瑕的自己的贞洁……

当我对您的良好的评价依然如初的时候，我也许才能求得您的友爱。但，不管怎样，要知道，您是女人中最漂亮的，我遇见了，我老是想为我的意中人留下来，这确实是真诚的心愿，至今也是顶好的心愿……

克莱琳达大怒起来，马上就给他写信，并指定他的信“带着鄙视的冷笑”，准备把他所有的信公诸于世。

对此彭斯什么也没有回答，一个辉煌的爱丁堡生活中的插曲结束了。

6 《汤姆·奥桑特》

《爱丁堡评论家》报上报道：“艾尔郡的弹唱诗人现在他的农场里享受着美满安逸的生活。”

而后报纸又接着预告说诗人的厄运，“彭斯，他应当收回链枷，但我们希望他不扔掉笔。”彭斯读了这些文字，心中非常烦恼。

彭斯在一封信中，充满苦恼地说到了自己，以及自己的地位。从前，名誉和诗人的职业使我得到快乐，使我自豪。我知道，不久前我的歌词，受到大家的欢迎。我是真诚地对诗痴迷的苏格兰人。我在书的序言中谈到，按照我的天性，对诗人的称号我是有信心的，一点也不怀疑自己的才能，具有诗神职业的天资。这个职业的尽善尽美是需经过极大的努力、劳动、深思……当你的诗写完，就应常常审查它们和考虑修改。朋友是最好的评论员，但他们十分宽容，就像有的学者对年轻的学生，有时候是更多的赞扬。

彭斯将《致戈爱穆先生》一诗送给那家报社，以作答复。

其中彭斯再次说到诗人的命运，也谈到自己作诗的经验，以为那些误解他的人做些以德报怨的奉献。于诗歌创作的体验：

现在我正处在创作爆发期，
头脑有次序地消化一切。
急急地写诗篇，就像寒热发作。
啊，你，我的朋友，
对它们仓促一读，如果找到
短短的空闲时候。
——要根据情况推敲选韵，
却不要急功近利，
枉然期望荣誉
和豪言壮语，
但我很愿写诗
这样，非常开心。
我躲过无情的命运，
我只有廉价的男长衣
简陋的住房，微不足道的收入，

我一身债务，
可是简单的智力游戏
却本领出色。
我充满热情地提供了赌注，
在齐整的排字间的黑铅字上，
但理智一个劲地对我嘱咐：
发急有什么用处？
你对诗歌创作这样的激情
令大家发笑！
哪怕风像野兽那样的怒吼，
要把我的门堵住，
我坐在炉灶前，
默默构思，
用诗歌纵论人间是非，
以祖传的方言……

罗伯特·戈爱穆不过比彭斯年长 10 岁，在他们相识的第一个月里他们之间有一条鸿沟，彭斯是下级，戈爱穆是上司。由于他们经常通信渐渐成为更直率、更开诚布公的朋友。

罗伯特·戈爱穆在英国文学史中有些影响，并不是因为他是彭斯的上司，而是因为他是彭斯一些信件和诗歌的收件人。

1789 年 7 月 14 日 欧洲君主政体最强大的堡垒法兰西王国的巴士底狱受到人民群众的野火的攻击。

伟大的法兰西革命开始了。

要想寻找彭斯对巴士底狱陷落这一事件的势态和直接反应是枉然的、徒劳的。我们不知道他对此写了什么。这封信多半是忘记了或被烧了。

“彭斯同斯米尔的往来的书信差不多都烧掉了。传记作者们都公开地写道：“彭斯寄给斯米尔先生的许多信以及当在他那里的作品，一是根本不适宜发表，其次由于对非常敬重的迄今还健在的要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于是就被烧掉了”。

彭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沉默，无论什么时候也不喜欢沉默，是真正的反抗分子、自由主义者、爱好自由的人。

有一次他写过，他的性格基本特点是傲慢和激情。他一生做事，怀着极大的热情，毫不吝惜自己，常常不想后果，忘掉了邻人、教堂和当局对他的要求和吩咐。

彭斯说到自己的使命、最高的荣誉和有功勋的桂冠，那就是：他是诗歌之光。

1789—1790 年的秋天和冬天，罗伯特·彭斯同队长利特杰尔的朋友关系更加亲密了。

利特杰尔很喜欢读书，并参加了由彭斯发起的流动图书馆的活动。

彭斯为自己订购了诗歌、剧本、历史、哲学、经济学著作。虽然他继续给约翰逊写歌谣，但是这个冬天顿弗力斯的政治事务更使他感兴趣。

辉格党和托利党候选人在这一冬天进行了复杂的斗争，要认识清楚

这复杂的斗争本质确实困难。彭斯毫无顾忌地给邓禄普夫人写道：“两个猎人的狗崽子咬架，这一团乱闹还在继续”，而“比较多的人”（那就是当地上议院成员、原先的托利党党人、现任的辉格党党人），“像一切叛徒一样，成了另一个党的极热烈的拥护者。”而彭斯认为，无论何党何派都应把一切力量用于民众的幸福。

这年夏天在利特杰尔的客厅里来了一位奇怪的人，即福艾斯·戈洛木兹队长。谁第一次见到戈洛木兹队长，都会发笑，因为这位身材魁梧的人有很大的肚子。福艾斯·戈洛木兹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古玩学家。他的八卷本的学术著作《英吉利威尔士的古物》，有 100 幅装饰物是戈洛木兹本人亲自画的素描，其中不仅有古老的城堡和天主教修道院，也有英吉利和威尔士的风景画。

当他同彭斯认识的时候，戈洛木兹已有 59 岁了。他走遍了苏格兰，现在正编写《苏格兰古物》。他明白彭斯将是他的可靠助手。彭斯令戈洛木兹钦佩。

彭斯很想让戈洛木兹把阿罗微的教堂遗址永远保存下来，那里埋葬着诗人的父亲。戈洛木兹去了阿罗微，并画下了教堂。

作为回报，彭斯极认真地为戈洛木兹记录下来与阿罗微教堂有联系的 3 个古老奇闻轶事。

从为戈洛木兹搜集神话传说的思绪中出来，彭斯又沉浸在对现实的真切感受中。一天，杰恩忽然发现罗伯特一人待在河边，似乎在吟诵着什么，那种全身心投入的欢喜疯癫状让她吃了一惊。她急忙走过去，想搞个究竟。

杰恩不知道，彭斯的一首伟大的诗，《汤姆·奥桑特》就在此产生了。

让我们来看看这首诗：

小贩们收摊离开街道，
贪杯的邻居碰上了同好，
赶集的人渐渐走散，
天色不早，都把路来赶。
这时候，我们捧一杯啤酒，
开怀畅饮无忧无虑，
忘了苏格兰的里程特别长，
还有沼泽、水塘、山坡、断墙。
隔在酒店和老家之间，
老家门后守着老婆的铁青脸，
阴沉得像暴风雨就要来到，
她暂按心头火，只待发作大开炮！
汤姆刚从艾尔镇半夜骑马上归途，
这事他心里已有数。
（古老的艾尔镇别处哪能比，
出好人、出美女天下第一！）
啊，汤姆，如果你聪明一点，
就该听了你老婆凯蒂的金玉良言！

她早说你是二流子不干正经，
只一味贪杯，吹牛，打扰四邻，
从正月到除夕整整一年长，
哪一天你赶集不灌黄汤？
要你送麦去磨面，
你就在磨房里喝光了身上的钱，
要你牵驴去打掌，
你就与铁匠有说有笑大醉火炉旁；
尽管安息日是上帝的规定，
你也同卖酒妇痛饮到天明。
你老婆早就预告，总有一朝，
你会葬身在杜河的滚滚波涛，
要不就在黑夜给鬼魂抓走，
在阿罗微古老阴森的教堂后头！

（见王佐良《彭斯诗选》163页）

彭斯，很久没有享受这样的创作的快乐，诗词中充满着激情。他在创作自己的《汤姆·奥桑特》的日夜里，对每个诗行都在润色和磨炼。

有时诗很顺当，每一诗节安排得不错，几乎用不着改写。

几天后彭斯向队长戈洛木兹和利特杰尔朗诵了《汤姆·奥桑特》。彭斯在这首长长的叙事诗中，既描绘了美好的自然风光，也勾画出一个幽默风趣的人物形象。最为重要的是，这首诗将诗人的想象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神仙鬼怪、女巫精灵与现实生活和谐地融会在—起，让人仿佛走入一个奇妙的世界。彭斯在给邓禄普的信中，也毫不谦虚地称这首诗是一首“杰作”。

第五章 “有草木的山谷能绿得很久吗……”

1 买了四门臼炮

斯已与队长利特杰尔及一些朋友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利特杰尔是一位各种各样改革的热心拥护者，辉格党的忠实信徒。他的朋友公开地讲，苏格兰是该照着法兰西的例子行动的时候了。从自由派的队长的嘴里离不开关于自由、关于普遍选举权的议论。利特杰尔是诗人的忠实朋友。如果不是他，我们不仅得不到许多彭斯的诗，也得不到他青年时的信和日记。彭斯把一切重抄一遍送给了利特杰尔。

彭斯知道，利特杰尔会把它保存好。

1791年11月，在搬到顿弗力斯之后不久，彭斯去了爱丁堡。这次旅行原来是很可忧的。在这年12月的日子里，彭斯重又与自己的旧情人相逢，并明白了克莱琳达爱他，甚至到了要命的程度……

他俩知道，要永远离开。克莱琳达已订购了海船铺位，她乘船去牙买加到“悔过了的”丈夫那里，而彭斯长久地回到顿弗力斯的家。

这两周是彭斯同过去、同他一生中的最荒诞的而最痛苦折磨人的恋爱告别。

告别之后，他又重新从一个邮所寄出六封对恋人悲观绝望的信，但已经不是给“克莱琳达”，而变成“亲爱的人，我永远敬爱的爱茜”。

在最后的信中，他装入了三首歌词。

广为传诵的是第三首：

吻你一直到坟头，
我们分手互道珍重，我可爱的朋友。
各方爱情的怨声絮语，
我将永远向你致意……
没有爱我们哪有如此情长，
冒失得不顾利害如今悲观绝望。
不要走开，切莫登程，
我们不幸难再重逢！
愿你幸福之路铺就，
我亲爱的朋友最宝贵的朋友，
祝你容光焕发喜洋洋
一生幸运和吉祥……

1792年顺利地开始了。在2月彭斯得到职位升迁。他被委任为顿弗力斯港口检查员，那里要与走私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在那里有希望得到更多的奖金。同事们为祝贺新的检查员而举办了宴会，彭斯很快乐，应朋友们的请求向他们朗诵了自己的新诗。彭斯在自己担任的新的任务中很快成绩卓著。2月29日，海湾发现了形迹可疑的纵帆船。海关职员从海滨监视着位号不相符合的船，催促搁浅的船走开。很明显，在走私者中间有许多武装良好的海员，所以从顿弗力斯调来龙骑兵支队。当他们到达时，彭斯率领这支部队发起进攻，他拔出军刀，头一个趟水前进，并最先爬上了甲板，一颗子弹紧靠他的耳朵呼啸着飞过去了。船被扣押，

而全部走私货物、武器和弹药，被运到海关拍卖。

在拍卖场上，彭斯买了四门臼炮作为战利品。这些臼炮传说是从《罗莎蒙号》纵帆船留下来的，彭斯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法兰西人民，支持革命。

春天的花儿已开放，人们的内心都在关心法国为自由而斗争的情况。苏格兰最优秀的人们议论着改革的条件在自己的国家已酝酿成熟。苏格兰议院代表之一、捷穆斯杰尔，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和出色的能言善辩的人。他认为勤劳的农场主、工人和手工业者，要求普遍的选举权，比贵族勋爵、喝醉了的议员以及喝醉了的官员更应有这个特权。

嗜好成癖的保守分子政论家艾曼特·别尔科在别的地方向贵族显贵和大私有主发表意见。他认为民众是“一群猪猡”，他认为法国人是“造反者”、“反对合法君主的罪人”。

然而，汤姆斯·佩恩用他的书《人的权利》给他以答辩，这本书因而轰动了整个大不列颠。但同时，这本书却被英国当局明令禁止。很显然，彭斯读到了这本书。这一时期他写的诗，读过佩恩的书的人，一下就能看出来，彭斯复述了佩恩的思想。

为什么在年富力强时候，
就该遭到奴隶般的重负？
拿起武器，兄弟！去清算，去报复，
早就到了这样的时候，
让我们反复地说国王，
确实把我们操纵。
我们应去登极即位
而把他的宝座捣毁砸碎！
死或者得到自由，
我们没有别路可走！

2 彭斯被人告密

总监检查员及征收消费税管理局理事会成员威廉·柯尔别特先生，是一位冷漠的严厉的中年人，无异于政治，极认真地完成自己的职责，而且完全不谈诗歌。

当自己的同事罗伯特·戈爱穆向他请求时，柯尔别特同意接受“没有什么经验的”诗人罗伯特到消费税征收机关去上班。他起初对新官员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但彭斯的直接领导被叫去谈到他时，说彭斯非常好，于是在消费税征收员的职员鉴定书中有了新的记事：“彭斯，诗人，胜任工作，干的不错。”

柯尔别特同意把彭斯调任到顿弗力斯，并把他的名字记入应升级的名单中。罗伯特·戈爱穆极力劝说柯尔别特委派彭斯得到税关检查长的职务，薪额 200 英镑（现在彭斯在一年内领到 70 英镑和若干奖金）。但柯尔别特认为，这为时过早，虽然将来完全有可能。

按照戈爱穆先生的建议，他看了彭斯的诗，他非常喜欢它们。他甚至想，不要过早地把彭斯调任到工资比较高的职位。

但从下一个邮班中柯尔别特收到了从顿弗力斯来的长长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中说，彭斯是个自由主义者。他把四门臼炮送到法兰西帮助造反者和杀人犯。在戏院里，当陛下军官要求乐师从池座演奏赞美歌时，彭斯正坐在那里，传来喊声：奏最好的“萨依拉”（法兰西革命歌曲）。当乐师乏味地演奏起国歌的时候，彭斯坐着“没有脱帽和两手交叉”。除此以外，极认真的告密者报告，彭斯敢于任意而为地演说和发表意见及随意的举杯祝贺。例如，不久以前，当着许多绅士的面，“他们当中的一位提议为我们的首相威廉·彼德先生健康而干杯时，彭斯说，最好为更敬爱的人乔治·华盛顿干杯”（告密者强调指出，彭斯先生在这一场合，是完全清醒的，完全没有醉）。

在秘密报告中，还写到彭斯藏有“被禁止的阴谋叛乱的书”，在社会上到处讲述传播。他还给“爱丁堡报刊”的出版者写信，并且他成为这个“进行破坏活动的报纸”的订户。总而言之，按这件告密信的作者的话说来，在顿弗力斯住着一个最危险的造反者，他玷辱了陛下的身份，对法兰西谋叛分子同情，而且很明显，预谋在英国进行法国人的改革。

彭斯在邓禄普夫人那里住了四天之后回来得知了密告这件事。

1792年12月，《人民之友》第一届大会在爱丁堡首次召开。

邓禄普夫人读过佩恩的《人的权利》和玛丽·乌尔斯·顿卡拉菲特的《保护妇女权利》。她完全同意，人类需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妇女们更应当享有平等的公民选举的权利，不但如此，她坚信一切改革应由上而下进行，因为政府只能如此才能解决人民的复杂事情。

彭斯靠在邓禄普夫人家的桌子旁毫不顾忌地说，如果法国人能够得到改变，为什么英国不能照着这个榜样行动呢？邓禄普少校沉默着，但彭斯觉得，他们同感。看来，他也是听命和信赖于《人民之友》，它主张和平改革，不用流血。彭斯怀着遗憾离开邓禄普夫人家里，他留恋同这些聪明而又有教养的人们交谈。

彭斯需要去一趟爱丁堡，他已经给科里寄送出新的两卷版排样，并且等待着出版者和编辑的命令。如果顺利，他一定会在首都与加入《人民之友》协会的人们见面。他已经给刊物的主编德热斯顿写了信，他的朋友伯吉尔·戴尔勋爵是《人民之友》最激进的成员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使他呆然若失，他的消费税管理局决定“审查罗伯特·彭斯的奉公守法行为”。

12月31日清晨，他的长官德荣·米特切尔惊恐得要命。他感到要发生不愉快的事。他等待着总检查员柯尔别特亲自到顿弗力斯来“调查此事”。罗伯特一生中头一次体验到这种恐惧：如果他们知道他的叛乱的歌曲，如果他同皮靴匠贺乌的谈话被人们窃听到，那么他逃不过灾难的。最好的情况是他被撤职，而他滞留在街上没有钱无家可归，带着五个孩子和刚刚分娩后的妻子怎么办？……然而最坏的情景他被流放，而他的男孩子、他的顽皮的孩子将是苦刑犯的儿子。

总检查员柯尔别特来到了顿弗力斯。他同彭斯谈话的时间很短。柯尔别特请萨依木和米特切尔到他那里同诗人一起谈，就在中午的时候就同彭斯讲完了。慌了神的彭斯，感到自己是个当众被责打的学生。这样屈辱无论何时也没经受过。

柯尔别特他向彭斯本人详细地调查，然后与萨依木及米特切尔讨论

彭斯的情况，告别时说，如果再次听到彭斯不体面的行为，他自己就不来了可以直接地把情况转交给“其他机关。”

柯尔别特同彭斯辞别时，眼瞧着彭斯白发的脸、颧骨上的硬瘤和握紧的拳头，看来，可怜人吓破了胆，现在他缄默得像死人一样。

在鉴定书中柯尔别特写道，没有发现消费税征收员彭斯任何可受指责的行为，除了某些“不经心的主张”，不具有真正叛乱的性质。

关于这件事，他向戈爱穆通报，并请他非正式地安慰彭斯。戈爱穆带着苦恼和愤怒思考着，这个城市的人使出色的诗人弄到这种地步。

戈爱穆毫不迟疑地给彭斯回信，使他放心，并请接受最好的祝愿。戈爱穆说出了希望，今后彭斯或许安宁，不过他应该留神。

彭斯写了一封长而详尽的回信，是的，认为他有罪是枉然的。有人说，他不仅在这个城市属于不安分子派系，而且他是领导。这是谎话，他无论什么党派也不是。

彭斯写给戈爱穆，“我们颇大地偏离了我们宪法的根本原则，特别是危险的成系统的贪赃受贿、营私舞弊，破坏了行政院和下议院之间的联系。今后我要沉默，这是珍宝……”

在戈爱穆收到信的前一天，《人民之友》协会的副主席托马斯·攀亚因被公诉有破坏活动而逮捕。由于恐怖和镇压，整个改革力量再也活动不起来了（这种情形一直到法兰西国王被处决前）。

读过彭斯的信，戈爱穆两手一摊，如果缪亚都能关入狱里，那么担任消费税征收员的彭斯，能怎样呢？

如果人们自己一定要卑躬屈节，写些认为无罪的信，哀求宽恕，那么对他彭斯来说，他感到这将是更大的痛苦，更大的羞耻。

3 《自由树》

1793年1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判死刑，他的国家险些儿遭到外国军队的大肆抢劫。

2月初爆发了战争，英国公开地同法国作战，而对法国人民的同情都被看作特殊的叛乱。

一些“思想没问题”的人退出《人民之友》协会，秘密聚会。

彭斯却不为所动，写出一篇歌曲又一篇歌曲，力求表达出普通人的情感。

歌曲给汤姆生寄去，汤姆生有时候返回歌词，让他“不要用民间形式”。但这时彭斯是不可动摇的，他坚决拒绝“为讨好贵族所需要的时髦形式”而改写诗。

即使诗人一生没有公开发表这首诗，彭斯个人坚信，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读到它。

诗歌名字就叫《自由树》。

他用这样的诗行论述了自由：

否听说法兰西有棵大树？

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爱国的志士围着它跳舞——

全欧洲都景仰它的名字！
它长在巴士底的废墟，
那原是国王的监狱，
当时魔鬼的子孙横行，
曾将法兰西的手脚捆紧。
这棵树长出了果子，
人人都知道它的好处，
它把人从野兽的地位提升，
使他明白人之所以为人。
这果子好让农夫尝一尝，
他伟大就超过贵胄，
他将拿出他全部的粮食，
不论多少都与乞丐共有！
这果子抵得了全非洲的财宝，
它将来将我们慰劳：
给我们带来最美丽的红光，
使我们满足，使我们健康，
它擦亮了人的眼睛，鼓舞了人的赤心，
它使人人都变成好友，不分显贵和贱民。
谁要敢把卖国角色来扮，
它叫他永劫不返！
我祝福那位男子汉，
他曾对法国的奴隶长叹，
天不怕地不怕，他从大西洋的西岸，
偷来这树的一节枝干，
美丽的道德之神细心给它浇水，
现在她可以昂首相看：
这树已经开花结果，
树叶广被，七色斑斓。
坏人们可不愿亲眼目睹，
道德的事业如此兴旺，
宫廷里的蛆虫下令将它绑住，
看它长得茂盛就眼泪汪汪。
路易王立意将它劈砍，
那时树儿还非常娇柔，
为此守树人砸坏他的王冠，
还一刀砍下他的狗头。
跟着有一群坏小子，
居然郑重立了志，
决心不让这树长大——
我知道他们还对天宣誓！
他们排开队伍就起身，
活像一群疯狂的猎犬，
但很快他们就疲于奔命，

悔恨离开了家园！
美人自由，玉立在树旁，
高声把她的儿子来号召，
她唱了一曲自由之歌，
他们听了一齐叫好。
在她的鼓舞之下，这新生的人民，
很快就举起复仇之刀。
走狗们遁逃，志士们穷追，
还把那暴君惩个妙。

人民奋起斗争，为她的儿子呼唤自由，法兰西将自由，可是诗人的祖国究竟怎样，大不列颠究竟怎样？

让不列颠去夸耀坚实的橡树，
还有她的白杨和青松！
老大的不列颠一度夸过海口，
在邻居中独占上风。
但现在你如在森林里团团搜寻，
你就会发现英国的真情：
从伦敦城一直找到屈微河，
这样的好树就不见一棵！
但是没有这棵树，
人生就只有不尽的忧伤，
悲哀已不胜，纠纷更难当，
决无半点甜蜜可尝！
我们起早又摸黑
都只为养肥有爵位的流氓！
若问我们的安慰何在？
进了坟墓也渺茫！
一旦有了许多这样的树，
世界人民就会和平相处。
融化了刀枪打好犁
战争烽火也就平息。
我们都是一个事业里的弟兄，
四面八方都是笑容。
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法律，
将使一切岛屿都欢腾！
多么清洁美丽的果子——
谁不吃不得好死！
我愿意卖掉我的长靴。
只要能在此地尝到这果子！
让我们祈祷有一天来到，
古老的英格兰也把这棵树种好！
这未来的一天啊，让我们放开歌喉，

愉快地迎接自由！

（见王佐良《彭斯诗选》65~68页）

是的，伟大的自由接力棒（诗人的话）永远传递，而在整个地球上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

4 布鲁斯——苏格兰人

今年秋天，彭斯感到非常温暖。房东愿意给他提供另外一处住房，于是彭斯一家搬出小胡同，到用漂亮石头建成的两层的小独楼里去住。

但更主要的是，杰恩喜欢房子旁的花园。这里5月草长得很密，树木显出绿色。现在她可以安心地放孩子们去玩。

新房子比较宽敞，可以邀请客人来。房间里的环境感觉更舒适和更轻松了。罗伯特感到，在顿弗力斯小城他有非常好的社会人际关系。他被推选为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并免除了任何费用。他送给图书馆一些书，其中也有他的不久以前在爱丁堡出版的两卷集。

科里奇连一本也没有给他寄来。彭斯给他写信说：“先生，我知道，我的书出版了，请您尽快地寄给我20本，我打算把它献给我所敬重的某些大人物和某些我所喜爱的小人物，这20本不会打搅您的生意。如果没有20本，寄来多少都可以。如果遇到机会首先把它们带来。我将特别地感谢！”

队长利特杰尔照从前那样常常把罗伯特叫到“环球”小酒馆。在这天晚上罗伯特很晚才回到家里。利特杰尔很高兴，因为罗伯特逃脱了“惩罚”。他把从爱丁堡带来的信让彭斯看，信中他的一位朋友福艾西斯·爱尔斯金，一位有财势的人，向他详细打听彭斯的情况，并表示愿意在“自由朋友”之间募集钱财，如果彭斯被开除撤职的话，不使彭斯陷入无人帮助的境地。彭斯给爱尔斯金回了封长长的信。

夏天比较平静地过去了。汤姆生编辑的《苏格兰原始歌曲选》在6月出版，彭斯很满意。在这卷他写有五支歌曲。他为下期又寄去20首诗，同时还寄10封比较长的给汤姆生的信，详尽而又精细地分析了苏格兰民间音乐所具有的特点和民间歌谣的优良传统。

每天晚上彭斯常常去城市郊区。他顺着河散步很久，这里寂静，树林显出黄色。就在这几天的夜里，彭斯最著名的一首诗酝酿成熟了：《布鲁斯——苏格兰人》。

彭斯用信把它寄给汤姆生。

我的亲爱的先生：

您知道，我仅能够靠天生的鉴别力，使没有磨炼的乐曲有了美感。许多音乐作品，特别是那些含有复杂的对位法的，是您，音乐行家极喜欢和最欣赏的东西。而我这平常的耳朵听到了只是一串悦耳的声音。我稍微懂得曲调的美妙，这是那些音乐家称为不值得称道的小玩艺。但我常常激动得从眼睛里流出眼泪。在苏格兰的许多地方保留一些传说，如这个布鲁斯的进行曲，他带着它去参加班诺克本近郊的会战。昨天黄昏我散步的时候，我激动地写出了《苏格兰颂歌》这个旋律，就是那个有重大意义的早晨，英勇的苏格兰的首领向他的苏格兰的战友发出了号召：

罗伯特·布鲁斯在班诺克本近郊的进行曲

跟华莱士流过血的苏格兰人，
随布鲁斯作过战的苏格兰人，
起来！倒在血泊里也成——

要不就夺取胜利！

时刻已到，决战已近，
前线军情吃紧，

骄横的爱德华在统兵入侵——

带来锁链，带来奴役！

谁愿卖国求荣？

谁愿爬进懦夫的坟墓？

谁卑鄙到宁做奴隶偷生？——

让他走，让他逃避！

谁愿将苏格兰国王和法律保护，

拔出自由之剑来痛击、猛舞？

谁愿生作自由人、死作自由魂？

让他来，跟我出击！

凭被压迫者的苦难来起誓，

凭你们受奴役的子孙来起誓，

我们决心流血到死——

但他们必须自由！

打倒骄横的篡位者！

死一个敌人，少一个暴君！

多一次攻击，添一分自由！

动手——要不就断头！

（见王佐良《彭斯诗选》第54～55页）

愿上帝永远庇护真理和自由的事业，就像那一天他保卫它们那样！阿门！

我曾经把这首诗让乌尔·班看看，他对它非常喜欢，于是他请我为它配上令人高兴的词。我对我的词非常满意。这些充满思想热情的诗，在约翰逊的汇编中也有这个旋律，在他的最后的一卷，我为它配上了新的词。

彭斯一直念念不忘为苏格兰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志士，写此诗时爱国热情尤其澎湃。这是彭斯所作爱国诗中最著名的一首，写的是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在大破英国侵略军的班诺克本一役（1314年）之前向部队所作的号召。

诗中所提的华莱士是一位13世纪的苏格兰民族英雄，也曾大败英军，但后为奸人出卖，被处死，爱德华指英王爱德华二世。

汤姆生毫不迟延地把《颂歌》返还给彭斯，惊慌失措地劝说诗人改写它。而彭斯拒绝修改。

于是《颂歌》遭到了像许多其他诗的命运，只能作为手抄本流传而不能发表出来。

托马斯·缪亚从法国返回时，在海港重新又被拘捕，带上了镣铐并被押回爱丁堡等候受审。

当托马斯·缪亚站在爱丁堡的法庭的时候，这位最富于思考和有宗

教信念的苏格兰优秀人士之一，却被检察长判处死刑！

缪亚说了三个小时，他证明传播汤姆斯·佩恩非常好的书，这不是犯罪行为；在下议院中人民有选派代表的权利——这不是犯罪。他说，赫里斯托是一位改革家，而他，缪亚由于赫里斯托的教导，坚持改革，反对倒退。

这里法庭的主席是一个醉鬼，是有名的好说下流话和贪色好淫的布拉科斯福利特勋爵，他对被告厉声喊叫：“可是赫里斯托为此得到了什么？他被吊在十字架上——全完了！”

于是“光荣的托马”，他们这样称呼托马斯·缪亚，被改判为40年的苦刑。

拘捕的浪潮席卷苏格兰和英格兰。稍微有过失的人们纷纷入狱。饥荒、战争榨干了国家全部力量。商业衰落，进口贸易停止，价格无节制地上涨。

5 拒绝了伦敦的邀请

冬天来了，彭斯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在潮湿的顿弗力斯市他的风湿病更严重了。最困难的还在于物质的困难，一家人勉强没有挨饿，住房也比较简陋。利特杰尔时常给彭斯送来吃的东西，有野味、也有鱼。邓禄普夫人在每个孩子的生日都送来5英镑。这些礼物彭斯有时毫不吝惜地转送给皮切尔·赫尔、斯米尔、风琴手科拉尔科。当汤姆生在彭斯的第一卷《歌曲汇编》出版之后，也给杰恩寄来漂亮的披巾，有时也会寄来一些钱。

一到冬天彭斯浑身就感到难受。他的最好的朋友，玛丽亚·利特杰尔更为他苦恼。

对彭斯来说这年的冬天玛丽亚是他惟一的安慰者。他头一次懂得同聪明、活泼的女人的友谊是多么重要。彭斯在二十多年中经过颇多，但仍保持着孩子般的快乐和单纯。女人们不喜欢玛丽亚，她在社会上举止过于“太随便”，穿戴过于太露的衣服，在剧院过分地高声大笑、毫不顾及上流社会的种种虚伪。她的丈夫几乎不在家，而在家的時候，又天天不断的狂饮。

彭斯常常在剧院里陪伴着玛丽亚，当过多的年轻军官在她的周围转来转去时，他也会生气。

他把自己的诗让玛丽亚看，他给她朗读自己的日记，他同她长久地谈论政治问题……

有一天，一个人把彭斯灌醉，并怂恿他演一场“偷窃的游戏”。于是彭斯被推进客厅里，他晕头胀脑地抓住一位女士就拥抱，并在大家的眼前热烈地接吻。

这件事谁也弄不清楚。彭斯的一些传记作者认为是玛丽亚·利特杰尔扮演了受害者。无论如何，这是一场丑剧。

丑剧发生后的两周，彭斯盼望着玛丽亚再来邀他，就像从前那样。

可是她沉默了。

任何答复的信也没有，玛丽亚鄙视他，以嘲笑的口味议论他。

从此以后他连一个女人也不会相信。他勤奋地工作，采集民谣，改

写后，再给约翰逊编的《苏格兰乐府》第五卷寄去。

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彭斯不知道，伦敦到处谈论他，如果他愿意，一切都会急剧地改变的。

年轻的巴特利科·米列尔，国会议员，艾力斯农场主老巴特利科的儿子，在1794年4月未曾给彭斯写过信。米列尔并转交了《莫尔尼哥·科洛尼科洛》编辑部的邀请函，请彭斯做首都大报的撰稿人。

米列尔的信使彭斯非常感动。

彭斯想到如果去伦敦，就可与首都的杰出的优秀人物、作家和诗人交往。要知道在顿弗力斯，他已完全中断了与自己写作同行、文学界的交往。将来可以放弃消费税征收的繁杂的工作，抽出更多的时间阅读文学作品，在剧院听音乐家演唱，读一切新的报纸和杂志。

至于搬家到伦敦，他连想都没敢想，因为三个月后杰恩又将分娩，怎么能带着小孩子动身呢？最好又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自己的作品寄给皮尔利先生。彭斯又想，他在反对党的报纸上撰稿，上司会说些什么？严厉的科尔别特会说些什么？

彭斯一夜没有睡，给年轻的米列尔写信，他把最近一年来的全部苦恼融化在这些字行中：

亲爱的先生！

您的建议宽宏慷慨，对您我不胜感激之至。

但我现在的处境，我不敢接受它。您已非常好地知道我的政治信念，假使我若是个单身者，不带有一大家子，我就愿意怀着最强烈的热情去效劳。那时候我就能不怕一切后果。但受消费税征收管理局的某些限制，像我这样的人，为我家6个软弱无力的人的生存肩负着责任，我实在不能去伦敦。

现在我很高兴地把自己的颂诗寄给编辑部，只请求刊登它而毫不提到我，仿佛它是偶然被发现的一样，就请您亲手交给他们。皮尔利先生是正派人，经您推荐之后我放心，并告诉他我的地址，他依然能够把信件发送到这个邮局。为了不使奸细监视他的书信往来，我将偶尔寄给他写得不值一提的东西……我很久就想在散文方面写点作品，可以通过任何报纸发表它。如果它是值得的，我高兴地把它们提供给皮尔利先生使用……

皮尔利刊登了《苏格兰颂歌》，但嘲讽短诗没有发表，谁都可以在诗中误认为自己受到责备。例如，有这样大胆的诗行：

沽名钓誉者的墓志铭

已故者是傻瓜，如此喜欢官衔，

在地狱里向魔鬼要求王权。

“不”撒旦说，“你这恶人，太过分

那要有点聪明，头脑不凡！”

6 自由，令人景仰和敬重

在1795年年初，彭斯升任为总检查员。关于彭斯最后一年的生活，资料很少，而其纵酒传说则沸沸扬扬。

“人生过得多么快！”他给邓禄普夫人写道：“仿佛不久之前我完全是个男孩子，只是昨天才长成了青年，我现在已经感到，关节像老年人那样僵硬……”

在信中他多半说，幸福的人是完全听自己支配的人，而他却悲叹本身的无能为力：“天啊，为什么我的期求总是与我的机会错过？为什么那么多的希望，可以使别人成为幸运儿，而我却无能为力，就像一阵风吹在无人烟的一望无垠的沙漠呢？在生活道路上我遇到许多人，我高兴地对这些人说，走吧！祝您幸运！你的一生一切平安无事。没有什么不得了的！要独立自主地登上峭壁，而对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应该蔑视。让卑鄙的人因你的愤怒而发抖，蠢人在你的嘲笑面前叩头。你使可敬的人分享快乐，我也相信，你自己由此而感到幸福！

“为什么我应该从这安乐的幻想中醒来，而要明白这一切仅仅是梦呢？即使亲爱的朋友们不只一次的帮助我解忧，甚至我擦不净每滴从眼睛流出的热泪，为什么我在喜悦的时候，感到，我沮丧和无能为力呢？

“谈论改革！我的天啊！假如一切蠢物瞬间从高位跌落下来，而使轻佻走运的人高升……但愿我不知道有这下流东西！如让我来安排世界，无论如何连一个下流东西也没有！”

但目前卑鄙的家伙们还是有势力的。他们把毫无过错的人流放、去做苦役。他们砍掉人头，悬挂起来。他们用鲜血浸透大地和海滨。

人民应当站起来反对他们，为争取自由应去战斗！向全世界大声呼喊，人有权利谈论一切！为了善良、为了光明、为了未来的自由，人人应去战斗。

彭斯写了大家永远喜欢的歌曲，他歌唱自由：

为前程远大的人，
为吃饭时已不存在的那个人我们干杯。
谁不愿自由幸福
谁不想那个人的好处……
自由令人景仰和敬重，
让理性将它保卫。
让一切残暴同一切压迫
一下子都去见鬼！
为前程远大的人，
为吃饭时已不存在的人我们干杯。
为光荣的汤姆，现在住在
城堡里的可爱的一切人。
阅读权利万岁，
写作权利万岁。

7 在他们的记忆中我将永生

罗伯特·彭斯穿着新制服好看极了。按他的职务他可以定制一套，可是他手头比较紧，暂时用不着制作。彭斯执行检查员的职责，他要去很多地方，可是他所到的地方，那里的开支都很困难。彭斯对手下的志

愿兵非常同情，他主张要为他们定制制服。他还提议在一周内实行两小时的军事训练。

他在年轻时就曾写过《关于抢劫大寺院的掩护》的军事论文。他是战争的痛恨者，但当传说法国人准备侵犯时，他毫不犹豫地要去投入战斗。

难怪彭斯喜欢读汤姆斯·佩恩的书，不仅关于人权的话深深印在他的心里，而且他还能复述佩恩有关战争的论述：

“我坚决相信，我不能支持侵略性的战争，因为我认为它是抢劫行为，但如果掠夺者钻入我的家放火，就消灭他……”

虽然掠夺者还未闯入家里来，彭斯已准备拿起武器，并一周两次在顿弗力斯广场受训。

秋天，在遥远城镇一座被人遗忘记的客栈里，彭斯掏出克莱琳达最近的一封来信，又读了一遍。她活着，已从牙买加返回，离开了浪荡的醉鬼丈夫。她再次到了爱丁堡，活跃在上流社会的客厅里。

她的来信对彭斯多有责难，彭斯不得已复信于她，并抒发起对岁月流逝的感叹。充分表达诗人感情，下面这首诗，至今已广泛流传。

绿色的山谷花开有多久，
森林中所有的叶子沙沙作响，
每个叶片新鲜而清秀，
任凭雨儿润湿。
今年夏季天堂在哪里？
森林里静寂无人之地……
5月再次降临我们地区，
树叶格外青翠欲滴。
无论春天、无论夏天的暑气，
我却摆不脱
身体不适。
鬓发已斑白、心情更忧郁，
白天短促，时光飞逝，
夜长只因不能安眠。
一年不能给我两次
幸福的春天。

1795年9月，彭斯年龄最小的女儿死了。杰恩和彭斯都未能参加她的葬礼。彭斯因悲伤过度，再兼风湿性心脏病严重发作病倒了。

1796年这个沉重的冬天，彭斯给邓禄普夫人的信充满了忧愁和哀伤。

“唉！今年秋天我失去了小女儿，我特别宠爱的人……将要离开山里时，我突然感到，我成了无情的风湿性感冒的受害者……我许多星期躺卧在床铺上，但现在看来，健康已恢复，开始可以在房里挪动，甚至有一次在房子前的街道上站一会儿……”

“不知道，您在艾尔镇的事情进展如何”，彭斯继续写道，“但这里我们出现了饥荒，成了饥荒的俘虏！许多天我的家庭和其他无数的家

庭被无一粒米之苦所困，无论多少钱也买不到。‘下贱的人们’将会沉默和忍受多久，我不知道，但危险每天都可能临头……”

反动作家和政治家艾木特·别尔科蛮横无礼地把普通民众称为“下贱的人们”，而他们还是忍受了两个月。信写在1月末，而3月12日在顿弗力斯开始了农民暴动。

星期六，天下着寒冷的大雨。装载着面粉的农场主的四轮大车驶入城里，车轮陷在污泥中，他们把它运到港口，在那里有钱的海船业主给面粉付高价，然后再把面粉运到大城市去卖更高的价钱。荒年之后各地粮食都缺乏，而投机商人利用人们的不幸发了财。

说不清是哪一个人首先行动，饥饿的人群几乎一起扑向大车。就这样，抢粮暴动发生了。

第二天早晨，组织起来的一小群人从顿弗力斯城里出发到最近的农场征用面粉，以便分发给最需要的市民。

也许，在暴动的组织者中间有皮靴匠德热尔特·贺乌、彭斯的邻居。他曾把佩恩的书藏起来，并传播了这本书的思想和他邻居的诗。

城市当局传唤来安戈斯支队的射手，并在出城的一切道路布置了岗哨，为的是不让征粮的市民志愿队伍通过。

顿弗力斯的广场还有骑兵部队。

暴动刚开始就被镇压下去。

春天来的早，天气迅速转暖。但对彭斯来说，这最后的春天显得很寒冷。

由于彭斯病了不能上班，暂且由可爱的阿达木·斯头宾代理，他一人承担两人的工作。应记住这个名字，他对多添的工作连一文钱也不拿，尽可能让彭斯收到满额的工资。

彭斯差不多什么地方也不去。

杰恩在今天晚上看到他好久地坐在桌旁，低声哼唱着什么，并在沙发上摇摇晃晃合着节拍。杰恩没有打搅他，因为罗伯特有这样的心情，她好久没有看到了。

彭斯哼唱的是他那首著名的《如果你站在冷风里》，其中蕴藏着压抑不住的对生命的渴望：

啊，如果你站在冷风里，
一人在草地，在草地，
我的斗篷会挡住凶恶的风，
保护你，保护你。
如果灾难像风暴袭来，
落在你头上，你头上，
我将用胸脯温暖你，
一切同享，一切同当。
如果我站在最可怕的荒野，
天黑又把路迷，把路迷，
就是沙漠也变成天堂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如果我是地球的君王，

宝座我们共有，我们共有
我的王冠上有一粒最亮的珍珠——
它是我的王后，我的王后。

（见王佐良《彭斯诗选》59页）

只有彭斯知道自己轻松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他又重新开始了歌曲选作的工作。现在他想对他为汤姆生做的一切进行审查。

“我没有这些歌曲副本，请您把它寄给我”，他在5月初写信给他写道，“我想把它全部再检查一遍，或许，其中有某些需要修改。非常感谢，如果有空闲的时候，给我寄来原稿或者副本。某些人的诗我想完全撤除……他们无论是与我的名字、或者与您的书都是不相配的。”

在一切信中，他表示要改善修订这部书。

在生命中最后的一年里，彭斯写了他诗歌创作中最好的一首《在旅途中寄宿》：

在山中突然赶上一片昏暗，
一月的风，刺骨的雪，
家家户户紧紧地把门关，
我无处寄宿过夜。
幸亏，一位姑娘，
同我在旅途中相遇，
她邀请了我，
向她僻静的家走去……

窗外一片漆黑、寒冷，道路泥泞不堪，而这里有暖和的火炉和大自然最完美的造物——青春的姑娘：

她的头发有绸缎般柔软，
又卷曲，好像蛇醉草一盘。
她是芬芳的玫瑰，
她为我铺了被褥。
她的胸脯是圆形的，
那样子就像，早来的冬天，
用自己的呼吸
把两个小山岗吹到一起。
我亲吻她的双唇
她为我铺好被褥，
她一切都非常纯洁，
就像山地的暴风雪。
她没有同我争执，
没有睁开可爱的眼睛。
在我与墙中间，
她很晚才困倦入眠。
天亮初次醒来，

我再次迷恋女友，
“哎哟，你毁害了我！”
我的情人把我羞。
眼睛潮湿很久，
而卷发、卷曲的，像蛇盘草，
我说：“许多，许多次
你将为我铺床可好？！……”

“疾病和忧虑使我苦恼，躺在床上我的心情是痛苦的，”彭斯在 7 月里给约翰逊写信说道：“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几乎完全毁灭了我对人生的乐趣。”他继续写道，并第一次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病：“可怕，我永远亲爱的朋友，这慢性折磨人的病，控制我，会使我的心脏停住……我渴望有对人的心脏有益健康的药剂，我只能力求以它为生。当您作为伟大工作几乎完成的时候，我很高兴。我敢预言，未来的年代您的出版物将会成为苏格兰音乐和歌曲的指南和范例……”

彭斯也给风琴手科拉尔科写了信：

……如果由我来判断，我会被那些朋友遗忘，由此感到遗憾。但目前他们还怀念我的作品。但我相信，在他们的记忆中我将永生。

别了，可爱的科拉尔科！我什么时候还能看到您！……

8 他已仙逝

路旁是渔村，有 13 座破旧的小房子，而高大的建筑物是邮局、教堂和小酒馆。

1796 年 7 月 4 日，他来到了这里，此处叫布拉乌。这个地方被冠冕堂皇地称做疗养地。它以能治病的泉水和海水浴而驰名。玛斯别尔，为彭斯治疗久治不愈的关节风湿病和心脏病的医生，坚决主张用冷水、骑马行走和用波特温酒（一种浓烈的葡萄酒，产于葡萄牙），来使关节软化。知识贫乏的玛斯别尔不知道，这样做使自己的朋友极受痛苦。他当时不能提供正确的诊断，却把彭斯的病叫“挥发性痛风”。

每天早晨，医生让彭斯浸入含盐的海水里，彭斯发抖得喘不过气来。海水浴后，他坐在阳光下好久，才能艰难地暖和起来。

晚上，在人家不舒适的房间里，他坐到桌旁。汤姆生又给他寄来歌谱，要他配词。他多半躺着思考，无止境地思考着……

有一次他向杰恩说，百年以后他的诗会有更多人来阅读。他明白诗人的使命。他懂得诗歌来自民众的心灵深处。他爱生活，更喜爱歌唱。他感觉出每首词的力量，通过他的口说出了苏格兰民族想说的心里话。这些话像利剑，保护了苏格兰民主权利和自由，也刺伤了敌人。

他有很多朋友，所有的人都愿意帮助他。阚尼哥木给他写信来说，文学界珍惜他。

彭斯给阚尼哥木写了回信：

“医生说，使我恢复健康的惟一的可能性，就是海水浴、住在城外生活、骑马。这种疗法对我是太厉害了。我不能上班，我的薪金从每年

50 英镑降到 35 英镑。您瞧，除了我自己的花费外，还有妻子和家里 5 个孩子，35 英镑能够吗？为了使我维持着满额的工资，朋友们尽力说服消费税征收局的上司。”

在信中他也写道，看样子杰恩下一周又给他添一个孩子。如果生个男孩，彭斯有意称呼他为阿列克赛德尔·阚尼哥木·彭斯。

第二天一辆轿式马车停在彭斯的住所前面。穿着仆人制服的使者交给他一封短筒。玛丽亚·利特杰尔请他去她那里吃顿饭。

“当他走进房间，他的样子使我大吃一惊”玛丽亚后来写道，“他的第一句话是，‘好吧，女士，没有委托您到那个世界去呀？’”

“我说，不知道，咱们谁到那里都早……在餐桌旁他几乎一点也不吃……可以看出，家庭的困苦使他饱受苦难。但他更担心自己的文学命运，特别是关于死后诗歌出版的问题。他预感到，他死后会一下喧嚷起来，有人会利用他的东西来反对他。现在他已经没有力量着手做这些事了。交谈中他很活跃，并感到满足。我们在黄昏时分别。第二天我们又会面了，并最终辞别，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再不会相见了……”

7 月 10 日，晚上，彭斯给他的弟弟吉尔贝特写信：

亲爱的弟弟！

你听了会很不高兴，我病得很危险，大概，再也不能恢复健康了。多年的风湿症，使我弄到这样病弱的地步，我没有食欲、我勉强支撑着。我进行海水浴已经一周，整个夏天还继续留在这里，或者到郊外朋友的家里。如果他们失去了我，愿上帝帮助我的妻子和孩子！他们将非常贫寒。我有一些债务，一部分是因为我的病欠下的；另一部分是搬到城里以后的不合理的花费。这些债务需要用那一笔少得可怜的钱来还，就是我留在家中，留在你手中的钱。请代我向母亲。

在极艰难的时候，彭斯同吉尔贝特几乎成了陌生人。弟弟不赞成罗伯特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乏味农场使彭斯苦恼，吉尔贝特则一门心思只顾着农场。罗伯特以后再也没有向吉尔贝特提醒那笔债务。

彭斯也是在同一天给邓禄普夫人写了很短的信：

夫人，我时常给您写信，却得不到回信，我不再打搅您，我也累了。长久而又沉重的病，想必，很快就把我带到那个世界去，从那里连一个游历者也没有回来过。您把您的友谊赏赐我多年，是我心中一切友谊中最宝贵的。您的谈话，特别是您的信，是非常有教益的。我把它们拆开时是多么高兴！回忆这一切使我的可怜的心脏更受到渐渐有力地打击！

告别了！

彭斯知道他活不久了。他什么时候也没有对朋友说谎，也没有对自己说谎。他准备体面而平静地迎接死亡。然而谁知道，死亡什么时候来到呢？最近两天太阳晒得这样暖和，波浪平静地拍打着，彭斯突然感到自己好多了。

7 月 12 日，他收到一份公文。在公文中，一位顿弗力斯市的大律师以他的当事人威廉亚木逊的名义通知彭斯，彭斯先生在威廉亚木逊先生那里定制军装，而且是金银边饰，还有高筒军帽、刺剑及其他。估价共

计 17 英镑 6 先令。彭斯先生应立刻缴纳，否则他将被拘留，直到还清债款为止。

彭斯不得不向堂兄弟德热木斯·彭斯求助：

亲爱的我的堂兄：

当你表示愿意给我以钱款帮助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就这样快需要它。我欠恶棍小铺老板一笔钱，他记入脑中，由于我快要死了，就要起用诉讼程序来反对我，而且想置一切于不顾，把我（瘦得皮包骨）陷于监狱。能否你费心寄来（务必在返回时邮班）10 英镑？哎！德热木斯！如果你知道我的自尊心，可怜我吧！哦！我不习惯纠缠和央求？……

可是，如果堂兄没有按时收到信呢？或许去爱丁堡的邮班到的更快些，应当问一下汤姆生，他可会付给歌曲的钱：

关于我夸口独立自主之后，该死的必然性强使我向您恳求寄来 5 英镑。看上帝的面当邮班返回时给我把这些钱寄来……我的请求不是无代价的，我坚决而郑重地允许给您寄 5 英镑的极精妙的歌曲，也只有我有最好的，您一定听清了。今天早晨我试图写‘罗乌希尔曼尔奇’的曲调。但拍子这样难，不可能利用现代技巧的词。请原谅我！

您的罗伯特·彭斯

随信寄上歌曲，旋律非常难的古老的巴拉达诗。

这首歌曲，是关于清澈的德瓦河沿岸及佩吉·查尔木斯——他的朋友的回忆。

他很早就写过她——德瓦的一朵花，他请大自然爱惜这个朴素的姑娘：

太阳顾惜这娇嫩的、无刺的，
鲜红的花，而用以凉爽的露水！
黄昏乌云悄悄地
关怀地抛下潇潇斜雨。
从旁边飞过车风，
引来了春天的黎明。
但愿花瓣不被害虫触伤
切莫把叶和花吃个光！……

如此看来，不是为姑娘写了这些诗行，而是为自己的一生，可爱的一生。可惜他就要离去。虽然她对他微笑相比更多的是愁眉苦脸……

彭斯在完成给汤姆生的最后的歌曲后，又给杰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们可看到彭斯的身体状况：

我亲爱的爱人！我耽误了写信，目前还不能说海浴疗法对我起了什么作用，但他们否认我原来的病，而我也感觉好像健壮起来了，只是我的食欲照样不好。鱼和肉都不吃。只能吞咽稀饭和牛奶。感到庆幸的从德热希·留阿尔丝信中知道，您一切做得很棒。向她和孩子们致以最好最温存的致意。星期天我们见！

爱你的丈夫 罗·彭

可是，星期天没有走成，邻居保证让彭斯星期一乘两轮马车走。前一天熟识的朋友一家人请彭斯来喝茶。黄昏的阳光照满了客厅，也照亮客人由白到青的脸。主人的女儿想放下窗帘，可彭斯阻止了她。他悲哀地现出笑容，说：

“不，不，我的朋友，不要……它照我不会太久了。”

他在这个晚上，听到住在布拉乌的快乐青年们唱着他的歌曲。这些年轻人并没料到，在低矮的窗户旁，因病痛而身体弯曲、瘦削无比的人，就是彭斯。此时他正睁着一双深邃的眼睛静静地听着。他听着这支歌曲，想起很久以前的春天，山桂花开和鸟儿鸣啼的时候：

可怜的人儿，走过麦田来，
走过麦田来，
她拖着长裙，
走过麦田来。
如果一个他碰见一个她，
走过麦田来，
如果一个他吻了一个她，
她何必哭起来？
如果一个他碰见一个她，
走过山间小道，
如果一个他吻了一个她
别人哪用知道！

或许彭斯很容易这样想象，在这漂亮的土地上将永远住着一位小姑娘，响亮的嗓音就像杰恩一样，而无所畏惧的小伙子，就像罗伯特·彭斯。

他们将劳动、相吻，唱着他的歌曲。

7月18日，星期一。空气潮湿而凉爽，彭斯乘两轮马车回家。广场泥泞不堪，于是彭斯磕磕绊绊地往家走。

看到他的时候，杰恩和德热希好不容易才站稳，差一点大叫出声来，他在这两周就变了样子。

他们领他到卧室，躺在床上。他就这样昏迷不醒了……

医生玛克斯别尔、房东德荣·留阿尔丝跑来围坐在他身边。当彭斯清醒过来时，他请求给一枝笔和一些纸。

“亲爱的先生”，他给杰恩的父亲写信，“为了大家的至高无上的圣徒，请阿穆尔夫人马上到这里来。我的妻子随时都可能生孩子。上帝是公正的，她是个可怜人，只有一个人，没有朋友。今天我从海水浴处回来，而我的医生朋友，尽力设法说服我，我还会痊愈。但我感受到，精力彻底受到损害，而疾病只能夺去我的生命。”

德荣·萨依木悄悄走进房间。彭斯的眼睛突然睁开，他抬起一点身子并牢牢握紧朋友的手。

夜里萨依木给阉哥尼木写信。他边写边流泪：“我刚从不幸的居处归来，在那里我看到，仿佛苏格兰的灵魂同极英明的彭斯在一起受折磨。

昨天玛克斯别尔医生告诉我，希望没有了。今天他已经死于自己的背运的手中。悲观失望笼罩着我，上帝啊，发发慈悲吧！愿您救救他吧！还可以点燃他的生命——他一下子，听出是我，而彭斯太太说，他一切时间都是呼唤我和你。他以英雄自勉，当我拿起他的手时，他以清楚的声音说：‘我今天好得多，我很快就恢复健康，因此我完全能约束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可是昨天我却准备去死。’唉！他弄错……

阍哥尼木，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应当想一想，怎样帮助他的家。我怕，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这里，在我们的城市，我们都来帮助他们，但远远不够，这儿的朋友是有限的。而且也一般……在苏格兰首都，在那里有学识的和有财富的人们中间有他的熟人和崇拜者，我希望大家以关心和亲切的态度对待彭斯一家……这样对您提示我认为多余的。”

萨依木擦干眼泪，它们妨碍写信。他突然想起，萨依木代志愿兵朋友向彭斯致意的时候，彭斯说：“决不允许在我的墓上开排炮……”

这真像从前的罗伯特。

7月21日黎明前，躺在床上的丈夫没有清醒过来，杰恩请德热希·留阿尔丝领着男孩子同父亲告别。德热希抱着两岁的德热依木，年长的鲍比立在床头，杰恩拉着福艾科和毕尔。

早晨5点钟杰恩亲自为这个不可比拟的共同生活10年的人合上了眼睛。

她感到他心脏停了，他已仙逝。

虽然一无所有，不过他却属于两个竞争者——他的祖国和诗神。